



全真學案(第一輯)

張廣保 主編

李道純學案

LIDAOCHUNXUEAN

李大華 著

齊魯書社

叢書策劃\陳修亮
責任編輯\劉海軍
封面設計\公冶繁省
版式設計\李生



ISBN 978-7-5333-2343-1



9 787533 323431 >

定價：22.00圓



全真學案(第一輯)

張廣保 主編

李道純學案

李大華 著

齊魯書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李道純學案 / 李大華著. — 濟南: 齊魯書社, 2010. 1
ISBN 978-7-5333-2343-1

I. 李… II. 李… III. ①李道純—人物評論②李道純—思想評論 IV. B959.9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9)第 227306 號

李道純學案

李大華 著

出版發行 齊魯書社

社 址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39 號

郵 編 250001

網 址 www.qlss.com.cn

電子郵箱 qlss@sdpress.com.cn

印 刷 山東新華印刷廠德州廠

開 本 880 × 1230 / 32

印 張 6.5

插 頁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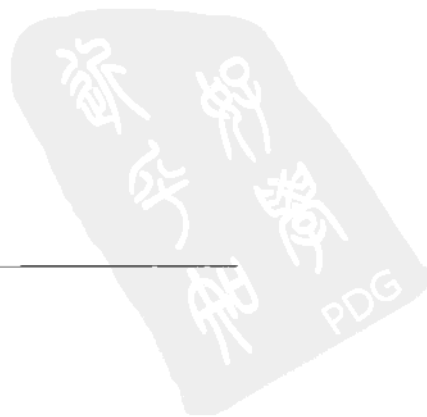
字 數 170 千

版 次 2010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標準書號 ISBN 978—7—5333—2343—1

定價: 22.00 圓



總序

金代中期，王嘉（道號重陽子）在中國北方創立了一種有別於傳統道教的新道教——全真教。全真教以三教合一為宗，以性命雙修、功行並重為修煉門徑，汲取禪宗的心性理論、修行方式等諸多因素，對傳統道教從教義、戒律，到宮觀組織、修行方式，以及終極超越境界等方面都進行全面革新，並在元以後分領道教的半壁江山，與正一教並立為二，最終形成明以後全真、正一雙峰對峙的道教宗派新格局。這就打破了此前道教史上靈寶、上清、正一等三足鼎立的舊格局。

在全真教的發展歷史中，金末元初是教門發展的關鍵時期。它不僅確立了全真教在道教中牢不可破的重要地位，而且對整個中國社會、歷史的走向也引發了極為深遠的震蕩。開闢全真教這一發展新局面的關鍵人物就是全真掌教丘處機。正是丘處機以年踰古稀之齡萬里西行，覲見“一代天驕”成吉思汗，及隨之而來的雪山論道、一言止殺，使得全真教獲得蒙古皇室的尊崇，從而走出道教，與當時的漢地世侯一道，擔當起在金末重建業已解體的中國社

會，以及教化民衆、化導殺心等重要社會、文化功能。從歷史看，道教在中國社會中的這種作用，在整個道教史中都不多見。因此丘處機與成吉思汗的相遇，不僅是一個對道教具有重大影響的事件，而且在中國歷史上也是具有深遠意義的重大事件。因此，無論從道教發展史還是從中國歷史的角度，全真教都的確值得我們認真研究。

對於全真教的全面研究，中國方面如果從清光緒年間陳教友的《長春道教源流》算起，迄今已有一百二十多年的歷史。其間，上世紀四十年代陳垣又撰作《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這些都堪稱全真教研究的奠基之作。然而，上述研究仍然處於草創階段。董理史實、考訂材料是這一時期的主要成就。稍後，日本學者如窪德忠、吉岡義豐、蜂屋邦夫等人也就全真教的教史及思想等一系列問題展開全面研究，推動這一領域的進一步發展。這說明對全真教的研究很早就具有跨越國界的特性。

在中國，自上世紀四十年代之後，尤其是進入八九十年代，學界開始從不同角度重新審視全真教，這一階段的研究呈現多視角、問題意識濃厚等特徵，歷史學、宗教學、哲學等各學科的學者都介入全真教的研究。尤其是隸屬全真派的香港青松觀，組織了幾次全真教國際學術研討會，直接推動了這一領域研究的進展。這些研究中，有的從道教史的角度，探討全真教史及其與傳統道教的關係；有的從歷史的角度，考察全真教在金元易代之際，救世濟人，維護中原文化的諸種活動；還有的從心性角度，從哲學宗教角度考察全真教心性哲學的特色，及其與禪宗、理學心性理論的互動關係。尤其是此期對明清全真教的研究也是此前未曾涉及的。此間出現了一大批研究全真道的中青年學者，限於篇幅，在此不一一列舉。

2 . 中國本土全真教研究越來越受到國際學術界的關注，成為這一領

域研究的主戰場。這些都是幾十年來全真教研究取得的新進展。在此,特別要提及的是,八十年代陳垣先生編纂的《道家金石略》一書的出版,為這一時期全真教研究全面利用金石碑銘材料奠定基礎;前幾年王宗昱又編輯《金元全真教石刻新編》;最近趙衛東在香港青松觀的支持下,又編輯《山東道教碑刻集》。相信隨着新材料的整理出版,還將進一步推動全真教的研究。此外近幾年來西方道教學者也表現出對全真教研究的濃厚興趣。上世紀九十年代初,意大利學者莫尼卡(Monica Esposito)在法國攻讀博士學位時,就曾經以清代龍門派為題撰寫博士學位論文。進入本世紀,美國《中國宗教研究》於2001年由法國學者高萬桑(Vincent Goossaert)、美國學者康豹(Paul R. Katz)共同組織的有關全真教的專題,集中圍繞全真教的宗教認同的形成及早期教團的修行生活這一主題,進行個案的、歷史的研究。近幾年法國學者高萬桑、美國學者劉迅對清代全真教與民間社會的研究給人留下深刻的印象。這也同時說明全真教的研究已超越國界,越來越成為一個國際性的研究領域,受到各國學者的共同關注。此外,2007年在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召開的“現代中國社會文化中的全真教”學術研討會,更是中外學者取長補短、通力合作的典範。相信在中外學者的共同努力下,對於全真教這一古老而又充滿生機的宗教之研究必將進入一個嶄新的階段。

正是為了推動學術界對於全真教的研究,香港青松觀在董事局的領導下聯合海內外從事道教研究的學者,在齊魯書社的支持下,編輯出版這套《全真學案》。《學案》的初始規劃始於2005年,鄭國強、盧國龍、李永明最先參與規劃的制訂及實施。2008年又由香港青松觀組織,在深圳大學專門召開專題討論會,對《全真學案》

的第一批稿件進行了討論，與會學者還就《學案》的體例、《學案》所涉全真高道的思想及歷史評價等提出了不少修改意見。這無疑對於各位參與《學案》編撰的學者進一步完善編撰工作，有着很強的推動作用。此外，香港道教學院陳煜先生為《全真學案》第一輯做了認真的校對，在此特致謝意！

在此需要說明，《全真學案》的編纂體例與中國傳統的“學案類”著述例如《明儒學案》、《宋元學案》有所不同，因為我們採取了叢書的形式，而不是將《學案》所涉各位傳主像上述兩種著述一樣都融入一個整體。這是因為全真教自創教之時的金代算起，至今已經歷差不多 850 年的歷史發展，若想把這一漫長歷史時期各不同發展階段全真高道的生平、思想融為一體，事實上依據現階段的研究還很難做到。不過傳統學案所蘊含的核心元素，例如生平、思想評介、原著摘要及校勘等，在這套《全真學案》中都有所繼承。除此之外，我們還為《學案》所涉各位傳主編輯年譜，並且附錄歷代研究文獻目錄。我們希望這套《全真學案》的編輯出版有助於國內外學者及道教愛好者進一步深入地瞭解全真教。

第一輯《全真學案》包括：《馬丹陽學案》、《譚處端學案》、《劉處玄學案》、《丘處機學案》、《王玉陽學案》、《郝大通學案》、《尹志平學案》、《李道純學案》、《劉一明學案》、《王常月學案》、《陳致虛學案》等十一部。以後我們還將繼續第二輯的編撰，力圖使這套《全真學案》盡可能全面地囊括各個不同歷史時期的全真高道。這些後續工作，還希望道教界同仁鼎力襄助！

張廣保

2009 年 12 月 18 日

目 錄

生平與學術思想	1
李道純生平事跡與著述	1
李道純的修煉學說	11
論生死問題	26
論三教關係	41
著作選要	49
中和集	49
三天易髓	106
全真集玄祕要	113
道德會元	124
清庵瑩蟾子語錄卷之一	157
清庵瑩蟾子語錄卷之二	165
清庵瑩蟾子語錄卷之三	174
清庵瑩蟾子語錄卷之四	180

生平資料	185
道德會元序	185
清庵瑩蟾子語錄序	186
中和集·問答語錄	187
中和集三卷後集三卷	187
中和集敘	188
煉虛歌引言	188
龍虎歌并引	189
心經直指	191
(明萬曆)《揚州府志·仙人傳》卷二十二	191
(清雍正)《揚州府志·儀真縣》	192
(明弘治)《徽州府志》	192
(明嘉靖)《徽州府志》卷二十二	193
集部/別集類/明洪武至崇禎/少谷集/卷十一	193
附錄/四庫全書總目/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一百十一 ...	194
附錄/四庫全書總目/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四	194
參考書目	196





生平與學術思想

李道純生平事跡與著述

一、生平事跡

李道純的生平，由於史書上沒有完整的記載，所以，所有的有關他的生平事跡的記述都說“不詳”，這給李道純的研究者留下了一個難題，一個時代並不算很久遠、著述宏富、被稱為“真人”的道教學者，為什麼就沒有他的生平與學術的完整的記載？這甚至不如生活時代早於他的全真祖師們。我們可以看到重陽、丹陽、玉陽、長春等人的比較完整的生平記載，而號稱全真道士的李道純怎麼反而沒有類似的記載呢？同樣，這種不知所從來，不知所終的行跡，也給所有想瞭解他的人們留下了更為神祕的印象，似乎歷史上的道家及其隱者都是如此的。其實，這是一個難以自洽的矛盾。作為全真道士，他應該亮出自己的身世，承擔全真道士那樣的社會擔當，而作為南派道士，習慣於雲遊四海，言不留蹤，行不留跡，至

於生平以及年月，則更是應當永遠收藏起來，以致人們不知其年月，不知從哪裏來，留下的只是人們似乎捉摸不透的蛛絲馬跡，就像他的南宗先師張伯端、陳楠、白玉蟾等“神人”那樣。然而，這或許就是李道純的真實情形。我們能夠依據史料找到他的某些生平事跡，但那是些“碎片”，湊不出整篇的人生樂章。

在《道德會元·序》裏，李道純對自己的出生地有個交代，說自己是都梁人，字元素，號清庵，別號瑩蟾子。這個應該是李道純關於自己出生地的最確切的交代。在《清庵瑩蟾子語錄·煉性指南》中，李道純自己作了與上述相同的表述。大概是根據這個表述，《揚州府志》在記述儀真縣的長生觀始末的時候，稱他為都梁人。但是，在歷史上存在兩個都梁。一個是在現今湖南省的武岡縣東北，因為附近的山上盛長蘭草，故稱此地為都梁（蘭草的別名），漢代的時候曾設為縣治。另一個為如今江蘇省的盱眙縣內，在盱眙縣治的東南十五里處有一個“都梁驛”，而在都盱眙縣治的西南十五里處還有一個都梁宮，隋煬帝的时候曾巡幸過此宮。然而，查《武岡縣志》，卻沒有李道純的任何記載，只是在現代武岡縣人寫的一些人文章、著述裏稱李道純是武岡人，這很可能是襲用了《道德會元》及其《揚州府志》的說法。另外，《四庫全書》中收錄有《中和集三卷後集三卷》，為浙江巡撫採進本，其中關於李道純的出生地，完全採用了上述說法。還有《千頃堂書目》卷十六中收錄了李道純的《道德經注》一卷，其中關於李道純的身世，也採取了上述同樣的說法。至於有的書稱李道純為盱眙人，則是根據盱眙縣內都梁宮的名稱來猜度的，也沒有充足的根據。查明清幾個版本的《盱眙縣志》，都沒有這樣的記載。

關於他的生卒年，則是一個難以推測的問題。他的著述裏沒

有說明，他的弟子們也沒有說，方誌乃至《四庫》也都沒有說明。《四庫》只是籠統地說他為元代世祖時候的人，其他具體的情形都不得而知。我們這裏根據各種零碎的史料，也只能推斷出他大約十六年的經歷。

李道純何年何月出生，以及何年何月卒，俱不得而知。能夠知道的最早他的活動經歷的是元世祖至元二十五年（戊子），即 1288 年。這還是他在《中和集·問答語錄》中提到的，為李道純弟子、茅山道士嘿庵廣蟾子所記述，“至元戊子夏季大雨時行日”。在這個“序”中，廣蟾子記述了自己與師傅李道純相遇的過程。說自己自幼習儒業，喜歡玄談，頗為清高，卻也能夠屈己下問，只是沒有遇到真正的“作家”。有一天，他迴到茅山歸隱的地方，卻有號清庵瑩蟾子的李道純來訪，在初次見面的交談中，就令廣蟾子折服了。他感覺自己似乎落入了李道純的“蟾窟”，完全拜倒其腳下，他驚喜萬分，感覺自己如今纔算遇到了“真師”、“真作家”，於是請求拜李道純為師傅。而李道純也算不棄，正式地收錄了他。大概“廣蟾子”這個道號也是師傅賜予他的。李道純給他講了些什麼呢？從記述的內容來看，他給廣蟾子講了易學，講了三教關係，這番開導使得廣蟾子直覺得“將我輩瞎漠眼點出圓陀陀，清氣襲人，和光滿座，恍不知移蟾窟於予身中耶？抑予潛身入蟾窟中耶？”序言中雖然說明了彼此會見的地點，還是沒有說他遇見李道純是什麼時間，只是記載了廣蟾子寫這個序的時間。像廣蟾子所說的那樣，打那次見面之後，他“從師日久，問答頗多”，於是把問答的內容積攢下來，編成了《清庵瑩蟾子語錄》。

從這個《語錄》的內容來看，已經是比較純熟的道教修煉的問答了，儼然是一位修煉大師的答問了。從這裏往前推，也不知可以

推到哪個年代。可以肯定的是，煉七返九轉的內丹工夫，沒有個十年以上的歲月，是無法企及的。

至元二十七年（庚寅），即 1290 年，李道純為自己的著作《道德會元》親自寫了“序”，他不僅表明了自己是都梁人，也註明了寫這篇“序”的時間。這篇“序”的主要目的是說明自己寫《道德會元》的原由與經過。他說原先曾寫過《三天易髓》，以給門人講授。但是，對《老子道德經》則始終沒有弄得通透。後來一個偶然的機會，一個號做“濟庵”的人帶來了白玉蟾所撰寫的《道德寶章》，李道純看了之後覺得這個本子對《老子道德經》的注解“頗通”，甚為贊同。後來又有人拿出了不同的《老子道德經》注本，他首先發現不同的《道德經》版本就互有差異，或者漏脫，彼此甚至以訛傳訛，所以，他認定諸本當中，《老子河上公章句》為最善。而《道德經》的各種注解本當中，白玉蟾的《道德寶章》最正。李道純有感於各個注解本“所見不同，各執一端”，有的注解“私意猜度，非自己胸中流出”，有的人執於治道，有的人執於丹道，有的人執於兵機，這樣就會墮於偏枯，從而失卻了聖人之本意，於是，他決意把各種注解中與經義相反之處，逐一拈出，重新給予解釋，從而完成了《道德會元》。

至元二十九年（壬辰）上元日，即 1292 年，李道純在中和精舍為門徒損庵蔡志頤等人寫下了《死生說》。過後四天，即上元後四日，李道純在中和精舍寫下了《動靜說》。這兩篇文章都被蔡志頤收錄在《中和集》中了。

元成宗大德三年（己亥），即 1299 年，李道純在鑾江中和庵寫下了《金丹妙訣》。同年，李道純寫下了《煉虛歌》，也被收錄在《中和集》中了。李道純似乎是應古杭王高士的請求寫了這篇“序”。

· 4 · 王高士崇尚竹子的氣節，把自己的住宅命名為竹齋。李道純大概

是觀察了王高士的爲人處事，頗爲贊賞，說他“處事以直，處世以順，處心以柔，處身以靜，竹之節操也。動則忘情，靜則忘念，應機忘我，應變忘物，竹之中虛也。立決定志，存不疑心，內外圓通，始終不易，竹之歲寒也。廣參至士，遍訪名師，接待雲水，混同三教，竹之叢林也。兼之見素抱樸，少私寡欲，調息運誠，觀化知復，非天下之至虛，孰能於此以竹名齋？”在這篇“序”中，李道純記述了自至元二十八年（辛卯）至成宗大德三年，也即1291年至1299年間的一段事跡。他說辛卯歲，有一幫全真道士到了金陵的中和精舍參訪，經過交談，他認爲他們“有安靜之志”，是一些“深造玄理者”，於是你來我往，就“虛實”等問題進行過反復的推究，這可能引發了李道純的深入思考，終於在成宗大德三年，寫下了《煉虛歌》。然而，爲《煉虛歌》寫下的“序”，留下了兩個問題：（一）李道純晚年究竟居住在哪裏？金陵中和精舍與揚州的中和精舍肯定不是同一個，看來除了他在揚州的中和精舍，在金陵、鑾江等地有住所。從他記述的時間長度來看，很有可能他在1291年之後，就不住揚州，而住金陵，從而把自己的新的居所也稱爲“中和精舍”。而我們在他的徒弟趙道可的事跡當中能夠瞭解到，他至少有幾個“中和精舍”，其中趙道可就曾爲他修建過中和精舍。（二）這一些“全真羽流”是不是李道純最初接觸的全真道士？如果是的話，李道純自稱全真道士，是不是自此開始的？因爲李道純與全真道士本來是沒有直接的宗派關係的，作爲南派道士的他，繼承的是白玉蟾、王金蟾的宗派。可以肯定的是他與全真道士至少有了九年以上的交往史。這種交往，很可能使得李道純自己與全真道合了流，從而取得了南派與北派道士的雙重身份，而他自己在修道方面的成就使南派和北派的影響都得到了張揚。有鑒於此，明代修撰的《揚州府志·仙人

傳》的“讚語”稱道：“班固有言神仙者以保性命之真而游於方外者也。然或非學而致，觀朱漢諸人靈變莫測，至人顯化，誰謂無有？李道純倡全真之教，縉紳學士喜譚之，如桑子木、朱昇之，皆酷嗜玄旨。子木自云遇仙，然亦竟無所成。夫世名、方外，兩者烏得兼有之哉！”^①

而清代編修的《揚州府志》引述《井道泉紀略》的話：“我元皇慶間道流李道純從劉道遠買地經營，乃作二殿堂廡，整肅爲一方雲水都會，復爲通仙庵，比屬寶椒二山之顛，茂林美樾，下瞰鉅野，兩城亭臺之麗，長江舳艫之勝，晨煙夕霞，波光山色，皆几案中物矣。”如果這個《紀略》所說是確鑿的，那麼李道純在元朝皇慶年間到達了揚州府的儀真縣，應該在那裏經營了很多年，纔可能形成那麼大規模的道觀。

大德十年（丙午），即公元1306年，李道純的弟子蔡志頤編輯完《中和集》，請錢塘玄元真館的杜道堅寫序，杜道堅寫序時，記下了這個時間，並說蔡志頤“得清庵之殘膏賸馥，編次成書，題曰《中和集》。蓋取師之靜室名也。大德丙午秋謁余，印可欲壽諸梓，開悟後人”。從杜道堅的敘述言辭看來，李道純這個時候應當已經羽化了。至於他的羽化過程，《揚州府志》有一個簡單的說法，說他在長生觀“得道飛昇”，因而人們把他所居住的觀稱爲“飛仙觀”。到明代人修《揚州府志》的時候，那座道觀雖然已經廢了，卻還常有仙鶴飛翔其上。

李道純究竟是個什麼樣子的人，我們不得而知，倒是他自己描寫了一個模樣，他有一首打油詩，名爲“自提相”：

①（明）《揚州府志》卷二十二。

面黃肌瘦子，看來有甚奇。

分明喬眼孔，剛道絕聞知。

看破三千法，參同十七師。

低頭叉手處，泄盡那些兒。

李道純交遊甚廣，收羅的弟子也不少。與他交遊的人身份也比較複雜，有官宦人士，有一般的士人，有道教的人士，也有佛教人士，他的許多詩文除了送給弟子門人，也送給慕名而來求教的人士。在《徽州府志》裏記載了趙道可的出家修行的事跡：趙道可乃是元朝的昭勇大將軍管軍總管，因為頻繁的軍事差調，染上了風寒，進而得上了肺疾。此時，他的部下有一個老卒，名叫李清庵，這天來向趙道可問安，當他瞭解了趙道可的病情之後，便有意來治療趙道可的病。他要求趙道可把身邊的侍從及其妻妾支開，然後“解衣趺坐，腰背相倚，安不得動”，這樣一夜纔下來，次日早上趙道可的病就被治癒了。這讓趙道可感動不已，他覺得自己遇到的是一位神人，立刻下拜，請求李清庵收他為徒子。李清庵看到趙道可的態度很虔誠，也沒說二話就收了這位上司做了自己的徒弟。自這以後，趙道可辭去了所有的官爵，一心跟從了李清庵修道，並在建康（今南京）、池陽建德的岳山、至饒等地建了四所道院，過了一個平民的隱居生活。這段事跡基本是可信的，一來李道純確有趙道可這個弟子，二來趙道可所記述的李道純的道號清庵、他特有的道舍“中和精舍”等，與李道純的事跡完全相同。歷史上名字相同是可能的，卻不可能具有如此多的相同點。只是在這段事跡中，李道純是作為軍中的“老卒”，這令人生疑，但是，仔細想來，隱逸修道之人又有什麼地方不能夠去呢？既然能夠拋妻卻子，能夠放棄所有的功名利祿，又為何不可以在軍中做一個老卒呢？

從著述、問答語錄中已經確定的有名字有道號的弟子，有以下這些人：

定庵趙道可 損庵蔡志頤 嘿庵廣蟾子柴元臯 實庵苗善時
寧庵鄧德成 蒙庵張應坦 潔庵瓊蟾子程安道

還有沒有記錄名字，卻有道號的弟子：

誠庵 止庵張宰公 戴甲庵 息庵 退庵 靜庵 一庵 隱庵 惟庵 濟庵 東庵 頤庵 程潔庵 中庵 鄧一蟾 孚庵 卓庵 通庵 經間庵 密庵 和庵王察判 敬庵葛道人 唯庵宗道人 圓庵蔣大師 虛庵 覺庵 幾庵

至於著述中提到的，未明確記載是否弟子門人關係的人還有：

寶蟾子 真蟾子 秋蟾 吳居士 安閒子周高士 鄭松溪
李道判 孫居士 焦提舉 劉居士 白蘭谷 陳制干 胡秀才

二、著作

李道純的著述有《三天易髓》、《清庵瑩蟾子語錄》、《全真集玄祕要》、《道德會元》、《中和集》、《周易尚占》、《太上昇玄消災護命妙經注》、《無上赤文古洞真經注》等，其中除了《周易尚占》之外，其他著作都收錄在《道藏》、《道藏精華》以及《藏外道書》中。《藏外道書》中有《太上道德寶章翼》中記載了李道純和白玉蟾的部分言論。《周易尚占》一書有三卷，為清人紀昀的家藏本。這本家藏書沒有著名作者，但前面有元大德丁未年寶巴作的序，序中“稱為瑩蟾子李清庵作”。但此書曾被認為是寶巴所作，因為寶巴有《易體用》十卷，中分三書，其第三書為《周易尚占》三卷，書名卷數皆與此書相同，後人以為是寶巴的佚書。《四庫總目提要》經過辨證，認

爲這不是寶巴的著作，而是李道純的作品。

《三天易髓》一卷，主要講了儒釋道的三篇經典，意圖是不分主次地會通三家文化精髓，認爲釋家所說的玄珠，儒家所說的太極，和道家所說的金丹其實是同一個東西，只是世人不識而已。第一篇講《周易》，對易經的每句話都從道教修煉方面去解析，並在“頌”中借題發揮，言簡意賅地表述了道教修煉內丹的九部功法。第二篇講佛教的《心經》，認爲佛教的“心”，表達的正是道教的“性本”；佛教的“經”乃是修道的“經路”。第三篇講道教的《陰符經》，認爲這部經典的核心是要闡明陰陽符合之機，衆所通行之義。

《全真集玄祕要》一卷，爲專門解注《周易參同契》的著作。在這部著述中，李道純認爲，易學是可以溝通儒釋道三派，作用無限，“易之道廣大悉備，以之學佛則佛，以之學仙則仙，以之修齊治平則修齊治平，故魏伯陽托象於丹道，參同契也”。書中還提出了一系列的觀點，如“無極而太極”講的是“虛無自然之道”，道教修煉的大丹，其實就是“真性”；又如體用、順逆關係，認爲體用、順逆相兼才合乎道：“體者逆數也，用者順數也。逆數知其所始，順數知其所終。知始而不知終，則不能致廣大；知終而不知始，則不能盡精微。原其始則渾渾淪淪，合乎無極；推其終則生生化化，運乎無窮。逆順相須則始終不二，顯微無間則性理融通，是謂體用兼而合道也。”

《清庵瑩蟾子語錄》六卷，是李道純與弟子的問答記錄，也由弟子編輯而成。其中李道純最親近的弟子大多都在這部書裏被提及，如定庵趙道可、損庵蔡志頤、嘿庵廣蟾子柴元臯、實庵苗善時、寧庵鄧德成、蒙庵張應坦等。第一卷由茅山道士嘿庵廣蟾子柴元臯編輯而成，第二卷由定庵趙道可編成，第三卷由實庵苗善時編成，第四卷寧庵鄧德成編成，第五卷由蒙庵張應坦編成，第六卷由

損庵蔡志頤編成。這部書中主要為弟子提問，而師傅則有問必答，不管是什麼樣的問題，有時彼此也講究對談的機鋒，也不乏引導開悟的公案。其中也有師傅在某日就某個專題開講，如冬至升堂講經、老子聖誕日講道，還有對修煉過程中主要問題的論述，如性命、體用、龍虎、鉛汞、鼎爐、有無、藥火、玄牝、中正、抽添、沐浴、溫養、返還等等。因為不拘形式，所以問答中所涉及的問題有深有淺，既有對初入門的引導，也有在修煉的高級階段的指教。

《道德會元》上下卷，是一部純屬解注《老子道德經》的專著，為李道純自己書寫的書。有感於《道德經》的各種版本的解注的駁雜、混亂而不得其真旨，於是以《河上公老子章句》為底本，以白玉蟾的《道德寶章》為主要的參照，作了他認為“洪纖巨細、廣大精微，靡所不備於其中”的解注。首先，李道純將各種解釋中與聖人經義相反之處，逐一地拈出來；其次，對經義逐句下注，解釋經義，“以證頤神養氣之要”。其三，在各章開頭對該章做一個概括，“以明究本窮源之序”。其四，在經文的每章末尾，又作一段頌詞，“以盡明心見性之機”。雖然如此，李道純對《道德經》的解釋還是有個立場，他是從身體修煉方面來理解的，而且這是他對所有經典理解的一個基本的立場。

《中和集》六卷，為李道純最重要的著作，他的主要觀點多在這部書裏得到了表述。它的編輯時間較晚，應該是李道純晚年純熟的著作，由損庵蔡志頤編輯而成。其中《玄門宗旨》通過對太極圖、中和圖、委順圖、照妄圖、太極圖頌及其道德經的解說，表達了他對道教最高境界的理解，其中最有創見的是“中和圖”。《畫前密意》借易學表達了他對道教核心的宗教哲學觀念的理解，如易象、常變、體用、動靜、屈伸、消息、神機、智行、明時、正己、工夫、感應、三

易、解惑、釋疑、聖功等。《金丹妙訣》講了修煉過程中的基本術語，如安爐、立鼎、還丹、返丹、口訣、譬喻、火候、外藥、內藥，並配有各種圖案；也講述了修煉的階次，如初關有爲，煉精化氣，中關有無交入，煉氣化神，上關無爲，煉神還虛；把修煉的功法分爲九品，如下三品、中三品和上三品。《問答語錄》爲潔庵瓊蟾子程道安問三教一貫之道的問答，還有李道純與定庵趙道可之間的問答。《全真活法》爲李道純對全真之道的理解，提出全真就是要“全其本真”，即全精、全氣、全神。《論部》爲李道純對一些重要問題的專門論述，如性命、卦象、死生、動靜等。《歌集》是以歌詞的方式表達的對修煉的見解，如原道歌、煉虛歌、破惑歌、玄理歌、性理歌、火候歌、龍虎歌、無一歌、抱一歌、慧劍歌、挽邪扶正歌等。《詩集》收錄了李道純的詩歌。《詞》收錄了李道純的詞。

《周易尚占》三卷，分爲十八部，講論“易課斷法與今卜肆相術，惟於六神之外兼論神煞吉凶”，如用錢代蓍，以六爻配十二時，五行六親六神合月，建日辰，以斷吉凶。因此，它被後人認爲是方技家的書。

李道純的修煉學說

《續文獻通考》在李道純的《中和集》的“序”中說道：“大旨盡辟一切爐鼎服食修煉之說，而歸於冲虛渾化與造化爲一。”這是說李道純的學說主要都集中在身體的內修內煉的宗教實踐體驗中了。而道教的修煉學說何其多，李道純的修煉論又是以什麼東西而見長的，這是本篇所關心的問題。

一、性命問題

道教從晚唐以來，凡是內丹修煉都講煉性命，卻在究竟如何煉性命問題上分出了不同的派別。李道純在《中和集》中說：

煉丹之要只是性命兩字，離了性命便是旁門，各執一邊，謂之偏枯。

祖師云：神是性兮，氣是命。即此意也。^①

這就是說，他是主張性命雙修的，不管什麼樣的修煉，拋開性命就是“旁門”；而單純地修煉性或者命，就是“偏枯”。我們知道，唐宋以來的正統的修煉家都主張修煉只在於性命，這樣的主張潛藏了一個堅定的主體性原則，那就是修煉不應當在自己身體之外去尋求，只應當把注意力集中於身體之內，煉性命就是煉自身。所以，煉性命的更直接的表達就是煉身心。他說：

乾坤鼎爐、坎離藥物、八卦三元、五行四象，並不出身心意三字。全真至極處無出身心兩字。離了身心，便是外道。雖然，亦不可著在身心，纔著在身心，又被身心所累，須要即此用，離此用。予所謂身心者，非幻身肉心也，乃不可見之身心也，且道如何是不可見之身心？雲從山上，月向波心。

身者，歷劫以來清靜身，無中之妙有也。心者，象帝之先，靈妙本有中之真無也。無中有象，坎有中無象離。^②

以身心表達修煉很直接，但是，身心容易被人們理解為肉身凡

① 《中和集·全真活法》。

② 《中和集·全真活法》。

心，而修煉恰恰不是修煉這肉身凡心，而是不可見的身心，如果人們的確把修煉方向集中到了身心，但由於把握不住，這樣反而有害宗教修煉。而不可見之身心又讓人難以捉摸，所以，性命的修煉可以與身心的修煉交換來說，但是，爲了不產生誤解，還是要用性命關係來表達，身心的修煉一定要用性命關係來了結：

煉精化氣所以先保其身，煉氣化神所以保其心，身定則形固，形固則了命。心定則神全，神全則了性。身心合，性命全，形神妙，謂之丹成也。^①

了性、了命，這是道教修煉的終極目的。性命如何能夠成爲修煉的對象的？又如何可以作爲身心修煉的終極目的？對此，李道純的理解是：

性者，先天至神一靈之謂也。命者，先天至精一氣之謂也。精神、性命之根也。性之造化係乎心，命之造化係乎身。見解智識出於心也，思慮念想心役性也；舉動應酬出於身也，語默視聽，身累命也。命有身累，則有生有死；性受心役，則有往有來。是知身心兩字，精神之舍也。精神乃性命之本也，性無命不立，命無性不存，其名雖二，其理一也。嗟乎！今之學徒，緇流道子，以性命分爲二，各執一邊，互相是非，殊不知故陰寡陽，皆不能成全大事。修命者，不明其性，寧逃劫運？見性者，不知其命，末後何歸？仙師云：煉金丹不達性，此是修仙第一病。只修真性不修丹，萬劫陰靈難入聖。誠言哉歟！高上之士，性命兼達，先持戒定慧而虛其心，後煉精氣神而保其身，身安泰則命基永固，心虛澄則性本圓明。性圓明則無來無去，命永固則無死生，至於混成

① 《中和集·全真活法》。

圓頓，直入無爲，性命雙全，形神俱妙也。雖然，卻不可謂性命本二，亦不可做一件說。本一，而用則二也。苟或執著偏枯，各立一門而入者，是不明性命者也。不明性命，則支離爲二矣。性命既不相守，又焉能登真躋境者哉？^①

這段話，是李道純對於修煉性命的一個整體性的表述。性命之所以應當是修煉對象，在於性命是生命根本，而且都是先天的。因爲是先天的，所以，看不見，摸不着，人們修煉這先天的性命，卻不應當滯著於它，它是修煉的起點，也是修煉的終極和生命的了結。在《語錄》中，他還表述道：

元始真如謂之性，先天一氣謂之命。^②

說出這個“性命”，人們便沒有了凡體俗心的困惑，修煉從一開始就是奔着這先天的東西去的。但是，也不可以爲先天的性命與後天的身心就沒有關係，先天的東西需要維繫在身心上，沒有了身心，性命也無着落。正是因爲有這個關係，心總是聯結着性，身總是聯結着命，心會役性，身會累命。身心既是性命賴以存在的根據，是其載體，卻又因爲身心而貶損、消耗了性命，性命消耗殆盡，生命的過程也就完結了。身心是生命的形式，而性命是生命的實質。對於修性與修命的關係，他反對把性命分作爲二，性命本來相互依存，說起來是兩個東西，但道理是一個。那種把性命支離開來，一味修性，或執著修命，都只能是“偏枯”。所以，在李道純看來，能夠採取只可以有先性後命，或者先命後性的修煉方式，不可以偏修。性命兼達纔是修煉的正途。從這裏也可看得出他在融合

① 《中和集·性命論》。

② 《清庵瑩蟾子語錄》。

南北二宗方面的立場，既要南派的修命工夫，也要北派的煉性靜定，差別只在於：把“持戒定慧而虛其心”放在了工夫的前面，然後“煉精氣神而保其身”。這樣他纔有資格稱自己是全真道士，也纔有底氣以全真道士的姿態來界定什麼是“全真”。

上述已經說到了修性命與煉精氣神的問題，那麼性命與精氣神是什麼關係？從李道純所列舉的對應關係來說，煉精化氣對應於煉身、煉命，而煉氣化神對應於煉心、煉性，也就是說，修煉的對象都是肯定的、同質的東西，只是具有不同的說法而已。但是，這便產生了如此的問題：為什麼要有這些不同說法？對此，李道純沒有給出明確的解釋，所有的丹家也都沒有給出解釋。不過，從他們一貫的表述來說，可以看得出來，這是根據不同的情形來說的，前面已經講到了，修煉身心是對於修煉的方向性來說的，意思是不能在身心之外去尋求修煉的對象；修煉性命是擔心人執著於凡心俗身，說出個先天的性命，以至於人們精純地追求修煉對象，這是從道理上去說的；又要說煉精、氣、神，這則是從修煉的藥物與火候上去說的，說煉性命，還是難以把握，說煉精氣神便直截了當了，只是因為精氣神也存在先天與後天的區別，擔心人們誤把後天當先天，所以纔要說煉性命。

傳統的內煉講究煉精氣神三寶，也就是以精氣神為修煉對象，在晚唐五代的時候，《鍾呂傳道集》和《西山群仙會真記》不講煉精化氣，而說“煉形成氣，煉氣成神，煉神合道”。同為元代道士的陳致虛對這個“煉形”的解釋，認為其實就是煉精，他說：“知此道者，怡神守形，養形煉精，積精化氣，煉氣合神，煉神還虛，金丹乃成。”^①

① 陳致虛《上陽子金丹大要·精氣神說(下)》。

這種三個階次的修煉是道教的傳統，也是正宗的工夫論。鍾呂是這麼講的，施肩吾也是這麼講的，張伯端還是這麼講的，如張伯端說：“以精化爲氣，以氣化爲神，以神化爲虛，故名曰三花聚頂。”^①只是在張伯端那裏多了性命的說法，自此開始有了煉內丹就是煉性命的改變。不過，仔細審視《悟真篇》就會發現，只是在“序”裏面，張伯端直接說道性命問題，他在開頭說道：“嘗觀《周易》言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此聖人極臻乎性命之奧也，然其言之常略，而不至於詳者，何也？蓋欲序正人倫，施仁義禮樂之敍，故於無爲之道，未嘗顯言，但以命術高諸易象耳。迨漢魏伯陽引易道交媾之體，作《參同契》，以明大丹之作用，其於聖道能混一而同歸矣。今人以道門尚於修命，而不知修命之法，理出兩端，有易遇而難成者，有難遇而易成者者，……庶幾達本明性之道，盡於此矣。”很顯然，《周易》所講的性命不同於道教煉丹當中所說的性命，雖然用詞相同，意義卻不同。所以，如果說張伯端以性命替代了精氣神的修煉的話，那麼，這個替代關係還主要是解釋出來的結果。在張伯端那裏，修煉主要地還是一種“命術”，只是在修煉中也包含着性功，所以，以命術見長的修煉，在表現形態上就是某種工夫。這裏所謂“解釋出來的”，意謂張伯端儘管以自己的理解說出了修煉就是修煉性命，但並沒有講得分明，而是後學者根據他的意思把它說明白了。這裏典型的一段話是在七言絕句裏：“虛心實腹義俱深，只爲虛心要識心，不若煉鉛先實腹，且教收取滿堂金。”彭好古解釋爲：“胎上老聖嘗言虛心實腹。虛心是性功上事，實腹是命功上事，二者俱有深義，然人心浮動，如何得虛，不若煉鉛服食，先實其腹，使金精之氣

① 《悟真篇·金丹四百字序》。

充盈於身，然後行抱一之功，以虛其心，則性命雙修，形神俱妙，而大修行之事畢矣。”彭好古的解釋具有代表性，他解釋出了張伯端話中的應有之義。而在其他注釋《悟真篇》的著述中，也都認為張伯端講的正是修煉性命之事。性命問題本來不是在張伯端那裏突然冒出來的問題，在他之前的施肩吾、崔希範，乃至無能子等都講過了，問題只是能不能夠把修煉精氣神說成修煉性命。在南宗世系中，第五祖白玉蟾講得最分明，他說：“性命之在人，如日月之在天也。日與岳合則常明，性與命合則長生。命者因形而有，性則有形之後。……故性與天同道，命與人同欲，命合於性，則交感而成丹，丹化為神則不死。”^①又說：“氣者形之根，形是氣之宅，神者形之具。神即性也，氣即命也。”^②南宗一係，雖然經常變換了名稱，以煉性命來表達修煉之理，但修煉的階次沒有發生任何的變化，標準的表達還是煉精化氣、煉氣化神、煉神還虛三個階段。

李道純作為白玉蟾的再傳弟子，他自然也不會背離了南宗的宗本。他在表述修煉階次的時候說：

煉精化氣：初關有為，取坎填離。

煉氣化神：中關有無交互，乾坤闢闔。

煉神還虛：上關無為。

按照修煉的階次，初關有為，是要採取藥物的；中關是有無互用，要留意煉氣的進退關係，進火是有為，退符是無為；而上關則是“到此一個字也用不著”，完全無為。如果我們把這個過程與煉性命聯繫起來，那麼初關就是煉命，中關就是煉性和煉命互用，上關

① 《紫清指玄集·性命日月論》。

② 《海瓊白真人語錄·東樓小參》。

則是純粹煉性。如果依照這個修煉的階次，那麼就應當是從煉命入手，終於煉性了。這個過程就是鍾呂、張伯端，乃至白玉蟾傳遞下來的工夫論。可是，這個卻不大符合北宗全真一派的修煉思路了。全真雖然主張雙修性命，卻主張下手修煉從煉性開始，而不是從煉命開始。如果要把南北二派中和起來，只要不執著於修煉性命哪個先，哪個後，便沒有阻礙，而且，如果只在理上去說性命關係的話，也不會有問題，只是一旦落實到具體的修煉過程，便存在着從哪裏開始的問題。北派就是執著從性功開始的，南派就是執著從命功開始的，這就讓李道純的有難為之處。我們看到，李道純把自己的使命定位為中和南北二派，也以此作為自己的創造價值。李道純的做法是：既不破壞南宗的傳統，依然堅持煉精化氣、煉氣化神、煉神還虛的三個階次，只是把初煉性功作為煉精化氣的起始，煉性功其實就是“先持戒定慧而虛其心”，而且最後階段的修煉還純粹是性功。如此，既不違北宗的性功在先，也不違南宗的三階次修煉功夫。南北二宗在修煉論上就“中和”起來了。

同樣的情況發生在陳致虛那裏，有什麼樣的不同呢？

陳致虛也是以全真道士自居的，^①但是，他所主張的那套修煉的方式則幾乎是南派的丹法。他在“自序”中敘述了一個內丹修煉的傳承脈絡，不過，這個脈絡大半是想像中存在的綫索，比如說從黃帝、老君、河上公、魏伯陽、鍾離權、呂洞賓的遞相承傳，只是說道張伯端以下的南宗以及王重陽的北宗的時候，纔是一個比較確定的承傳關係。如果說張伯端是否從劉海蟾那裏得到真傳是無法確認的事實的話，那麼說王重陽從純陽呂洞賓得到傳授則完全是一

① 張廣保《金元全真道》說陳致虛守全真道士身份。

種想像。儘管如此，這種想像有助於把南派與北派看作同宗同源，南北派只是在性命修煉方面存在些許的差異而已。問題是，他在立場上是全真道的，而他的修煉理論方面則幾乎是南派道士的，如他所表述的“丹法參同十八訣”與南派白玉蟾的“丹法參同十九訣”是何其相同，是完全的南派道士的那套工夫。當他論述功法的時候，引述的全然都是南派的理論，如《金丹大要》中，反復地引用張伯端的話，如稱“紫陽真人曰”，或言“紫陽翁曰”，卻極少引述全真七真的言論，很可能在他生活的那個時候，全真派的修煉內丹的理論還不純熟，還沒有建立起系統的學說。所以，他在解決南北二派在性功和命功何者為先的問題上，與李道純沒有根本的區別，都是依從南派的修煉精氣神的工夫，只是強調了一點，命功始終都要有性功的配合，以此淡化了南北二派的區別。

二、玄關與中字論

《悟真篇》說道：“此竅非凡竅，乾坤共合成，名為神氣穴，內有坎離精。”又說：“一孔玄關最幽深，非心非腎非臍輪，膀胱谷道空勞力，脾腎泥丸莫搜尋。”玄關一竅在道教的修煉理論中是最為神祕的一個竅穴，因為它在傳統上被認為是一個竅穴，所以，它也就被認為是身體中間的一個部位，但是，這個部位在哪裏呢？事實上，在靜態的身體狀況下，這個部分並不存在，只有在動態的修煉狀態下它纔存在，也就是說，只有在修煉中人們纔可能體察到它的存在。於是，各家修煉的方法不同，體會也不同，從而對玄關的體認也各不相同。李道純說：

夫玄關一竅者，至玄至要之機關也，非印堂，非顙門，非肚

臍，非膀胱，非兩腎，非腎前臍後，非兩腎中間，上至頂門，下至腳跟，四大一身，才著一處，便不是也，亦不可離了此身向外尋之。所以聖人只一中字示人，只此中字便是也。^①

玄關者，至玄至妙之機關也，寧有定位，著在身上即不是；離了此身，向外尋求亦不是。泥於身則著於物，夫玄關者，只於四大五行不著處是也。余今設一譬喻，令汝易於曉會，且如傀儡，手足舉動，百般舞蹈，在乎綫上關棧，實由主人使之，傀儡比得人之四大一身，綫比得玄關，抽牽底主人比得本來真性，傀儡無綫則不能動，人無玄關亦不能運動，汝但於二六時中，行住坐臥著工夫，向內求之，語默視聽是個什麼？若身心靜定，方寸湛然，真機妙應處自然見之也。《易·繫》云“寂然不動”即玄關之體也，“感而遂通”即玄關之用也。自見得玄關，一得永得，藥物、火候、三元、八卦皆在其中矣。時人若以有形著落處為玄關者，縱動功苦志，事終不成。欲直指出來，恐汝信不及，亦不得用，須是自見始得，譬如儒家先天之學，亦要默而識之。孟子云“浩然之氣，塞乎天地之間”，曰難言也，此難言之妙，非玄關乎？且如釋氏不立文字，教外別傳，使人神領意會，謂之不傳之妙，能知此理，能一徹萬融也。^②

李道純自然沒有指出是哪些人把玄關一竅理解為身體當中某個具體的部位，在當時他肯定是有所指的。批判別人，其實是為了闡述自己的觀點。他自己的闡述既承襲了張伯端的觀念，也有孤明獨發之處。他首先打掉了人們在身體結構及其部位上尋求玄關

① 《中和集·玄關一竅》。

② 《中和集·問答語錄》。

的企圖，它不落於身體的某個部位，但它又不在身體之外，這是一個否定性的思維方式，否定了一切具體，卻不離具體，正是那個不是之“是”。它雖然不是任何的具體，卻能夠調動一切的具體，為此，他用了一個傀儡的比喻來說明這個道理，玄關如同調動傀儡的“綫”，而指揮“綫”的則是人的“真性”。

他的最有創造意義的是其“中”字論。他說：

此中字，玄關明矣。所謂中者，非中外之中，亦非四維上下之中，不是在中之中。釋云：不思善，不思惡，正恁麼時，那個是自家本來面目。此禪家之中也。儒曰：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此儒家之中也。道曰：念頭不起處謂之中。此道家之中也。此乃三家所用之中也。^①

當他拿這個“中”字來會通佛儒道三家的時候，很顯然，“中”字被賦予了濃厚的文化意義。不過，李道純雖然有打通三家壁壘的意願，並且也的確在這個方面富有成效，但是，他不是在一般的文化的意義上來做這件事情的，他是從修煉的具體實踐中體察出這個道理的。在修煉中，玄關在其內涵上來說，指的是性命的安頓、歸藏之處，但是，一旦說到某個處所，就還是容易把它理解為身體內的某個部位，而說出個“中”字來，就意味着它不落於具體，但是你卻不能把它看成是懸空的，它肯定就存在於人的身體之中，人們修煉的任務，就是要在自己的身體中發現它，護持它。在這個意義上，李道純又把這個“中”字理解為“四正中真，發無不中”。^②

雖然說李道純的“中”字論孤明獨發，但也要說他還是有其思

① 《中和集·趙定庵問答》。

② 《中和集·玄門宗旨》。

想的來源。《老子》說：“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多言數窮，不如守中。”李道純把這個“中”理解爲“虛中”，並借此發揮道：

谷神不死，虛靈不昧也。接上章守中之義也，虛靈不昧，神變無方，陰陽不測，一闔一辟，往來不息，莫知其極。動靜不忒，不勞功力，生生化化而無窮。^①

只不過，老子是在治理國家的層面上講“守中”，而李道純則是在生命修煉的層面上講“守中”，意義有所引申而已。

元代道士陳沖素把找尋玄關一竅看作是一種修煉之法，認爲：“所謂玄關一竅，不過神識氣，使氣歸神，迴光返照，收拾念頭之一法耳。”^②而同爲元代道士的蕭廷芝，在談道玄關一竅的時候，認爲玄關一竅，就是玄牝，說：“在上曰玄，在下曰牝；玄關一竅，左曰玄，右曰牝。”^③又認爲玄關一竅“在人頭上。工夫容易，下手的難尋，若不遇明師，摩頂授記，皆妄爲矣”^④。而陳致虛則認爲，玄關一竅也是神室黃房，也稱混元丹鼎、陽爐陰鼎、黃金室、二八爐、東陽造化爐等，但運用中卻有內鼎外鼎之說，內鼎爲下丹田之極虛之處，爲神氣歸藏之府；外鼎爲經營採取之所。既然玄關一竅的妙用在於神氣歸藏，那麼個人體會也就有許多的差別，總之，玄關一竅具有非常的不確定性，故而，李道純用了一個“中”字來說它，可以說，這個見解是獨到的。也正是這個原因，李道純被後來形成的修煉的丹法一派——中派，視爲該派的創立者。後來的尹真人弟子及

① 李道純《道德會元》。

② 陳沖素《規中指南後序》。

③ 蕭廷芝《金丹大成集》。

④ 蕭廷芝《金丹大成集》。

其黃元吉等修煉家都宗奉了李道純的“中”字論。

在李道純的修煉學說中，也包含了一個“火候”的觀念。在某種程度說，火候的講究是修煉學說中最為重要的部分。薛道光講過：“聖人傳藥不傳火，從來火候少人知。”修煉的理論可以說得清楚，而修煉的實踐卻未必能夠說得清楚，這在一般意義上說是如此。實際情形還不僅如此，火候的部分也是各家各派最為隱秘的部分，為看家的本領。對此，陳冲素有個說法，他認為：“夫何謂不傳？非秘不傳也。蓋採時謂之藥，藥之中有火焉。煉時謂之火，火之中有藥焉。能知藥而取火，則定裏之丹成。自有不待傳而知者已，詩曰：‘藥物陽內陰，火候陰內陽，會得陰陽旨，火候一處詳。’此其義也。……殊不知真火本無候，大藥不計斤。……我自知無子午卯酉之法，無晦明玄朔之節，無冬至夏時之分，無陰火陽符之別，無十二時中只一時之說，無三百日內在半日之訣，亦不在攢簇年月日時之說。若言其時，則十二辰意所到皆可為。若言其妙，則一刻之工夫，自有一年之節候，但安神息在天然。”^①依照他的說法，火候並不是修煉家不願意傳授，而是這裏面的陰陽互含的變化並不是能夠說清楚的。而說道行火之時候，他則表達了一個明確的觀點，修煉中的時間關係並不是確定的，甚至根本不必要尋求傳統的時候關係，只要藥物產生了就及時地採取，那產生藥物的時候就是修煉中所要把握的時候。

從《鍾呂傳道集》、《靈寶畢法》等早期煉丹書來說，是比較講求修煉的時間關係的，如修煉的身中之時要與年中之時、月中之時、

^① 陳冲素《規中指南·火候說》。

日中之時等相匹配，“人之一日如日月之一月，如天地之一年”^①。“人之心腎，上下相遠八寸四分，陰陽升降，與天地無二等。氣中生液，液中生氣，氣液相生，與日月可同途。”如此，鍾呂纔講求修煉要年中尋月，月中尋日，日中尋時，時中尋刻，刻中尋分，二八陰消，九三陽長。修煉理論在以後的發展中，時候關係有了變化，張伯端的說：“冬至一陽來復，三旬增一陽爻。月中復卦朔晨潮，望罷乾終姤兆。日又別爲寒暑，陽中復起中宵。午時姤象一陰朝，煉藥須知昏曉。”^②又說：“震兌非東西，坎離不南北。斗柄運周天，要人會攢簇。火候不用時，冬至不在子，及其沐浴法，卯酉亦需比。”^③昏曉、子午正是煉丹需要掌握的時候關係，在前一段文字裏，張伯端強調了修煉必須遵循的時候關係，後面的文字則強調了修煉不必死守子午時間，而應當靈活採取。看起來前後矛盾，其實不然。《金丹四百字序》有言：“四百字不能加於《悟真篇》，而間有互相發明處。”這就是說，《金丹四百字》不能取代《悟真篇》，就像《金丹四百字序》不能替代《金丹四百字》一樣，之間只是存在着互相發明的地方。前面講修煉要遵子午卯酉時刻，後面講不必死守那些時刻，其實是在不同的意義上講的。修煉必須要有時間關係，循規蹈矩，這是基本的時間要求；修煉到了一定的層面和程度，則又要超越這個規矩，以身體的變化、修煉的情形來確定什麼時候爲子午卯酉，如大藥產生之時爲子時，這個時候，很可能不是那個傳統意義上的子時，打破了原先的規矩，所以，正是在張伯端那裏，有了死子時與活子時的觀念。

① 《鍾呂傳道集·論四時第五》。

② 張伯端《悟真篇·西江月其九》。

③ 《張真人金丹四百字》。

李道純在修煉的時間關係上，與陳冲素的觀點相為輔佐。他強調的也是在修煉中體會時刻，以身體變化來確定時間關係。他說：

藥生有時，非冬至，非月生，非子時。祖師云：煉丹不須尋冬至，身中自有一陽生。又云：鉛遇癸生須急採，金逢望遠不堪嘗。以此求之，身中癸生，一陽時也。便可下手採之。^①

有弟子問：

何以故守城不用尋冬至，身中自有一陽生？年中自有年中冬至，月中自有月中冬至，日中自有日中冬至，時中自有時中冬至，且道如何時身中冬至？

李道純回答：

月到天心處，風來水面時，一般清意味，料得少人知。……世人於一陽來復之時，守其安靜，使內境不出，外境不入，以待一陽來復。一陽既復，四大咸安，百骸俱理，此長生久視之道也。^②

既知下手處，又要知時節。所謂時者，一陽時也。今人多指子時為一陽時，非也。豈不聞呂真人云煉己待時？又不聞紫陽真人云“鉛見癸生須急採，經中道時至神知”？以此窮之，便知道身中癸生便是一陽時也。

且道如何時癸生時？

噫，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③

如果說張伯端還主張年月日之自然時間關係與身中時間關係

① 《中和集·趙定庵問答》。

② 《清庵瑩蟾子語錄·冬至昇堂講經》。

③ 同上“下手知時”。

並用的話，那麼，李道純則更主張在修煉中遵循身中的時間，身中“一陽生”或者說“一陽來復”的時刻，就是子時，其他時間都要依循這個時間得到確定，也就是說，身中的時間是不與外間的自然時間一致的，外間的時間關係只是身中時間的參照而已，“採取”也就是及時地撲捉，撲捉住了這個時間，其他時間關係以次而定。

論生死問題

生死問題是宗教理論中的基本的問題，也是所謂宗教的終極關懷問題，每個宗教，或每個宗教派別都要對此做出自己的回答。在道教史上，人們知道生活在元代的李道純實現了南派與北派的合宗，卻不清楚宗教理論在他那裏經歷怎樣的變化，尤其是在生死問題上發生了怎樣的變化。

一、生死問題的由來

雖然道教是主張長生的，也就是求生的，但是，在道教的發展過程中，它卻經歷了種種變化，並非從來在生死問題上都只有一種主張，除了大家都知道的在求長生的途徑上的多樣性質，也包括了如何纔是生，如何纔是死，以及如何纔算了卻生死等等的差別。對於這種變化，道教的理論家們心裏清楚，但大多就此問題講得不甚明瞭，不是他們講不分明，而是他們不願意講得太分明，因為這涉及到道教求長生的基本信念，誰也不願意去動搖這個信念，所以，他們只是力圖去說明這種信念應該是什麼樣子的，而這種不斷說明的過程，就是這個基本信念的變化過程，也是道教生死理論不斷

建構和完成的過程。對此，不說行內的人士，就連行外人士都看出來了，早在中唐的白居易在他的詩裏都承認，那個時候的道教已經不言白日昇青天了。^①

這也就是說，上述的變化在唐代中期就有了，那麼到了元代的李道純這裏，生死問題又有什麼樣的變化呢？

李道純在其主要的著作《中和集》中專闢了“生死說”，他說：

太上云：人之輕死，以其求生之厚，是以輕死。又曰：夫惟無以生爲者，是以賢於貴生。是謂求生了不可得，安得有死耶？有生即有死，無死便無生，故知性命之大事，死生爲重焉。^②

李道純的生死論依然是從老子作爲出發點的。但是，他所表達的生死說其實已經不同於老子了。李道純依據的是河上本《老子》，其原文是說：“民之饑，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死。民之難治，以其上有爲，是以難治。民之輕死，以其求生之厚，是以輕死。夫唯無以生爲者，是賢於貴生。”^③從上下文來說，老子本來是指責統治者的求生之厚，使得百姓求生不得，從而輕生，這句話涉及到統治者與被統治者兩種人。李道純因老子“民之輕死，以其求生之厚”中損略的“上”字，從而改變了行爲的主體，兩種人變成同一種人，意味人們因爲厚生，所以輕生。^④這是顯然的誤讀。只不過，李

① 白居易《海漫漫》：“何況玄元聖祖五千言，不言藥，不言仙，不言白日昇青天。”（見《全唐詩》）劉鑒泉先生《道教征略》：“唐以遠，道教諸名師皆明藥之非草，長生非形軀，不言白日昇青天。”

② 李道純《中和集·死生說》。

③ 《老子》第七十五章。

④ 任繼愈的《老子新譯》（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5 版）在比較了馬王堆的甲乙兩中本子之後，在這句話當中加了“上”字。

道純的誤讀有歷史根據，《河上公章句》就是這裏讀的：“人民所以輕犯死者，以其求生活之事太厚，貪利以自危。”又說：“以其求生太厚之故，輕入死地。”如果說河上公的誤讀是無意的，那麼李道純則是故意的。他試圖把老子所說的兩種不同主體的生死合為同一種主體的生死，意謂生死不是由別的人造成的，都是由個體自己對生死的認識造成的。他在解釋老子這段話的“夫惟無以生為者”一句的時候說道：“不厚其生。”解釋“是以賢於貴生”說：“不自生，故長生。”^①《老子》書中直接論及生死問題除了上述的第七十五章，還在以下幾章：

七章：

天長地久。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久。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故能成其私。

五十章：

出生入死。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人之生，動之死地亦十有三。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蓋聞善攝生者，陸行不遇兕虎，入軍不被甲兵。兕無所投其角，虎無所挫其爪，兵無所容其刃。夫何故？以其無死地。

五十九章：

是謂深根固柢，長生久視之道。

七十四章：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若使民常畏死，而為奇者，吾得執而殺之。

七十六章：

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強。萬木草木之生也柔弱，其死也枯槁。故堅強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

可以看出，在老子那裏，生與死並不是一個價值相等的概念，也不是一個連環相因的關係，生死兩重天。雖然離開了生，就是死（“出生入死”），這是一般的常情，但是，在生與死之間，老子崇尚生，厭惡死，所以，在談到生死的時候，他都是把長生不死作為崇高的價值，而把死看成最壞的結果。如果有某人能夠逃離死地（“以其無死地”），野獸、刀刃都不能加害於他的時候，那就是老子所贊賞的人了。正是因為如此，老子把最令人恐懼的死作為治理國家的一種的手段，使民衆經常畏懼死，從而知道遵守法紀。老子不僅列舉出了超離死地的人，而且也指出了一種價值向導，那就是在萬象界的生生死死之上，有超離生死的“天長地久”和“長生久視”之道。前者的主體是“不自生”的天地，後者的主體是遵從天地之德的人。也就是說，儘管生死之間雖然是兩重天，但老子清楚這之間也是相互依存的關係，死就是生的結果，離開了生就是死，而且依照老子一貫的辯證思維，也會認為生死之間存在着依轉的關係，如同前後相隨、高下相傾一樣，但他依然相信有一種途徑可以逃離生死的依轉。正是因為這個原因，老子成為了道教的宗祖，《道德經》成為了道教最為基本的經典。

而在李道純所解釋的這段文字的時候，他是說“有生即有死，無死便無生”，雖然也把長生作為終極追求，但他把生死看成一個相因相果的關係，既然如此，與生相為因果的死便不是可以迴避的了，甚至也毋須畏懼。與其畏懼它，不如戰勝它。如果能夠勇敢地面對生死，外其生死，即出離生死，卻能夠生而不死。我們看到，李道純正是如此解決生死問題的。他在“生死說”中繼續說道：

欲知其死，必先知其生；知其生，則自然知其死。子路問死。子曰：未知生，焉知死。大哉，聖人之言也！^①

在解釋《老子》第七章的時候，他說：

無爲，無心，不遷不變，效天，忘我，以其無我，故能成我。^②

他在解釋《老子》第十二章“吾所以大患者，爲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故貴以身爲天下，若可寄天下；愛以身爲天下，若可託天下”的時候，說：

忘形無累，忘貴無患，外其身者貴其身者也。以此爲天下，則可寄天下。後其身者，愛其身者也。以此爲天下，則可託天下。^③

又解釋第四十九章“出生入死”那段話時說：

不厚其生，焉能有死？身非我有，死奈我何？忘其生死。^④

的確，老子認爲，人如果能夠將自己置於人之後，反而處在人之先（“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如果能夠將生死置之度外，反而能夠保全自己的生命。老子在說這番話的時候，似乎是在表達某種特殊的情景，比如在戰爭中敗北往迴逃的人，自以爲在人之先，脫離了危險，殊不知最先跳入了敵人的陷阱；而那走在最後的人反而遠離了危險；同樣，怕死的人總是先死，而不怕死的人反而沒有死。就是說，這更像具體情景下對待生死的態度，而非生命修煉中的根本態度。李道純則從這種具體情景下的生死態度，引申出了對待生死的根本態度，並把它推及到宗教追求所涉

① 《中和集·死生說》。

② 《道德會元》。

③ 《道德會元》。

④ 《道德會元》。

及的所有領域，尤其是在宗教修煉過程中。我們知道，《老子》書中，並非所有的問題都圍繞着宗教修煉展開的，只有其中的部分內容涉及到養生、修煉。而李道純的做法相反，在理解老子哲學的所有問題時，他都從宗教修煉方面作了理解。如同上面我們所看到的把統治者的厚生理解為修煉之士的厚生一樣。應當說，李道純的解釋是有根據的一種發揮。但是，他所推崇的忘形、忘身、忘我、非我、非身，以及忘生死，其中“忘”的觀念卻不是老子所本來就有的東西。這是莊子的東西。

莊子對待生死的態度是一貫而明確的。他認為生死有命，那是人所不能參與其中的，也不能改變什麼，他說：

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人之有所不得與，皆物之情也。^①

是以夫事其親者，哀樂不易施乎前，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為人臣者，固有所不得已，行事之情，而忘其身，何暇至於悅生而惡死！^②

既然人並不能改變生死，那麼與其採取恐懼、悲觀的態度，不如採取一種達觀的、快樂的態度，“不知所以生，不知所以死，不知就先，不知就後”^③。生則生，死則死，樂生樂死，一切隨順物化。既然如此，死就並不是一件可怕的事情，死也就不是一種糟糕的結局，而應當坦然接受這個事實，所謂“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④。這與老子

① 《莊子·大宗師》。

② 《莊子·人間世》。

③ 《莊子·大宗師》。

④ 《莊子·大宗師》。

所主張的“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的態度完全不同。莊子把這種達觀態度巧妙地用了一個“忘”字來表達。《說文》解釋“忘”：“不識也，從心從亡。”本來認識，現在忘卻了。而在莊子那裏，還不是客觀上忘卻了，只是主觀上忘卻了。除了“忘其身”，也要“忘其形”^①，“忘乎物”，“忘乎天”，“忘己”，^②“忘是非”，^③還要“兼忘”^④。忘卻外部現象尚且容易，要忘掉外部現象之間的差異也容易做到，而要忘掉自己就難了，所以，莊子把忘掉自己看成最高的境界，“坐忘”就是這樣一種徹底忘卻自我的境界，“墮肢體，黜聰明，離形去知，同於大通，此為坐忘”^⑤。由於忘掉了自我，不知有我，不知有內外之別，所以纔可以因隨萬千現象的遷化，在這大化流行的自然現象中，卻有一個自由自在的我。很顯然，“忘”是一種超越現象、超越自我的方法，做到了莊子所說的忘，就構成了生命的境界，因忘的程度的差異，從而有了境界的高低區分。

李道純的忘身、忘我、忘生死的觀念正是來自莊子。他知道，在生死問題上沒有一個達觀的態度是不可能解決生死問題的，貪生怕死的人反而死得快。只有直面生死的人，纔有機會解決生死。但是，光是一種達觀的態度如何可以解決生死問題？或者說，僅是達觀的態度能否將人們從生死的困苦中解救出來？而且，莊子那種隨順生死的態度與道教生命長生的基本主張是不相容的。也正因為這個原因，《莊子》一書，在很長的歷史時期裏都不為道教所

① 《莊子·山木》。

② 《莊子·天地》。

③ 《莊子·達生》。

④ 《莊子·天運》。

⑤ 《莊子·大宗師》。

接受，甚至葛洪在他的《抱朴子》中對莊子還頗多微詞。只是到了中唐的唐玄宗時期，莊子纔被封為南華真人，《莊子》也纔被封為《南華真經》。然而，我們也要看到，雖然莊子主張隨順生死，但他並沒有用達觀、坐忘來堵死生死困苦中的解救之路。達觀、坐忘是個人的事情，而在個人的態度之上，應當且必須存在着一種超越東西，那就是道，所謂“與其譽堯而非桀，不如兩忘而化其道”^①。有人把莊子說的“同於大通”理解為同於道，並非沒有道理。個體的生命是有限的，而道是無限的，以有限的生命投注到無限的道當中去，從而分享到永恒的生命意義，這應當是莊子哲學的應有之義。這種應有之義，道教終於解讀出來了，李道純也解讀出來了。所以，他纔敢於大膽地運用“忘”的思想。“忘”的意義在於實現自我超越，那麼這樣的超越對於道教來說意味着什麼？李道純的回答與莊子異常的相似，那就是“自由”，他說：

予謂學道底人，欲要其終，先原其始；欲明其末後，究竟只今。只今脫灑，末後脫灑；只今自由，末後自由。亙古直今，歷代聖師脫胎神化、應變無窮者，良由從前淘汰得淨潔，末後所以輕舉。若復有人於平常一一境界，覷得破，打得徹，不為物眩，不被緣牽，則末後一一境界眩他不得；一一情緣牽他不住。……只今既不得自由，生死岸頭，怎生得自由去也？若是個決烈漢，合眼時與開眼時，則一同於一一妄幻境界，都無染著，去來無礙，得大自在。只今既脫灑，末後奚患其不脫灑耶？^②

自由本來只是個體存在的狀態，或者說精神存在狀態，如何與

① 《莊子·大宗師》。

② 《中和集·死生說》。

生命長存的宗教目的性相關？在李道純看來，自由是達到彼岸的必須條件，也是終極目的。如果不能自由，就不能“自由去”，即不能實現宗教超越，到達彼岸；而到達彼岸，則實現了脫透的“大自在”，也即是徹底的、不受生命局限的自由。他說：

到這裏，六根互用，通身是眼，群陰消盡，遍體純陽，性命雙全，形神俱妙，與道合真也。更有甚死生可超？更有甚只今末後也？無因也，無果也，無知得大輕快，得大自在。^①

可見，自由、自在是實現與道合真的前提，而實現了與道合真，則又是超越生死因果的大輕快、大自在。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在莊子那裏的隨順物化，在這裏悄悄地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由隨順物化到不化，從達觀地認同生死到超越生死，進而不死，所謂“觀復則知化，知化則不化，不化則復歸其根也”^②。

這裏當然不是說從老子、莊子一步跨越到了李道純這裏，實現了上述的變化，中間有着漫長的歷史，其中內丹修煉學說的長期實踐，促成了這樣的變化，但生死觀在李道純這裏確乎是實現了這個變化的明確表述。

二、南北二宗的問題

李道純本來是道教南宗五祖白玉蟾的再傳弟子，承接南宗的性命修煉學說，但是，他卻自稱為全真道士，並以這個身份融合南北二宗。那麼在這種融合過程中，他都做了一些什麼樣的事情，尤

① 《中和集·死生說》。

② 《中和集·死生說》。

其是在生死問題上做了什麼事情？

這需要從兩個方面去說：第一，在生命修煉方面與北派和南派的關係；第二，在道與儒佛之間關係。

南北二宗在生命修煉上都主張性命雙修，所以在性命雙修的問題上從根本上沒有區別，差別僅僅在於下手之處以及倚重性或者命，北派強調先性後命，相對來說更加倚重性的方面；南派主張先命後性，更為倚重命的工夫。但是，這種看起來的細微差別，卻反映了彼此在生死問題上的不同觀念。道教的內修內煉學說，在晚唐以前都不大講性命，而是講煉神氣，而講求性命修煉乃是晚唐、五代，乃至北宋時候開始的，而把神氣的修煉變為性命的修煉，並不是修煉的主體或者對象發生了變化，只是名稱發生了變化，而名稱的變化表明瞭修道意圖的變化。因為神氣的修煉容易被人們誤解為屬於外在的東西的修煉，所以有內藥與外藥的區別，而把神氣理解為性命，便是一個確定無疑的指向，即生命自我的修煉。所以，從北宋以來的南北二派都各自再三地說明神就是性，氣就是命，也就是生命自我的性、命。^① 北宗把下手處及其重點放在性功上，則又是一個特殊的意圖，如郝大通所說：“既不見性，豈能養命？性命不備安能成真？”^② 見性是指精神的解脫，只有精神解脫，纔能談得上形體解脫；進一步說，如果精神不能解脫，形體解脫也沒有意義。^③ 尋着精神解脫以帶動形體解脫的路徑，必然地在傳統修煉

① 見馬丹陽《丹陽真人語錄》、劉長生《長生真人至真語錄》；另見白玉蟾《海瓊白真人語錄·東樓小參》等。

② 《郝太古真人語錄》。

③ 我們可以看到，早期全真教在傳教方面就是強調精神得救、精神自由，參見《重陽教化集》、《重陽全真集》。

過程中的“有無”關係上傾向於無，而不是有。這可以是北派全真道的基本特色，也是它的傳統使然。“有”的這一面凸顯了實有，或者有象可見，具體來說，會強調氣與形的這一方面；無的方面則表現了虛無，或者無象可見，強調神與超越的這一方面。北派全真道的傳統就在於它是道教裏面的別生一枝，所謂別生，其實就是自生。雖然全真道上溯其根源在於鍾呂，但那是後來的人所完成的工作。稟承道教的傳統，意味着它必定堅持性命雙修、精神與形體都能從世俗獲得解救；自生則必定有自家體貼出來的東西，這就是通過見性而全命，從而成仙。李道純既以全真道士自居，當然不能不接受全真教的影響，他說：

聖師云：本來真性號金丹，四假爲爐煉作團。是知大丹者，真性之謂也。法乾坤者，即效天法地也。^①

又說：

純一不雜謂之全，太虛同體謂之真，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途，達得全真理，身心混太初。^②

法身清淨本無形，有象何名圓滿身。假使化身千百億，不能合一不全真。^③

在答問中說：

身外有身，未爲奇特，虛空粉碎，方露全真。所以脫胎之後，正要腳踏實地，直待與與虛空同體，方爲了當。^④

把大丹理解爲真性，並把修煉的結果看作與太虛同體，與道合

① 李道純《全真集玄秘要》。

② 李道純《清庵瑩蟾子語錄》。

③ 李道純《清庵瑩蟾子語錄》。

④ 《中和集·答問》。

一,這都是向往精神長存,并且把這樣的精神長存看作全真修煉的最高境界。在解釋何為“全真”時,他說:

全真道人,當行全真之道。所謂全真者,全其本真也。全精、全氣、全神,方謂之全真。才有欠缺,便不全也。才有點污,便不真也。

.....

全真至極處,無出身心兩字,離了身心,便是外道。雖然,亦不可著在身心上,纔著在身心,又被身心所累,須要即此用,離此用。予所謂身心者,非幻身肉心也,乃不可見之身心也。且道如何是不可見之身心?雲從山上,月向波心。^①

這裏既強調修煉只是身心上的事情,又主張身心不可執著於身心之實在,而要從虛無方面,從身心與宇宙萬象同在方面去理解,宇宙萬象之所在,則是自己身心之所在,在這個意義上,生命的長生就不局限於個人的一己之身心,生死也不是那個凡體凡心的存在與不存在,能感受到宇宙萬象與自己同在,能感受到與道的同在,就是超生越死的了。而這又與全真道的一貫主張是默契的。此外,李道純在得道自在、優遊逍遙的價值觀上也與全真道相契合,如在《自得》詩中所說的那樣:

打破鴻濛竅,都無佛與仙。即非心外物,不是口頭禪。盡日優遊過,通宵自在眠。委身潛絕境,萬事付之天。^②

李道純既是南派道士,又接受全真學說,從而他受到了來自兩個方面的影響,但是,他既要融合南北兩派,那麼他也就要從事兩

① 《中和集·全真活法》。

② 《中和集·自得》。

個方面的矯正。雖然，南北兩派都主張了性纔能了命，都主張超越凡體凡命，不再執著於形體的飛昇，但是，全真派主張從心性上下手修煉，以為心性了徹了，命體自然可以成全，這在南派看來，就是不注重工夫，沒有修煉精氣的工夫，便難以解決心性問題。而我們也看到，早期全真道的確是不大講究工夫的，全真教士們更注重的是宗教社會實踐，如果要說工夫的話，那也只應該直接從心性上下着力。早期全真教的文獻中，講性命修煉道理的多，講修煉神氣、及其火候法度的少，比較講究工夫的是王重陽的《金關玉鎖訣》和丘處機的《大丹直指》，可是這兩本書的真偽最近起了爭議。^① 既然有爭議，那麼便不能作為全真教士生命修煉的工夫論證據。事實上，北派作為新興宗教派別，它並沒有一種可靠的途徑承接傳統的修煉工夫，所以，它的長處不在這個方面。北宋以下的傳統的工夫論大多由南派教士們承傳着。南派教士大多把自己的工夫論依舊稱為“煉金丹”，金丹則是道，而這個道既是天地之間的道，也是存在於自己身心內的道。所以，南派認為，既然修煉，就要煉出個有形質的東西。如白玉蟾所說：“無質生質是還丹，誰信無中養就兒。”^②“虛無自然，無中生有，萬物一物，一貫乎守迴風混合，終日

① 關於王重陽的《金關玉鎖訣》的真偽問題，蜂屋邦夫的《金代道教研究》說道：“《玉鎖訣》雖冠以‘重陽真人’之名，可是要把它當成重陽的真作，就會有些困難。重陽曾明言：‘並無技法沒談論’（全真 855），《玉所訣》卻充滿了各種技法的描述。《玉鎖訣》使用的重要術語，也都與重陽的用法不同。例如重陽把三寶解釋為精氣神，《玉鎖訣》卻解釋為精氣血等。因此，這部丹訣可認為是後世的偽託。（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2007 年版 151 頁。）關於丘處機的《大丹直指》，戈國龍在 2007 年的“全真道國際學術研討會”上發表的論文（大丹直指非丘處機作品考）認定，《大丹直指》非丘處機所作。

② 白玉蟾《傳道集·暫簇五行之圖》。

如酒。大夢得醒，雷轟電光。雲收雨散，天長地久。”“顯無形之形者，大道之龍虎；露無名之名者，大道之鉛汞。”^①有形質的東西卻一定要通過系列持久的煉養，遵從師徒相傳的火候法度，使性命、神氣打成一片，凝結不散，再經七返九還的工夫，纔能夠成功。在李道純的著述當中，我們看到同樣的情形。他說：

命繫乎氣，性繫乎神，潛神於心，聚氣於身，道在其中矣。

形化則有生，有生則有死，出生入死，物之常也。氣化則無生，故無死。不生不死，神之常也。^②

他所說的“形化”就是所有現象界（包括精神現象在內）的自然生死，其“氣化”則是指煉精化氣、煉氣化神的修煉工夫。又說：

天下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有無錯綜，隱顯相扶。……

明達高士，全氣全神，千和萬合，自然成真。真中之真，玄之又玄，無質生質，是謂仙胎。^③

這段話的前方兩句看起來像是在解釋老子的話，聯繫到後面的話，可知他是在利用老子的話來解釋修煉神氣的工夫。在修煉中，他雖然追求的是“有”與“無”的“顯隱相扶”，但他還是要抓住一個“有”，然後纔能過度到“無”，“無質生質”、“仙胎”正是這種“有”。他與北派全真教士的區別不在要不要“有”或“無”，而是先抓住有，還是先抓住無。在李道純的著述中，他的論域雖廣，但大多都圍繞着生命修煉來進行的，本體的問題、認知的問題、生死的問題，以及儒釋道三教關係問題，都落實、服務於工夫論了，而工夫論最終又都是為了解決如何實現超越的問題。

① 白玉蟾《海瓊白真人語錄》。

② 《中和集·頌二十五章》。

③ 《中和集·頌二十五章》。

南派教士原本在道教與佛教關係上有所建樹，這是延着唐宋道教所主張的兩教對話交流的路數進行下來的，但與儒教之間卻疏於對話交流。把三教放在一起，公平看待彼此關係的是全真道士。李道純既以全真道士自居，則必定在這個方面有所作為。如果說全真教最初的那一批創始人在三教關係上主要以彼此的社會功能來求同存異的話，那麼李道純則主要把精力投注在生命修煉及其生死問題上了。在與弟子的問答中，記述道：

問：或謂崇釋與修道，可以斷生死，出輪迴，學儒可盡人倫，不能了生死，豈非三教異同乎？

曰：達理者，豈患生死耶？且如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原始返終，知周萬物，則知死生之說，所以性命之學實儒家正傳，窮得理徹，了然自知，豈謂不能斷生死輪迴乎？^①

這是說道教與佛教都能解決生死問題，而有人懷疑儒教能夠解決生死問題，李道純則相信儒教“窮理盡性以至於命”的學說其實就是解決生死問題的，如果“理”能夠“窮”得徹底，生死問題也就自然涵括在其中了。又有人認為佛教與道教難以會通：

問：先生云，三教一理，極荷開發，但釋氏涅槃，道家脫胎，似有不同處。

曰：涅槃與脫胎，只是一個道理。脫胎者，脫去凡胎也，豈非涅槃乎？如道家煉精化氣，煉氣化神，煉神還虛，即抱本歸虛，與釋氏歸空一理，無差別也。^②

道教與佛教之間最大的差別也就在這生死問題上了。佛教求

① 《中和集·問答語錄》。

② 《中和集·問答語錄》。

死,但這種死是了卻生死、超越輪迴的死,是合乎宗教追求目的的死,死而後,精神得以永生;道教求生,是逃離了生死困擾的生,只不過,早期的道教追求的是沒有死的生,即形體的不死,但後來逐漸發生了一些變化,所以,同樣是“脫胎”,過去和現在都追求的脫胎,同樣是凡體變為聖胎,但意義卻不同了,過去的脫胎是從前那個凡體不曾死過的蛻變,現在則是從前的那個凡體死了,新的聖胎產生了,所以,它是出離了生死之後的生。李道純以一個脫胎、一個還虛,就把道教與佛教融合起來了,同質相約。“脫胎”意味着不再是逃避死的生,“還虛”意味着道教修煉最終能夠粉碎自我與私我,而能夠與萬物同體同在。

只所以可以超越生死,獲得自由、自在,還不只是因為不迴避生死,或者敢於面對生死,不迴避生死、面對生死,這對於超越生死來說,並不是充分的條件。能夠使得人們超越生死的,還根本地在於有一個永恒不死的道,它是人們的宗教追求的最初動機,也是最後的歸宿。當人們直面生死考問的時候,是道做了最後的推動,給了人們以戰勝生死的力量,從而獲得了解救。

論三教關係

一、異名同實

在李道純看來,不惟獨道教給予了修道的人超越生死的力量,佛教、儒教也可以通過自己的方式做到這一點,所以,那終極的東西其實只是易名而同實的,他說:

金者,堅也;丹者,圓也。釋氏喻之為圓覺,儒家喻之為太

極。初非別物，只是本來一靈而已。本來真性永劫不壞，如金之堅，如丹之圓，愈煉愈明。釋氏曰○，此者真如也；儒曰○，此者太極也；吾道曰○，此者金丹也。體同名異。^①

這是一種頗有意思的比較與會通，以三個“○”來表示三教之同，也就是在形而上的意義上來達到認同，而撇開了彼此具體層面的差異，在具體層面上，還是各念各的經，各唱各的調，並不需要完全相同，只要在終極目的上達到了一致，那麼具體層面上的差別就不重要了。

但是要說，李道純關於“○”的見解，在根源上他還是繼承了白玉蟾的觀點。白玉蟾也曾用了“○”，認為這個就是“無極大道”^②。白玉蟾也曾做過三教的會通。他認為佛教三乘之教重在一個“定”字，儒教惟在一個“誠”字，而道教的根本在於“清靜”二字，清靜二字體現的正是“無極大道”。所以，看起來儒佛道三教各說各的，但道教的清靜二字可以將三教貫通。顯然，他是以道教來貫通佛儒兩教的。與白玉蟾不同的地方在於，李道純認為三教本來講的都是同一個東西，只是以不同的方式來講，並以不同的方式來實現它。他說：

釋曰圓覺，道曰金丹，儒曰太極。所謂無極而太極者，不可極而極之謂也。釋氏云：如如不動，了了常知。《易·繫》云：寂然不動，感而遂通。丹書云：身心不動，以後復有無極真機，言太極之妙本也。是知三教所尚者，靜定也。周子所謂“主於靜者”，是也。蓋人心靜定，未感物時，湛然天理即太極

① 《中和集·趙定尼姑庵問答》。

② 見白玉蟾《太上老君說常清靜經注》。

之妙也；一感於物，便有偏奇，即太極之變也。靜定之時，謹其所存，則天理常明，虛靈不昧；動時自有主宰，一切事物之來，俱可應也。靜定工夫純熟，不期然而自然。至此，無極之真復矣，太極之妙明矣。天地萬物之理皆備於我矣。^①

無極是道教的說法，太極是儒教的說法，“無極真機”也就是儒教的“太極妙本”，“無極之真復”，也就是“太極之妙明”；而且，從宗本與存在狀態來說，與佛教的“圓覺”、“如如不動”、“了了常知”都是相同的東西。這裏的“靜定”不惟獨是道教的，而是儒與佛共同具有的，同樣，在這裏，李道純也不是像其祖師白玉蟾那樣，以道來貫通儒佛，而是三家平等，共奉一個無差別的“○”。也因為這個“○”只是個符號，三家誰都可以認定那個是自家的，所以，在根本的意義上來說，儒釋道是沒有差別的，差別只是在具體的存在方式、樣式與表現等方面。由於彼此存在這種關係，引用儒家或佛家的論述證明自己的觀點纔是合理的，所謂：

引儒釋之理證道，使學者知三教本一，不生二見。^②

二、三一關係

在李道純看來，其實是需要這樣的不同存在方式、樣式與表現的，因為道是一，也是三，三一關係是六朝時期的道士們熱衷於討論的問題，結果是大家都認同即三即一的觀點，道理是一，而表現形態是三，三當中的每一個成員當中都蘊涵着一。三一關係原本

① 《中和集·太極圖》。

② 《三天易髓》。

是道教論證本體的一與多樣的三之間的關係，但在這裏，被李道純理解為道儒釋三家的關係了，他說：

亙古此物，無形無質，無欠無餘，無休無息，其利如金，其紅如日，釋曰玄珠，儒曰太極，道曰金丹，名三體一，只在目前，世人不識，只這便是，休更疑惑。^①

李道純打通三教界限所賴以依據的是佛教的《般若心經》，儒教的《太極圖說》，以及道教的《周易參同契》。關於《般若心經》，他認為這部經典說到底只是一個“空”字：

自起初一句至末後一句，都不出一個空字，其語言三昧，再三叮嚀，反復自解，使學者易為曉會。……誠能於日用常行中築着、磕着，認得自家底，方信此經不從外面得。不惟此卷心經，至於佛老一大藏教典、諸子百家，只消一喝，徹頭徹尾都竟，其或未然，參○，只此便是，休更疑惑。^②

把一切看空，只剩下個“自家底”，這個“自家底”也就是“○”了。

對儒家來說，《禮記》說：“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李道純把“未發”理解為“靜定”，這個“靜定”也就是道教經典《老子說常清靜經》中的“常清靜”。至於《太極圖說》中的“中”字，則既是儒家的太極，也是道教的無極，他說：

中○者，無極而太極也。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一陰一陽，兩儀立焉。○者，兩儀也。○者，陽動也。○者，陰靜也。陰陽互交而生四象。○者，四象動而又動，曰

① 《三天易髓》。

② 《三天易髓》。

老陽；動極而靜，曰少陰；靜極復動，曰少陽；靜而又靜，曰老陰。四象動靜而生八卦。乾一巽二，老陽動靜也；離三震四，少陰動靜也；艮五坎六，少陽動靜也；兌七坤八，老陰動靜也。陰逆陽順，一昇一降，機緘不已，而生六十四卦，萬物之道，至是備矣。上○者，氣化之始也；下○者，形化之母也。知氣化而不知形化，則不能極廣大；知形化而不知氣化，則不能盡精微。故作頌而證之。^①

周敦義的《太極圖說》可以說是儒家建構哲學本體論的一個關鍵性的論著，由於其鮮明的宇宙論及其本體論的色彩，為儒家樹立起了一個綱領性的和劃時代的典範，從而改變了儒家沒有宇宙論和本體論的局面。且不說《太極圖說》是否與陳搏的《無極圖》有承傳關係，僅是它的哲學色彩也足以引起道教的注意，也正因為如此，李道純寫了《太極圖頌》，這既是對儒家的《太極圖說》的認同，意味着道教與儒家在對世界終極觀念上是完全一致的。李道純還將儒家的話，如“格物致知”、“正心誠意”，以及“人心惟危”、“道心惟微”等重新解釋，自然，他還是從道教修煉的角度來解釋的。同時，我們看到，在他的論述當中，易學被認為是溝通三教的橋樑。他說：

易之道廣大悉備，以之學佛則佛，以之學仙則仙，以之修齊治平則修齊治平，故魏伯陽托象於丹道，參同契也。^②

道教重易，當從東漢魏伯陽算起，他的《周易參同契》被道教視為萬古丹經之王，然而，這本丹經之王在相當長的時期裏沒有傳

① 《中和集·太極圖頌》。

② 《全真集玄秘要》。

播，只是到了唐代的時候，像彭曉、劉知古等人纔公開地解釋和運用它，也就是直接地運用到修煉當中來。道教注重《周易》，主要有兩個原因，一是《周易》所講求的常變關係，二是周易的卦爻象變化所呈現出來的時間關係及其卦爻象變化與自然現象之間的對應關係。當然，這其中的許多內容並非《周易》原本都具有的東西，而是易學在一代一代相傳的過程中，由後人所添加進去的，其中魏伯陽的《周易參同契》本身就是一種創造。在李道純的表述中，也着重在這兩個方面。他在談道常變關係的時候說：

易可易，非常易。象可象，非大象。常易不易，大象無象。常易未畫以前易也，變易既畫以後易也。常易不易，太極之體也。可易變易，造化之元也。大象，動靜之始也；可象，形名之母也。歷劫寂爾者，常易也。亙古不息者，變易也。至虛無體者，大象也。隨事發現者，可象也。所謂常者，莫窮其始，莫測其終，歷千萬世，廓然而獨存者也。所謂大者，外包乾坤，內充宇宙，遍河沙界，湛然圓滿者也。常易不易，故能統攝天下無窮之變，大象無象，故能形容天下無窮之事。易也，象也，其道之源乎？^①

在這裏，李道純把易分爲兩種：一是常易，常易是不易的，屬於“未畫以前”的易，爲太極之體，任憑社會歷史的變遷，它自寂然不動，所謂“歷劫寂爾”；二是可易，可易是變易的，爲造化之元，屬於既畫以後的易，它分分秒秒都在變易，從來也不會停息，所謂“亙古不息”。同樣，象也分爲兩種：一是大象，大象是無象的，爲“動靜之始”，“至虛無體”；二是可象，可象是有象可見的，爲“形名之母”，

^① 《中和集·畫前密意》。

“隨事發現”。他把易與象分爲兩種情形，就是要說明“易”既是一種最爲普遍的變化，又是一種應萬變而自身不變的本體，如果只有變，其中沒有不變的東西，那麼它就不適合道教，道教是要追求普遍本質的東西，作爲這普遍的本質，它隨方顯化，應變無窮，它自身是萬古不變的，要不然，如何實現長生久視、生命永存的目的呢！這也如李道純在談道體用關係的時候所說道的：

常者易之體，變者易之用。古今不易，易之體；隨時變易，易之用。無思無爲，易之體，有感有應，易之用。知其用，則能極其體，全其體，則能利其用。聖人仰觀俯察，遠求近取，得其體也。君子進德修業，作事制器，因其用也。至於窮理盡性、樂天知命、修齊治平、紀綱法度，未有外乎易者也。全其易體，足以知常；利其易用，足以通變。^①

體是道之體，用是道之用。“易”恰恰是體現了道寂然不動的體，又展現了道隨方顯化的用。人們依循道之用，到極致處就能得到獲得道之體；而使所獲得的道之體無虧損，就能使道之體更好地發揮功用。所以，李道純甚或把“易”看作是三教所供奉的真理，以它學仙就能成仙，以它學佛就能成佛，以它學修齊治平則能修齊治平。

李道純還以道教修煉中的“中”字來打通三教：

所謂中者，非中外之中，亦非四維上下之中，不是在中之中。釋云：不思善，不思惡，正恁麼時，那個是自己本來面目，此禪家之中；儒曰：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此儒家之中也；道

^① 《中和集·畫前密意》。

曰：念頭不起處謂之中，此道家之中也。此乃三教所用之中也。^①

如果說“○”體現的是三教本體形而上的認同的話，那麼“中”則體現的是三教各自在生命修煉中的體認，那作為普遍本質的東西，只有在個體的生命中得到了體認，它纔是落實的，也就是說，我只有在生命個體中抓住了它，我纔能得救，而得救意味着我確證了普遍本質的存在。一旦確證了這普遍的本質，那麼生命就已經徹底超越了個體的生死局限，道永恒存在，生命也永恒存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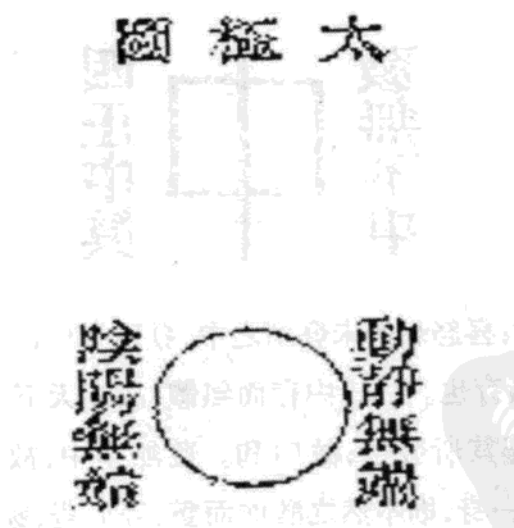


著作選要

中和集

玄門宗旨

太極圖



釋曰圓覺，道曰金丹，儒曰太極。所謂無極而太極者，不可極而極之謂也。釋氏云：如如不動，了了常知。《易·繫》云：寂然不

動，感而遂通。丹書云：身心不動，以後復有無極真機，言太極之妙本也。是知三教所尚者，靜定也。周子所謂主於靜者是也。蓋人心靜定，未感物時，湛然天理即太極之妙也；一感於物，便有偏奇，即太極之變也。靜定之時，謹其所存，則天理常明，虛靈不昧；動時自有主宰，一切事物之來，俱可應也。靜定工夫純熟，不期然而自然。至此，無極之真復矣，太極之妙明矣，天地萬物之理皆備於我矣。

中和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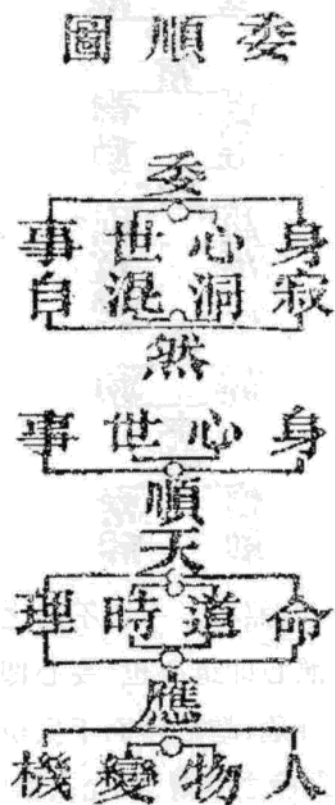
圖 和 中



《禮記》云：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未發謂靜定中，謹其所存也。故曰中存而無體，故謂天下之大本。發而皆中節謂動時，謹其所發也，故曰和。發無不中，故謂天下之達道。誠能致中和於一身，則本然之體虛而靈，靜而覺，動而正，故能應天下無窮之變也。老君曰：人能常清靜，天地悉皆歸。即子思所謂致中和，天地位，萬物育同一意。中也，和也，感通之妙用也，應變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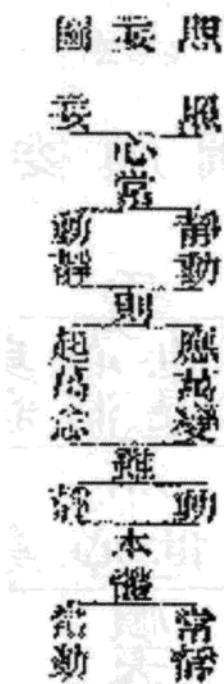
樞機也。周易生育流行、一動一靜之全體也。予以所居之舍中和二字扁名，不亦宜乎哉！

委順圖



身、心、世、事，謂之四緣，一切世人皆為縈絆，惟委順者能應之。常應常靜，何緣之有？何謂委？委身寂然，委心洞然，委世混然，委事自然。何謂順？順天命，順天道，順天時，順天理。身順天命，故能應人；心順天道，故能應物；世順天時，故能應變；事順天理，故能應機。既能委，又能順，兼能應，則四緣脫灑。作是見者，常應常清靜矣。

照妄圖



古云：常滅妄心，不滅照心。一切不動之心，皆照心也。一切不止之心，皆妄心也。照心即道心也，妄心即人心也。道心惟微，謂微妙而難見也；人心惟危，謂危殆而不安也。雖人心亦有道心，雖道心亦有人心，係乎動靜之間爾，惟允執厥中者，照心常存，妄心不動。危者安平，微者照著，到此有妄之心復矣，無妄之道成矣。易曰復見天地之心乎？

太極圖頌

中○者，無極而太極也。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一陰一陽，兩儀立焉。○者，兩儀也。○者，陽動也。○者，陰靜也。陰陽互交而生四象。○者，四象動而又動，曰老陽；動極而靜，

曰少陰；靜極復動，曰少陽；靜而又靜，曰老陰。四象動靜而生八卦。乾一巽二，老陽動靜也；離三震四，少陰動靜也；艮五坎六，少陽動靜也；兌七坤八，老陰動靜也。陰逆陽順，一昇一降，機緘不已，而生六十四卦，萬物之道，至是備矣。上○者，氣化之始也；下○者，形化之母也。知氣化而不知形化，則不能極廣大；知形化而不知氣化，則不能盡精微。故作頌而證之。

頌二十五章

道本至虛，至虛無體，窮於無窮，始於無始。

虛極化神，神變生氣，氣聚有形，一分爲二。

二則有感，感則有配。陰陽互交，乾坤定位。動靜不已，四象相係。健順推蕩，八卦茲係。運五行而有常，定四時而成歲。沖和化醇，資始資生。在天則斡旋萬象，在地則長養群情。形形相授，物物相孕，化化生生，奚有窮盡。

天下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有無錯綜，顯隱相扶。

原其始也，一切萬有，未有不本乎氣；推其終也，一切萬物，未有不變於形。

是知萬物本一形氣也，本一神也。神本至虛，道本至無，易在其中矣。

天位乎上，地位乎下，人物居其中，自融自化，氣在其中矣。

天地，物之最巨；人，於物之最靈。天人一也。宇宙在乎手，萬化在乎身，變在其中矣。

人之極也，中天地而立命，稟虛靈以成性。立性立命，神在其

中矣。

命係乎氣，性係乎神。潛神於心，聚氣於身，道在其中矣。

形化則有生，有生則有死，出生入死，物之常也。

氣化則無生，無生故無死，不生不死，神之常也。

形化體，地氣化象，天形化有，感氣化自然。

明達高士，全氣全神，千和萬合，自然成真。

真中之真，玄之又玄，無質生質，是謂胎仙。

欲造斯道，將奚所自？惟清惟虛，胎仙可翼。

虛則無礙，靜則無欲，虛極靜篤，觀化知復。

動而主靜，實以抱虛，二理相須，神與道俱。

道者神之主，神者氣之主，氣者形之主，形者生之主。

無生則形住，形住則氣住，氣住則神住，神住則無住，是名無住住。

金液煉形，玉符保神，神形俱妙，與道合真。

命寶凝矣，性珠明矣，元神靈矣，胎仙成矣，虛無自然之道畢矣。大哉神也，其變化之本歟！

畫前密意

易象第一

易可易，非常易。象可象，非大象。常易不易，大象無象。常易未畫以前易也，變易既畫以後易也。常易不易，太極之體也。可易變易，造化之元也。大象，動靜之始也；可象，形名之母也。歷劫寂爾者，常易也。亙古不息者，變易也。至虛無體者，大象也。隨事發現者，可象也。所謂常者，莫窮其始，莫測其終，歷千萬世，廓

然而獨存者也。所謂大者，外包乾坤，內充宇宙，遍河沙界，湛然圓滿者也。常易不易，故能統攝天下無窮之變，大象無象，故能形容天下無窮之事。易也，象也，其道之原乎？

常變第二

常易不變，變易不常。其常不變，故能應變。其變不常，故能體常。始終不變，易之常也；獨立而不改，得其常也。周行而不殆，通其變也。不知常，不足以通變；不通變，不足以知常。常也，變也，其易之原乎？

體用第三

常者易之體，變者易之用。古今不易，易之體；隨時變易，易之用。無思無爲，易之體；有感有應，易之用。知其用，則能極其體，全其體，則能利其用。聖人仰觀俯察，遠求近取，得其體也。君子進德修業，作事制器，因其用也。至於窮理盡性、樂天知命、修齊治平、紀綱法度，未有外乎易者也。全其易體，足以知常；利其易用，足以通變。

動靜第四

剛柔推蕩，易之動靜。陰陽升降，氣之動靜。奇偶交重，卦之動靜。氣形消息，物之動靜。晝夜興寢，身之動靜。至於身之進退，心之起滅，世之通塞，事之成敗，皆一動一靜，互相倚伏也。觀其動靜，則萬事之變、萬物之情可見矣。靜時有存，動則有察；靜時有主，動則可斷；靜時有定，動罔不吉。靜者動之基，動者靜之機，動靜不失其常，其道光明矣。

屈伸第五

暑往寒來，歲之屈伸；日往月來，氣之屈伸；古往今來，世之屈伸。至於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形，高下相傾，皆屈伸之理也。知屈伸相感之道，則能盡天下無窮之利也。

消息第六

息者消之始，消者息之終；息者氣之聚，消者形之散。生育長養謂之息，歸根復命謂之消。元而亨，易之息也；利而貞，易之消也。春而夏，歲之息也；秋而冬，歲之消也。嬰而壯，身之息也；老而終，身之消也。無而有，物之息也；有而無，物之消也。息者生之徒，消者死之徒。自二氣肇分以來，未有消而不息之理，亦未有息而不消之物，通而知之者，燭理至明者也。

神機第七

存乎中者神也，發而中者機也；寂然不動神也，感而遂通機也；顯隱莫測神也，應用無方機也；蘊之一身神也，推之萬物機也；吉凶先兆神也，變動不居機也。備四德自強不息者，存乎神者也；貫三才應用無盡者，運其機者也。

智行第八

智者，深知其理也；行者，力行其道也。深知其理，不見而知；力行其道，不爲而成。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深知也；自強不息，無往不適，力行也。知亂於未亂，知危於未危，知亡於未亡，知禍於未禍，深知也；存於身而不爲身累，行於心而不爲心役，

行於世而不爲世移，行於事而不爲事礙，力行也。深知其理者，可以變亂爲治，變危爲安，變亡爲存，變禍爲福；力行其道者，可以致身於壽域，致心於玄境，致世於太平，致事於大成。非大智大行者，其孰能及此？

明時第九

通變莫若識時，識時莫若明理，明理莫若虛靜。虛則明，靜則清。清明在躬，天理昭明。天之變化，觀易可見；世之時勢，觀象可驗；物之情僞，觀形可辨。麗於形者，不能無偶；施於色者，不能無辨。天將陰雨，勢必先蒸；山將崩裂，下必先墮。人將利害，貌必先變。譬如巢知風，穴知雨，蟄蟲應候，葉落知秋；又如商人置雉尾於舟車之上，以候陰晴，天當晴則尾豎直，天將雨則尾下垂。無情之物尚爾，而況人乎？今人不識時變者，燭理未明也。

正己第十

進德修業，莫若正己，己一正，則無所不正。一切形名，非正不立；一切事故，非正不成。日用平常，設施酬酢，未有不始於己者；一切事事理理，頭頭物物，亦未有不自己出者。是故進修之要，必以正己爲立基。正己接人，人亦歸正；正己處事，事亦歸正；正己應物，物亦歸正。惟天下之一正，爲能通天下之萬變，是知正己者，進修之大用也，入聖之階梯也。

工夫第十一

清心釋累，純慮忘情，少私寡欲，見素抱朴，易道之工夫也。心清累釋，足以盡理；慮絕情忘，足以盡性；私慾俱泯，足以造道；素朴

純一，足以知天。

感應第十二

寂然而通，無爲而成，不見而知，易道之感應也。寂然而通，無所不通；無爲而成，無所不成；不見而知，無所不知。動而感通，不足謂之通；爲而後成，不足謂之成；見而後知，不足謂之知。此三者其於感應之道也遠矣。誠能爲之於未有，感之於未動，見之於未萌，三者相須而進，無所感而無不通也，無所事而不應也，無所往而非利也，盡此道者，其惟顏子乎？

三易第十三

三易者，一曰天易，二曰聖易，三曰心易。天易者，易之理也；聖易者，易之象也；心易者，易之道也。觀聖易貴在明象，象明則入聖。觀天易貴在窮理，理窮則知天。觀心易貴在行道，道行則盡心。不讀聖人之易，則不明天易；不明天易則不知心易，不知心易則不足以通變，是知易者，通變之書也。

解惑第十四

氣之消長，時之升降，運之否泰，世之通塞，天易也。卦之吉凶，爻之得失，辭之險易，象之貞晦，聖易也。命之窮達，身之進退，世之成敗，位之安危，心易也。深造天易，則知時勢；深造聖易，則知變化；深造心易，則知性命。以心易會聖易，以聖易擬天易，以天易參心易，一以貫之，是名志士。

釋疑第十五

變動有時，安危在己。禍福得喪，皆自己始。是故通變者，趨時者也。趨時者危亦安，通變者亂亦治。不失其所守者，困亦亨；不謹其所行者，豐亦昧。晦其明者，處明夷而無傷；恃其有者，居大有而必害。至遠而可應者，其志同也；至近而無與者，其意乖也。至弱而能勝者，得其輔也；至剛而無過者，有其道也。益之用凶，事濟難也；睽之見惡，人免怨也。不恒其德者無所容，不有其躬者無所利，獨立自恃者無功，恐懼修省者獲福。益於人者人益之，利於人者人利之，信於人者人信之，惠於人者人惠之。畏凶者無凶，畏眚者無眚，畏禍者福必至。予所謂安危在己，復何疑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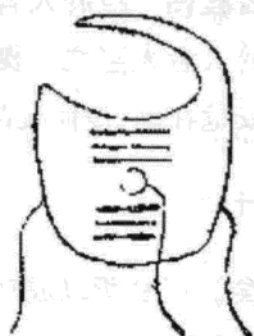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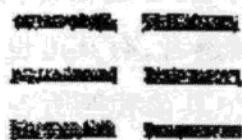
聖功第十六

聖人所以爲聖人者，用易而已矣。用易所以成功者，虛靜而已矣。虛則無所不容，靜則無所不察；虛則能受物，靜則能應事。虛靜久久則靈明。虛者天之象也，靜者地之象也。自強不息，天之虛也；厚德載物，地之靜也。空濶無涯，天之虛也；方廣無際，地之靜也。天地之道，惟虛惟靜。虛靜載己，則是天地在己也。道經云：人能常清靜，天地悉皆歸。其斯之謂歟？清即虛也，虛靜也者，其神德聖功乎？

金丹妙訣

金丹圖象說

爐 安



金丹妙訣

金丹圖象說

左四圖法象顯明至道玄玄之旨

撐天拄地大模糊。
誰爲安名號玉爐。
曾向此中經煉鍛。
出無入有盡由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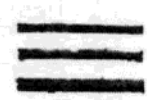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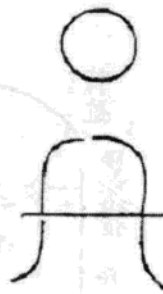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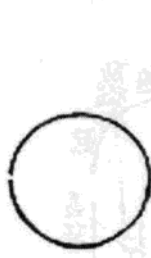
金丹妙訣
PDG

二金丹圖訣
取出三書補三還復乾純陽命本固無礙性珠圓受細
全理離塵合上祿採鉛知下手三疊舞胎仙

丹返

丹返

鼎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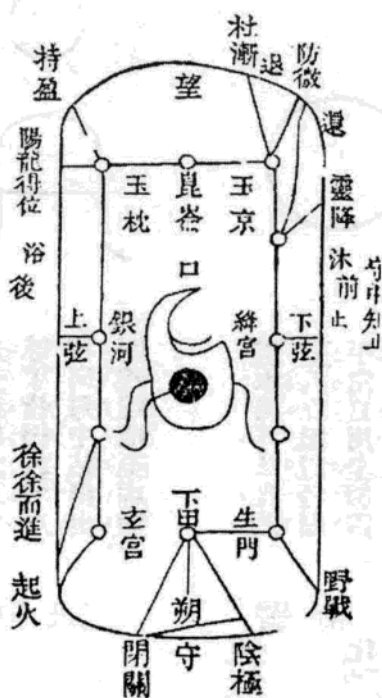
道本無爲法自然
聖人立像假名圖
平常日用全彰露
打破方知象帝先

威音那時本來明
昧了皆因著幻形
若向丹中拈得出
圓陀陀地至虛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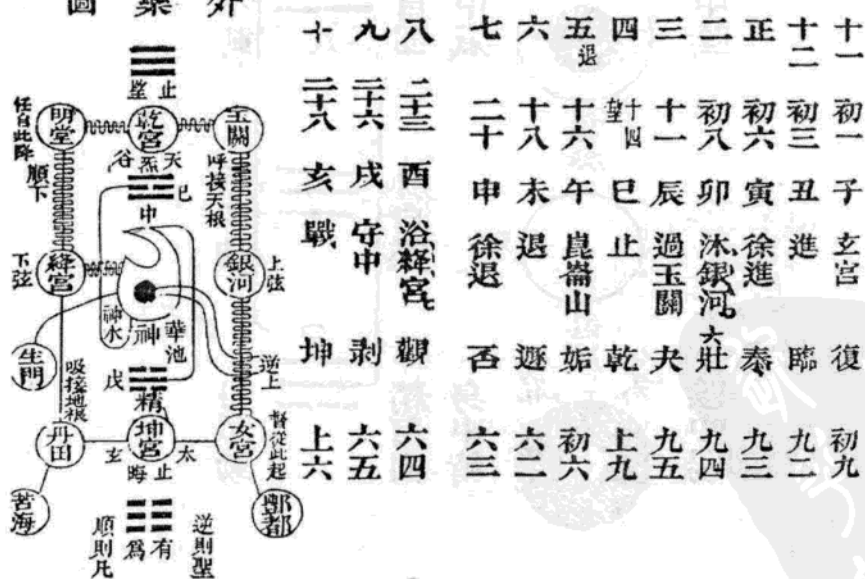
不無不有不當
外面虛無裏面空
決烈丈夫掀倒看
元來那個本來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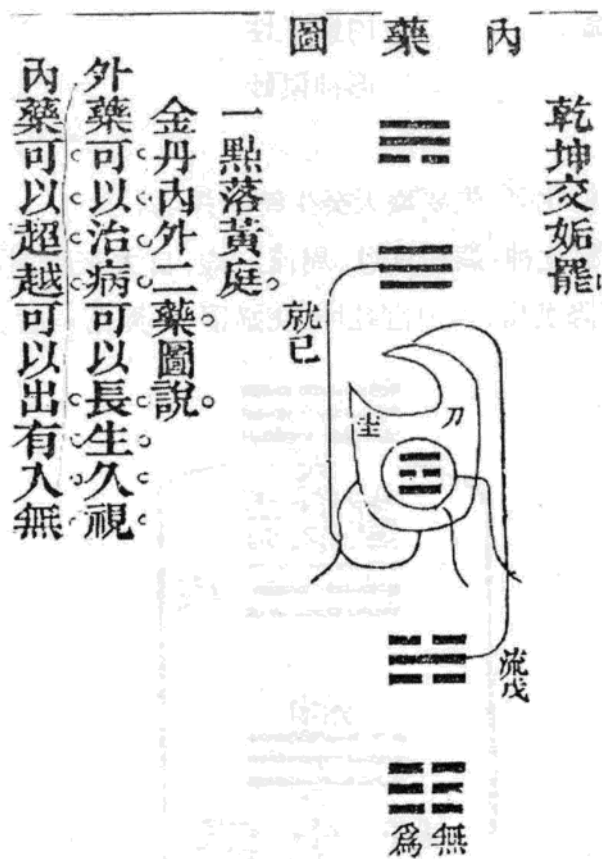
火 候 圖



外 藥 圖



十一	十二	正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初	初	初	初	初	初	初	初	初	初	初	初
子	丑	寅	卯	辰	巳	午	未	申	酉	戌	亥
玄宮	進	徐進	沐銀河	過玉關	止	崑崙山	退	徐退	浴絳宮	守中	戰
復	臨	泰	大壯	夬	乾	姤	遯	否	觀	剝	坤
初九	九二	九三	九四	九五	上九	初六	六二	六三	六四	六五	上六



外藥可以治病，可以長生久視
內藥可以超越，可以出有入無

大凡學道，必先從外藥起，然後自知內藥。高上之士夙植德本，生而知之，故不煉外藥，便煉內藥。

內藥無爲無不爲	外藥有爲有以爲
內藥無形無質而實有	外藥有體有用而實無
外藥色身上事	內藥法身上事
外藥地仙之道	內藥水仙之道
二藥全	天仙之道

外藥了命

內藥了性

二藥全

形神俱妙

外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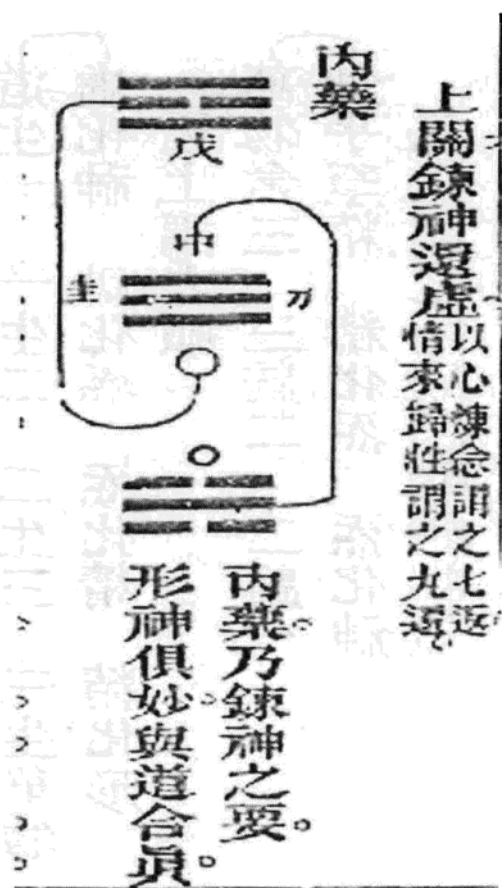
初關 煉精化氣：先要識天癸生時急採之。

中關 煉氣化神：調和真息，周流六虛，自太玄關逆流至天谷穴交合，然後下降黃房，入中宮乾坤，交媾罷，一點落黃庭。



上關 煉神還虛：以心煉念謂之七返，情來歸性謂之九還。

內藥



內藥，先天一點真陽是也。譬如乾卦☰，中一畫交坤成☵，坎水是也。中一畫本是乾金，異名水中金，總名至精也。至精固而復祖炁，祖炁者，乃先天虛無真一之元炁，非呼吸之炁，如乾☰中一畫交坤成坎，了卻交坤中一陰，入於乾而成離，離中一陰本是坤土，故異名，曰砂中汞是也。

道生一 一生二 二生三 三生萬物
虛化神 神化炁 炁化精 精化形
已上謂之順
萬物含三 三歸二 二歸一
鍊乎至精 精化炁 炁化神
已上謂之逆
丹書謂順則成人逆則成丹

上藥三品精炁神

體則一，用則二。何謂體，本來三元之大事也。何謂用，內外兩作用是也。

內藥

先天至精 虛無祖炁 不壞元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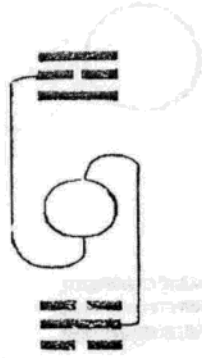
外藥

交感精 呼吸氣 思慮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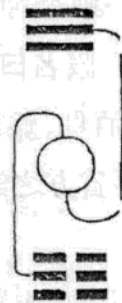
一、煉精化氣

初有
一鍊精化氣
關為
取坎填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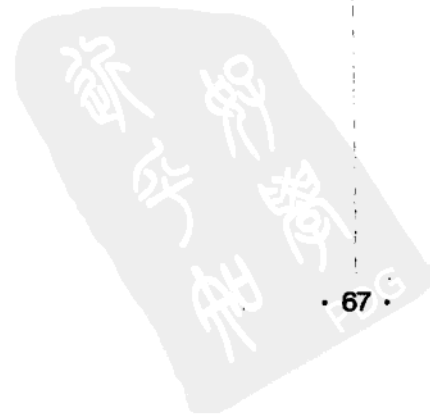


二、煉氣化神

中無
二鍊氣化神
關入
乾坤闔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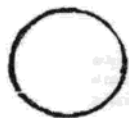


三、煉神還虛



上無
關爲

三鍊神還虛



此三段工夫，到了則一。若向這裏具隻眼，三教之大事畢矣。其或未然，細參後事。

一、煉精化氣

☷歸道，乃水府求玄。丹書云：癸生須急採，望遠不堪嘗。所謂採者，不採之採謂之採也。苟實有所採，坎中一畫，如何得升精？乃先天至靈之化，因動而有身，身中之至精乃陽也。採者，採此也。譬如☰乾，乃先天至靈，始因一動交坤而成坎，即至靈化元精之象也。坎爲水，坎中一畫元乾金，假名曰水中金。金乃水之母，反居水中，故曰母隱子胎也。採鉛消息，難形筆舌，達者觀雷在地中復，先王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後不省方之語，思過半矣，餘存口訣。

二、煉氣化神

☷崇釋則離宮修定，丹書云：真土制真鉛，真鉛制真汞，鉛汞歸土釜，身心寂不動。斯言盡矣。既得真鉛，則真汞何慮乎不凝？煉

氣之要，貴乎運動，一闔一闢，一往一來，一升一降，無有停息。始者用意，後則自然，一呼一吸，奪一年之造化，即太上云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正此義也。達者若於乾坤易之門，與夫復☳姤☶之內上留意，煉氣之要備矣。

三、煉神還虛

☳工夫到此一個字也用不著。

玄關一竅

夫玄關一竅者，至玄至要之機關者，非印堂，非顙門，非肚臍，非膀胱，非兩腎，非腎前臍後，非兩腎中間，上至頂門，下至腳跟，四大一身，才著一處，便不是也，亦不可離了此身向外尋之。所以聖人只一中字示人，只此中字便是也。我設一喻，令爾易知，且如傀儡，手足舉動，百樣趨蹌，非傀儡能動，是絲線牽動，雖是線上關掣，卻是弄傀儡底人牽動。咦，還識這個弄傀儡的人麼？休更疑惑，我直說與汝等，傀儡比此一身，絲線比玄關，弄傀儡底人比主人公。一身手足舉動，非手足動，是玄關使動，雖是玄關動，卻是主人公使教玄關動，若認得這個動底關掣，又奚患不成仙乎？

試金石

夫金丹者，虛無為體，清靜為用，無上至真之妙道也，世鮮知之，人鮮行之。於是聖人用方便力，開善誘門，強立名象，著諸丹書，接引後學，蓋欲來者誦言明理。默識潛通，則行之頓超真境。奈何後人不窮其理，執著筌蹄，妄引百端，支離萬狀，將至道碎破，為曲徑旁蹊三千六百，良不得其傳，故也。況今之無知淺學，將聖人經旨妄行箋注，乖訛尤甚，安得不誤？後來雖苦志之士，亦不能

辨其邪正，深可憐憫。予因是事，故作此試金石，而辨其真偽，俾諸後學，不被眩惑，決然無疑，直超道岸。聖師曰：道法三千六百門，人人各執一根苗。誰知些子玄關竅，不在三千六百門。予謂祖師，老婆心切，故作是詩也。若復有人作如是見者，大地皆黃金，或未然，須當試過，於是乎書。

下三品

御女房中，三峰採戰，食乳對爐，女人爲鼎，天癸爲藥，產門爲生身處，精血爲大丹頭，鑄雌雄劍，立陰陽爐；謂女子爲純陽，指月經爲至寶，採而餌之爲一月一還；用九女爲九鼎，爲九年九還；令童男童女交合而採初精，取陰中黍米爲玄珠，至於弄金花，弄金槍，七十二家強兵戰勝，多人少出，九淺一深。如此邪謬，謂之泥水丹法，三百餘條，此大亂之道也，乃下品之邪道也。

又有八十四家接法，三十六般採陰，用胞衣爲紫河車，煉小便爲秋石，食自己精爲還元，捏尾閭爲閉關，夫婦交合使精不過爲無漏，採女精爲紅圓子；或以五金八石修煉爲丸，令婦人服之，十月後產肉塊爲至藥，採而服之。如此謬術，不欲盡舉，約有三百餘條，乃下品之中外道也。

右下三品共一千餘條，貪淫嗜利者行之。

中三品

休糧辟穀，忍寒食穢，服餌椒術，曬背臥水，日持一齋，或清齋，或食物多爲奇特，或飲酒不醉爲驗，或減食爲抽添，或不食五味而食三白，或不食煙火食，或飲酒食肉不惜身命，自謂無爲，或翻滄倒海，種種捏怪，乃中品之下也。

吞霞服氣，採日月精華，吞星曜之光，服五方之氣，或採水火之氣，或存思注想，遨遊九州爲運用，或想身中二氣化爲男女，象人間夫婦交採之狀爲和合，一切存想，種種虛妄等法，乃中品之中也。

傳授三歸五戒，看誦修習傳，信法取報應，行考赴，取歸程，歸空十信，三際九接，瞻星禮斗，或持不語，或打勤勞，持守外功，已上有爲，乃中品之上漸次近道也。

右三品一千餘條，行之不怠，漸入佳境，勝別留心。

上三品

定觀鑒形，存思吐納，摩撫消息，八段錦，六字氣，視頂門，守臍帶，吞津液，攪神水，或千口水爲活，或指舌爲赤龍，或擦身令熱爲火候，或一呵九摩求長生，或煉稠唾爲真種子，或守丹田，或兜外腎，至於煮海觀鼻，以津精涎水爲藥，乃上品之下也。

閉息行氣，屈伸導引，摩腰腎，守印堂，運雙睛，搖夾脊，守臍輪，或以雙睛爲日月，或以眉間爲玄關，或叩齒爲天門，或想元神，從頂門出入，或夢遊仙境，或默朝上帝，或以昏沉爲入定，或數息爲火候，或想心腎黑白，二氣相交爲既濟，乃上品之中也。

搬精運氣，三火歸臍，調和五臟，十六觀法，固守丹田，服中黃氣，三田反復，補腦還精，雙提金井，夾脊雙關，握固內視，種種搬運，乃上品之上也。

右三品一千餘條，中士行之，亦可卻病。

漸法三乘

下乘者，以身心爲鼎爐，精氣爲藥物，心腎爲水火，五臟爲五行，肝肺爲龍虎，精爲真種子，以年月日時行火候，咽津灌溉爲沐

浴，耳目爲三要，腎前臍後爲玄關，五行混合爲丹成，此乃安樂之法，其中作用百餘條，若能忘情，亦可養命。與上三品稍同，作用處別。

中乘者，乾坤爲鼎器，坎離爲水火，烏兔爲藥物，精神魂魄意爲五行，身心爲龍虎，氣爲真種子，一年寒暑爲火候，法水灌溉爲沐浴，內境不出、外境不入爲固濟，太淵、絳宮、精房爲三要，泥丸爲玄關，精神混合爲丹成，此中乘養命之法，其作用數十條，與下乘大同小異，若行不怠，可長生久視。

上乘者，以天地爲鼎爐，日月爲水火，陰陽爲化機，鉛汞銀砂土爲五行，性情爲龍虎，念爲真種子，以心煉念爲火候，息念爲養火，含光爲固濟，降伏內魔爲野戰，身心意爲三要，天心爲玄關，情來歸性爲丹成，和氣薰蒸爲沐浴，乃上乘延生之道，其中與中乘相似，作用處不同，亦有十餘條，上士行之，始終如一，可證仙道。

最上一乘

夫最上一乘，無上至真之妙道也。以太虛爲鼎，太極爲爐，清靜爲丹基，無爲爲丹母，性命爲鉛汞，定慧爲水火，窒慾懲忿爲水火，性情合一爲金木並，洗心滌慮爲沐浴，存誠定意爲固濟，戒定慧爲三要，中爲玄關，明心爲應驗，見性爲凝結，三元混一爲聖胎，性命打成一片爲丹成，身外有身爲脫胎，打破空虛爲了當。此最上一乘之道，至士可以行之，功滿德隆，直超圓頓，形神俱妙，與道合真。

趙定庵問答

師曰：“前代祖師、高真上聖，有無上至真之道，留傳在世度人，

定庵曰：“弟子初進玄門，至愚至蠢，蒙師收錄，千載之幸也。無上正真之道，誠未聞之。望師開發。”

師曰：“無上正真之道者，無上可上，玄之又玄，無象可象，不然而然，至極至妙之謂也。聖人強名曰道。自古上仙，皆由此處了達，未有不由是而修證者。聖師口口所授，歷代心心相傳。金丹之旨乃無上正真之妙道也。”

定庵曰：“無上至真之妙，喻為金丹，其理云何？”

師曰：“金者堅也，丹者圓也。釋氏喻之為圓覺，儒家喻之為太極，初非別物，只是本來一靈而已。本來真性永劫不壞，如金之堅，如丹之圓，愈煉愈明。釋氏曰○，此者真如也；儒曰○，此者太極也；吾道曰○，此者金丹也。體同名異。易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太極者，虛無自然之謂也。兩儀者，一陰一陽也。陰陽，天地也。人生於天地之間，是謂三才。三才之道，一身備矣。太極者，元神也。兩儀者，身心也。以丹言之，太極者，丹之母也。兩儀者，真鉛真汞也。所謂鉛汞者，非水銀、朱砂、硫磺、黑錫、草木之類，亦非精、津、唾、心、腎、氣、血，乃身中元神、身中元氣。身不動，精氣凝結，喻之曰丹。所謂丹者，身也。○者，真性也。丹中取出○者，謂之丹成。所謂丹者，非假外面而造作，由所生之本而成正真也。世鮮知之。今之修丹之士，多不得其正傳，皆是向外尋求，隨邪背正，所以學者多，而成者少也。或煉五金八石，或煉三遜五假，或煉雲霞外氣，或煉日月精華，或採星曜之光，或想空中丸塊而成丹，或想丹田有物而為丹，或肘後飛金晶，或眉宇存想，或還精補腦，或運氣歸臍，乃至服穢吞精，納新吐故，八段錦，六字氣，搖夾脊，絞轆轤，閉尾閭，守臍帶，採天癸，鍛秋石，屈伸導引，撫摩消息，默朝上帝，舌掛上腭，三田還返，閉息行氣，三火聚於膀胱，五行攢於苦海，

如斯小法，何啻千門？縱勤功採取，終不能成其大事。經云正法難遇，多迷真道，多入邪宗，此之謂也。夫至真之要，至簡至易，難遇易成。若遇至人點化，無不成就。”

定庵曰：“弟子宿生慶幸，得遇老師，幸沾法乳金丹之要，望賜點化。”

師曰：“汝今諦聽，嘗爲汝談。夫煉金丹者，全在奪天地造化。以乾坤爲鼎器，日月爲水火，陰陽爲化機，烏兔爲藥物，仗天罡之斡旋、斗柄之推遷，採藥有時，運符有則，進火退符，體一年之節候，抽鉛添汞，象一月之虧盈，攢簇五行，合和四象，追二氣歸黃道，會三性於元宮，返本還元，歸根復命，功圓神備，凡脫爲仙，謂之丹成也。”

定庵曰：“天地造化，誠恐難奪。”

師曰：“無出一身，奚難之？有天地形體也，水火精氣也，陰陽身心也，烏兔性情也，所以形體爲鼎爐，精氣爲水火，情性爲化機，身心爲藥材，聖人恐學者無以取，則遂以天地喻之，人身與天地造化，無有不同處，身心兩個字，是藥也是火，所以天魂地魄、乾馬坤牛、陽鉛陰水，坎男離女，日烏月兔，無出身心兩字也。天罡斡運者，天心也。丹書云：人心若與天心合，顛倒陰陽止片時。又云：以心觀道，道即心也；以道觀心，心即道也。斗柄推遷者，玄關也。夫玄關者，至玄至妙之機關也。今之學者，多泥於形體，或云眉間，或云臍輪，或云兩腎中間，或云臍後腎前，或云膀胱，或云丹田，或云首有九宮、中爲玄關，或指產門爲生身處，或指口鼻爲玄牝，皆非也。但著在形體上都不是，亦不可離此一身向外尋求，諸丹經皆不言正在何處者，何也？難形筆舌，亦說不得，故曰玄關。所以聖人只書一中字示人，此中字玄關明矣。所謂中者，非中外之中，亦非

四維上下之中，不是在中之中。釋云：不思善，不思惡，正恁麼時，那個是自家本來面目。此禪家之中也。儒曰：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此儒家之中也。道曰：念頭不起處謂之中。此道家之中也。此乃三家所用之中也。易曰：寂然不動中之體也，感而遂通中之用也。老子曰：致虛極，守靜篤，萬物並作，吾以觀復。易云：復其見天地之心。且復卦，一陽生於五陰之下。陰者，靜也；陽者，動也。靜極生動，只這動處，便是玄關也。汝但於二六時中，舉心動念處著工夫，玄關自然見也。見得玄關，藥物火候、運用抽添，乃至脫胎神化，並不出此一竅。採藥者，採身中真鉛也，藥生有時，非冬至，非十月，非子時。祖師云：煉丹不用尋冬至，身中自有一陽生。又云：鉛遇癸生須急採，金逢望遠不堪嘗。以此求之身中癸生一陽時也，便可下手採之。二氣交合之後，藥識持盈，不可太過，望遠不堪嘗也。進火退符，無以取則，則遂以一年節候、寒暑往來以為火符之則，又以一月盈虧以明抽添之旨，且如冬至一陽生復卦，十二月二陽臨卦，正月三陽泰卦，二月四陽大壯卦，三月五陽夬卦，四月純陽乾卦，陽極陰生，五月一陰姤卦，六月二陰遁卦，七月三陰否卦，八月四陰觀卦，九月五陰剝卦，十月純陰坤卦，陰極陽生，周而復始，此火候進退之機。奈何學者執文泥象，以冬至日下手進火，夏至退符，二八月沐浴，尤不知其要也。聖人見學者錯用心志，又以一年節候促在一月之內，以朔望象冬夏至，以兩弦比二八月，以兩日半準一月，以三十日準一年。世人又著在月上，又以一月盈虧促在一日，以子午體朔望，以卯酉體二弦。學者又著在日上。近代真師云：一刻之工夫，自有一年之節候。又曰：父母未生以前，烏有年月日時。此聖人誘喻初學勿錯用心。奈何執著之徒，不窮其理，執文泥象，徒爾勞心。餘今直指與汝，身中癸生，便是一陽也。陽升

陰降，便是三陽也。陰陽分是四陽體，二月如上弦，比卯時，宜沐浴，然後進火，陰陽交，神氣合，六陽也。陰陽相交，神氣混融之後，要識持盈，不知止足，前功俱廢。故曰金逢望遠不堪嘗。然後退符，象一陰，乃至陰陽分，象三陰。陰陽伏位，宜沐浴，象八月，比下弦，如酉時也，然後退至六陰。陰極陽生，頃刻之間，一周天也。汝但依而行之，久久工夫，漸凝漸結，無質生質，結成聖胎，謂之丹成也。”

定庵曰：“下手工夫、周天運用，已蒙開發，種種異名，不能盡知，望師指示。”

師曰：“異名者，只是譬喻，無出身心兩字，下工之際，凝耳韻，含眼光，緘舌氣，調鼻息，四大不動，使神魂魄意各安其位，謂之五氣朝元。運入中宮，謂之攢簇五行。心不動龍吟，身不動虎嘯，身心不動，謂之降龍伏虎。龍吟則氣固，虎嘯則精固，握固靈根也。以精氣喻之龜蛇，以身心喻之龍虎，龜蛇打成一片，謂之合和四象。以性攝情，謂之金木並。以精御氣，謂之水火交。木與火同源，兩姓一家，東三南二同成五也。水與金同源，兩姓一家，北一西方四共之也。土居中宮屬意，自己五數，戊己還從生數五，身心意打成一片，三家相見結嬰兒，總謂之三五混融也。煉精化氣，煉氣化神，煉神還虛，謂之三花聚頂，又謂之三關。今之學人，多指尾閭、夾脊、玉枕為三關者，只是功法，非至要也。舉心動念處為玄牝，今人指口鼻者非也。身心意為三要，心中之性謂之砂中汞，身中之氣謂之水中金。金本生水，乃水中母，金反居水中，故曰母隱子胎。外境勿入，內境勿出，謂之固濟。寂然不動，謂之養火。虛無自然，謂之運用。存誠篤志，謂之守城。降伏內魔，謂之野戰。真汞謂之姤女，真鉛謂之嬰兒，胎意謂之黃婆，性情謂之夫婦。澄心定意，性寂

神靈，二物成團，三元輻輳，謂之成胎。愛護靈根謂之聞養。所謂溫養者，如龍養珠，如鷄覆子，謹謹護持，勿令差失，毫髮有差，前功俱廢也。陽神出殼，謂之脫胎。歸根復命，還其本初，謂之超脫。打破虛空，謂之了當也。”

定庵曰：“金丹成時還可見否？”

答曰：“可見。”

曰：“有形否？”

曰：“無形。”

曰：“既無形，如何可見？”

答曰：“金丹只是強名，豈有形乎？所謂可見者，不可以眼見。釋曰：於不見中親見，親見中不見。《道德經》云：視之不見，聽之不聞，斯謂之道。視之不見，未嘗不見；聽之不聞，未嘗不聞。所謂可見可聞，非耳目所及也，心見意聞而已。譬如大風起，入山撼木，入水撼波，豈得謂之無？觀之不見，搏之不得，豈得謂之有？金丹之體亦復如是。所以煉丹之初，有無互用，動靜相須，乃至成功，諸緣頓息，萬法皆空，動靜俱忘，有無俱遣，始得玄珠成象，太一歸真也。性命雙全，形神俱妙，出有人無，逍遙雲際，果證金仙也。所以經典丹書，種種異名，接引學人，從粗達妙，漸入佳境。及至見性，悟空其事，卻不在紙上，譬若過河之舟，濟度斯民，既登彼岸，舟船無用矣。前賢云：得兔忘蹄，得魚忘筌，此之謂也。且余今語此授汝，不可執在言上，但只細嚼熟玩其味，窮究本源，苟或一言之下心地開通，直入無爲之境，是不難也，更有向上機關，未易輕述，當於言外求之。

全真活法

授諸門人

全真道人，當行全真之道。所謂全真者，全其本真也。全精，全氣，全神，方謂之全真。才有欠缺，便不全也；才有點污，便不真也。

全精可以保身。欲全其精，先要身安定，安定則無慾，故精全也。

全氣可以養心。欲全其氣，先要心清靜，清靜則無念，故氣全也。

全神可以返虛。欲全其神，先要意誠，意誠則身心合而返虛也。是故精氣神爲三元藥物，身心意爲三元至要。

學神仙法，不必多爲，但煉精氣神三寶爲丹頭，三寶會於中宮，金丹成矣。豈不易知？豈爲難行？難行難知者，爲邪妄眩惑爾。

煉精之要在乎身，身不動則虎嘯風生，玄龜潛伏，而元精凝矣。煉氣之要在乎心，心不動則龍吟雲起，朱雀斂翼，而元氣息矣。煉神之要在乎意，意不動則二物交，三元混一，而聖胎成矣。乾坤鼎器，坎離藥物，八卦三元，五行四象，並不出身心意三字。全真至極處，無出身心兩字，離了身心，便是外道。雖然，亦不可著在身心上，纔著在身心，又被身心所累，須要即此用，離此用。予所謂身心者，非幻身肉心也，乃不可見之身心也。且道如何是不可見之身心？雲從山上，月向波心。

身者，歷劫以來清靜身，無中之妙有也。心者，象帝之先，靈妙本有中之真無也。無中有象坎☵，有中無象離☲。

祖師云：取將坎位中心實，點化離宮腹內陰，自此變成乾健體，潛藏飛躍盡由心。予謂身心兩字是全真致極處，復何疑哉！

煉丹之要只是性命兩字，離了性命，便是旁門。各執一邊，謂之偏枯。

祖師云：神是性兮氣是命。即此義也。

煉氣在保身，煉神在保心。身不動則虎嘯，心不動則龍吟。虎嘯則鉛投汞，龍吟則汞投鉛。鉛汞者，即坎離之異名也。坎中之陽即身中之至精也，離中之陰即心中之元氣也。煉精化氣，所以先保其身；煉氣化神，所以先保其心。身定則形固，形固則了命。心定則神全，神全則了性。身心合，性命全，形神妙，謂之丹成也。精化氣，氣化神，未為奇特，夫何故？猶有煉神之妙，未易輕言。

予前所言金丹之大概，若向這裏具隻眼，方信大事不在紙上。其或未然，須知下手處，既知下手處，便從下手處做將去。自煉精始，精住則然後煉氣，氣定則然後煉神，神凝則然後返虛，虛之又虛，道德乃俱。

煉精在知時，所謂時者，非時候之時也。若著在時上，便不是。若謂無時，如何下手？畢竟作麼生？咦，古人言時至神知。祖師云鉛見癸生須急採，斯言盡矣。

煉氣在調燮。所謂調燮者，調和真息、燮理真元也。老子云：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其調燮之要乎？

今人指口鼻為玄牝之門，非也。玄牝者，天地闔闢之機也。《易繫》云：闔戶謂之坤，闢戶謂之乾。一闔一闢之謂變，一闔即一動一靜，老子所謂用之不勤之義也。

丹書云：呼則接天根，吸則接地根，呼則龍吟雲起，吸則虎嘯風生，即一闔一闢之謂變，亦用之不勤之義也。指口鼻為玄牝，不亦

謬乎？此所謂呼吸者，真息往來無窮也。

論部

性命論

夫性者，先天至神一靈之謂也。命者，先天至精一氣之謂也。精神，性命之根也。性之造化係乎心，命之造化係乎身。見解智識出於心也，思慮念想，心役性也；舉動應酬出於身也，語默視聽，身累命也。命有身累，則有生有死；性受心役，則有往有來。是知身心兩字，精神之舍也。精神乃性命之本也，性無命不立，命無性不存，其名雖二，其理一也。嗟乎！今之學徒，緇流道子，以性命分爲二，各執一邊，互相是非，殊不知孤陰寡陽，皆不能成全大事。修命者，不明其性，寧逃劫運？見性者，不知其命，末後何歸？仙師云：煉金丹不達性，此是修仙第一病。只修真性不修丹，萬劫陰靈難入聖。誠言哉歟！高上之士，性命兼達，先持戒定慧而虛其心，後煉精氣神而保其身，身安泰則命基永固，心虛澄則性本圓明。性圓明則無來無去，命永固則無死無生，至於混成圓頓，直入無爲，性命雙全，形神俱妙也。雖然，卻不可謂性命本二，亦不可做一件說。本一，而用則二也。苟或執著偏枯，各立一門而入者，是不明性命者也。不明性命，則支離爲二矣。性命既不相守，又焉能登真躋境者哉？

卦象論

海瓊真人云：上品丹法無卦爻。諸丹書皆用卦爻者何也？此聖人設教而顯道也。古云：大道無言，不顯其道。即此義也。所謂

卦者，掛也。如掛物於空懸示人，猶天垂象見吉凶，使人易見也。象也者，像此者也。爻也者，效此者也。卦有三爻，象三才，即我之三元也。卦畫六爻，象六虛，即我之六合也。丹書用卦用爻者，蓋欲學者法象安爐，依爻進火，易為取則也。海瓊真人謂無卦爻者，譬拔後人不可泥於爻象，即此用而離此用也。譬如此身未生以前，如如不動，即太極未分之時，因有此身，立性立命，即太極生兩儀也。有形體便有性情，即兩儀生四象也。至於精神魂魄意氣身心，悉皆具足，即四象生八卦也。先賢云：崇釋則離宮修定，歸道乃水府求玄。謂修煉性命之要也。離宮修定者，持戒定慧，使諸塵不染，萬有一空，即去離中之陰也。水府求玄者，煉精氣神，使三花聚鼎，五氣朝元，而存坎中之陽也。特達之士，二理總持，負陰抱陽，虛心實腹，即取坎中之陽而補離中之陰，再成乾健體也。紫陽真人云：取將坎位中心實，點化離宮腹裏陰，自此變成乾健體，潛藏飛躍盡由心。正謂此也。行火候用卦爻者，乾坤二卦，健順相因，往來推蕩，定四時成歲；四德運化，無有窮也。行火進退，抽添加減，則而象之，簇一年於一月，簇一月於一日，簇一日於一時，簇一時於一刻，簇一刻於一息，大自元會運世，細至一息之微，皆有一周之運，達此理者，進火退符之要得矣。雖然，丹道用卦，火候用爻，皆是譬喻，卻不可執在卦爻上，當知過河須用筏，到岸不須船。得魚忘筌，得兔忘蹄可也。紫陽真人云：此中得意休求象，若究群爻謾役情。又云：不刻時中分子午，無爻卦內定乾坤。皆謂此也。予謂生而知之者，不求自得，不勉而中，又豈在誘喻？故上品丹法不用卦爻也，中下之士，不能直下了達，須從漸入，故丹書皆以卦爻為法則也。達者味之，而自得之矣。

說部

死生說

太上云：人之輕死，以其求生之厚，是以輕死。又曰：夫惟無以生爲者，是以賢於貴生。是謂求生了不可得，安得有死耶？有生即有死，無死便無生，故知性命之大事，死生爲重焉。欲知其死，必先知其生；知其生，則自然知其死也。子路問死。子曰：未知生，焉知死。大哉，聖人之言也！《易繫》所謂原始要終，故知死生之說，其斯之謂歟？予謂學道底人，欲要其終，先原其始，欲明末後，究竟只今；只今脫灑，末後脫灑；只今自由，末後自由。亙古亙今，歷代聖師脫胎神化、應變無窮者，良由從前淘汰得淨潔，末後所以輕舉。若復有人於平常一一境界，覷得破，打得徹，不爲物眩，不被緣牽，則末後一一境界眩他不得；一一情緣牽他不住。我見今時打坐底人，纔合眼，一切妄幻魔境都在目前。既入魔境，與那陰魔打成一片，不自知覺。間有覺者，亦不能派遣，卻如個有氣底人，六根俱足，不能施爲，被他擾亂，擺撥不下。只今既不得自由，生死岸頭，怎生得自由去也？若是個決烈漢，合眼時與開眼時，則一同於一一妄幻境界，都無染著，去來無礙，得大自在。只今既脫灑，末後奚患其不脫灑耶？清庵道人不惜兩片皮，爲損庵輩饒舌，只如今做底工夫，便是末後大事。只今是因，末後是果。只今一切念慮都屬陰趣，一切幻緣都是魔境。若於平常間打得潔淨，末後不被他惑亂。念慮當以理遣，幻緣當以志斷。念慮絕則陰消，幻緣空則魔消，陽所以生也。積習久久，陰盡陽純，是謂仙也。或念增緣起，縱意隨順，則陰長魔盛，陽所以消也。積習久久，陽盡陰純，死矣。大修行

人，分陰未盡則不仙；一切常人，分陽未盡，則不死。作是見者，玄門高士，諸法眷等，立決定志，存不疑心，直下打拼，教赤灑灑，空蕩蕩，勿令秋毫許塵染著汝。汝若不染一切法，則一切法亦不執汝；汝若不見一切物，則一切物亦不見汝；汝若不知一切事，則一切事亦不知汝；汝若不聞一切聲，則一切聲亦不聞汝；汝若不緣一切覺，則一切覺亦不緣汝。至於五蘊六識，亦復如是。六塵不入，六根清靜；五蘊皆空，五眼圓明。到這裏，六根互用，通身是眼，群陰消盡，遍體純陽，性命雙全，形神俱妙，與道合真也。更有甚死生可超，更有甚只今末後也！無因也，無果也，無知得大輕快，得大自在。咦，無生法忍之妙，至是盡矣。至元壬辰上元日，清庵瑩蟾子書於中和庵，贈蔡損庵輩。

動靜說

太上云：致虛極，守靜篤，萬物並作，吾以觀復。此言靜極而動也。夫物芸芸，各復歸其根。歸根曰靜，是謂復命。此言動極而復靜也。又云復命曰常，此言靜一動，動一靜，道之常也。苟以動爲動，靜爲靜，物之常也。先賢云：靜而動，動而靜，神也。動無靜，靜無動，物也，其斯之謂歟！是知保身心之要，無出乎動靜也。學道底人，收拾身心，致虛之極，守靜之篤，則能觀復。易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夫復之爲卦，自坤而復。自靜而動也。五陰互靜，一陽動於下，是謂復也。非靜極而動乎？觀復則知化，知化則不化，不化則復歸其根也。歸根曰靜，是謂復命，非動而復靜乎？《易繫》云：闔戶之謂坤，闢戶之謂乾，一闔一闢之謂變，往來不窮之謂通。一闔一闢，一動一靜也。往來不窮，動靜不已也。互動互靜，機緘不已，運化生成，是謂之變。推而行之，應變無窮，是謂之通。太上

云：谷神不死，是謂之玄牝。此言虛靈不昧，則動靜之機不可揜也。又云：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即乾陽坤陰，一闔一闢而成變化也。又云：綿綿若存，用之不勤。即往來不窮之謂通也。天根闔闢，猶人之呼吸也，呼則接天根，是謂闔也。吸則接地根，是謂闢也。呼則龍吟雲起，吸則虎嘯風生，是謂變也。風雲際會，龍虎相交，動靜相因，顯微無間，是謂通也。予所謂呼吸者，非口鼻也，真息綿綿、往來不息之謂也。苟泥於口鼻而爲玄牝，又焉能盡天地鼓舞之神哉？知天地變動神之所爲者，是名上士。達是理者，則知乾道健而不息，即我之心動而無爲，工夫不息也。坤道厚德載物，即我之身靜而應物用之無盡也。心法天，故清身法地，故靜，常清常靜，則天地闔辟之機，我之所維也。經云：清者濁之源，動者靜之基，人能常清靜，天地悉皆歸。正謂此也。經間庵輩叩予保身心之要，予以動靜告之。蓋欲使其收拾身心，效天法地之功用也。夫保身在調燮，保心在撿攝，調燮貴乎動，撿攝貴乎靜，一動象天，一靜象地，身心俱靜，天地合也。至靜之極則自然真機妙應，非常之動也。只這動之機關，是天心也。天心既見，玄關透也。玄關既透，藥物在此矣，鼎爐在此矣，火候在此矣。三元八卦、四象五行，種種運用，悉具其中矣。工夫至此，身心混合，動靜相須，天地闔闢之機盡在我也，至於心歸虛寂，身入無爲，動靜俱忘，精凝氣化也。到這裏，精自然化氣，氣自然化神，神自然化虛，與太虛混而爲一，是謂返本還元也。噫，長生久視之道，至是盡矣。至元壬辰上元後四月清庵瑩蟾子書於中和精舍，贈經間庵輩。

歌集

原道歌贈野雲

玄流若也透玄關，躡景登真果不難。
 只是星兒孔竅子，迷人如隔萬重山。
 世間縱有金丹客，大半泥文並著物。
 雖然苦志教門中，卻似癡猫守空窟。
 或將金石爲丹母，或云口鼻爲玄牝。
 或云心腎爲坎離，或云精血爲奇偶。
 勞形苦體費精神，妙本支離道不伸。
 直待靈源都喪盡，尚猶執著不迴身。
 人人自有長生要，道法法人人不肖。
 浮華亂目孰迴光？薄霧牽情誰返照？
 我觀潁川野雲翁，奇哉道釋俱貫通。
 玉鎖金枷齊解說，急流勇退慕玄風。
 我今得見知音友，故把天機都泄漏。
 坎水中間一點金，急須取向離中輳。
 一句道心話與賢，從今不必亂鑽研。
 九夏但觀龍取水，明明天意露真詮。
 會得此機知採藥，地雷震處鼓橐籥。
 霎時雲雨大滂沱，萬氣咸臻真快樂。
 水中取得玉蟾蜍，送入玄胎鼎內儲。
 進火退符功力到，無中生有結玄珠。
 獲得玄珠未是妙，調神溫養猶深奧。

鉛要走而汞要飛，水怕寒兮火怕燥。
火周須要識持盈，靜定三元大寶成。
迸破頂門神蛻也，與君同去謁三清。

煉虛歌

爲仙爲佛與爲儒，三教單傳一個虛。
亙古亙今超越者，悉由虛裏做工夫。
學仙虛靜爲丹旨，學佛潛虛禪已矣。
扣予學聖事如何？虛中無我明天理。
道體虛空妙莫窮，乾坤虛運氣圓融。
陰陽造化虛推蕩，人若潛虛盡變通。
還丹妙在虛無谷，下手致虛守靜篤。
虛極又虛元氣凝，靜中又靜陽來復。
虛心實腹道之基，不昧虛靈採藥時。
虛己應機真日用，太虛同體丈夫兒。
採鉛虛靜無爲作，進火以虛爲橐籥。
抽添加減總由虛，粉碎虛空成大覺。
究竟道沖而用之，解紛判銳要兼持。
和光混俗忘人我，象帝之先只自知。
無畫以前焉有卦，乾乾非上坤非下。
中間一點至虛靈，八面玲瓏無縫罅。
四邊固密剔混淪，個是中虛玄牝門。
若向不虛虛內用，自然闔闢應乾坤。
玄牝門開功則極，神從此出從此入。
出出入入復還虛，平地一聲春霹靂。

霹靂震時天地開，虛中迸出一輪來。
圓陀陀地光明大，無欠無餘照竹齋。
竹齋主人大奇特，細把將來應時物。
虛裏安神虛裏行，發言闡露虛消息。
虛至無虛絕百非，潛虛天地悉皆歸。
虛心直節青青竹，個是煉虛第一機。

破惑歌

堪嗟世上金丹客，萬別千差殊不一。
執象泥文胡作爲，摘葉尋枝徒費力。
採日精，吸月華，含光服氣及吞霞。
斂身偃仰爲多事，轉睛捏目起空花。
煉稠唾，咽津液，指捏尾間并夾脊。
注想存思觀鼻端，翻滄倒海食便溺。
守寂淡，落空頑，兀兀騰騰做奔功。
便有按摩並數息，總與金丹理不同。
八段錦，六字氣，辟穀休糧事何濟。
執著三峰學採陰，九淺一深爲進退。
擾腰兜腎守生門，屈伸導引弄精魂。
對爐食乳強兵法，個樣家風不足論。
更有縮龜並閉息，熊伸鳥引虛勞役。
摩腰居土腹中溫，行氣先生面上赤。
擊天鼓，抱崑崙，叩齒集神視頂門。
虛響認爲龍虎嘯，肚鳴道是牝龍吟。
燒丹田，調煮海，晝夜不眠苦打挨。

單衣赤腳受熬煎，前生欠少飢寒債。
常持不語謾徒然，默朝上帝怎升遷。
呵手提囊真九伯，摩娑小便更狂顛。
弄金槍，提金井，美貌婦人爲藥鼎。
採他精血喚真鉛，喪失元和猶不省。
有等葛藤口頭禪，闔唇合舌逞能言。
指空話空乾打哄，豎拳豎指不知原。
提話頭，並觀法，捷辯機鋒喧雪雪。
拈槌豎拂接門徒，瞬目揚眉爲打發。
參公案，爲單提，真個高僧必不然。
理路多通爲智慧，明心見性待驢年。
道儒僧，休執著，返照迴光自忖度。
忽然摩著鼻孔尖，始信從前都是錯。
學仙輩，絕談論，受氣之初窮本根。
有相有求俱莫立，無形無象更休親。
心非火，腎非水，凡精不可云天癸。
黃婆元不在乎脾，玄牝亦休言口鼻。
卯非兔，酉非鷄，子非坎兮午非離。
一陽不在初三四，持盈何執月圓時。
肝非龍，肺非虎，精華焉得稱丹母？
五行元只一陰陽，四象不離二玄牝。
採藥川源未易知，汞產東方鉛產西。
離位日魂爲姤女，坎宮月魄是嬰兒。
爲無爲，學不學，緣絕聲聞都倚闕。
我今一句全露機，身心是火也是藥。

身心定，玄教通，精氣神虛自混融。
三百日胎神脫蛻，翻身拶碎太虛空。

玄理歌二首

至道雖然無處所，也憑師匠傳規矩。
屯蒙取象配朝昏，復姤假名稱子午。
進火無中煉大丹，安爐定裏求真土。
身心意定共三家，鉛汞銀砂同一祖。
加減依時有後先，守城在我分賓主。
南山赤子跨青龍，北海金公騎白虎。
兩般藥物皆混融，一對龜蛇自吞吐。
直超實際歸大乘，頓悟圓通非小補。
密會真機本自然，可憐小法胡撐住。
口靈舌辯自誇能，氣大心高誰敢覩。
未會潛心入窈冥，何勞立志栖園堵。
初機自是不求師，老倒無成甘受苦。
積功累行滿三年，返照迴光窮二五。
起火東方虎嘯風，滌塵西極龍行雨。
驅雷掣電役天罡，輔正除邪任玄武。
姤女纔離紫玄宮，金公已到朱陵府。
爐中大藥一丸成，室內胎仙三疊舞。
四象五行都合和，九還七返功周普。
蛟蟾形兆出庵來，燦燦光明充大宇。

治人事天莫若嗇，夫嗇謂之重積德。

性天大察長根塵，理路多通增業識。
聰明智慧不如愚，雄辯高談爭似嘿。
絕慮忘機無是非，隱耀含華遠聲色。
寡欲薄味善根臻，省事簡緣德本植。
一念融通萬慮澄，三心剔透諸緣息。
諦觀三教聖人書，息之一字最簡直。
若於息上做工夫，爲佛爲仙不勞力。
息緣達本禪之機，息心明理儒之極。
息氣凝神道之玄，三息相須無不克。
說與知堂田皎蟾，究竟自心爲軌則。

性理歌

兩儀肇判分三極，乾以直專坤闔翕。
天地中間玄牝門，其動愈出靜愈入。
道統正傳指歸趣，仲尼授參參授伋。
風從虎兮雲從龍，火就燥兮水流濕。
致知格物有等倫，入聖超凡無階級。
君子居易以俟命，內省不疚何憂悒。
致用推明生殺機，存身究竟龍蛇蟄。
迴光照破夢中身，直下掀翻舊書笈。
磨光刮垢絕根塵，釋累清心無染習。
潛心入妙感而通，萬里長江一口吸。
何須乾鼎煉金精，不假坤爐烹玉汁。
透徹羲皇未畫前，世界收來藏黍粒。

火候歌

欲造玄玄須謹獨，謹獨工夫機在目。
 絕斷色塵無毀辱，清虛方寸瑩如玉。
 極至冲虛守靜篤，靜中一動陽來復。
 初九潛龍須躡服，進至見龍休大速。
 纔見乾乾光內燭，或躍在淵時沐浴。
 九五飛龍成化育，陽極陰生須退縮。
 防微杜漸坤初六，退至直方金並木。
 六三不可榮以祿，括囊以後神丹熟。
 若逢野戰志鈴束，陰剥陽純火候足。
 一粒寶珠吞入腹，作個全真仙眷屬。
 一夫一婦常和睦，三偶三奇時趁逐。
 素女青郎一處宿，黑汞赤鉛自攢簇。
 虛空造就無爲屋，這個主人誠不俗。
 山嶽藏雲天地肅，燦燦蟾光照虛谷。

龍虎歌

真龍真虎元無象，誰爲起模傳此樣。
 若於無象裏承當，又落斷常終莽蕩。
 青青白白太分明，也是無風自起浪。
 時人要識真龍虎，不屬有無並子午。
 休將二物渾淪吞，但把五行顛倒數。
 根芽本是太玄宮，造化卻在朱陵府。
 雖然運用有主張，畢竟虛靈無處所。

一條大道要心通，些子神機非目覩。
忽然迸開頂顙門，堪破木金同一母。
高高絕頂天罡推，耿耿銀河斗柄戽。
興雲起霧仗丁公，掣電驅雷役玄武。
瞬息之間天地交，霎那之頃坎離補。
虎從水底起清風，龍在火中降甘雨。
雲行雨施天下平，運乾龍德功周普。
人言六龍以御天，孰知一龍是真主。
人言五虎透玄關，孰知一虎生真土。
會得龍虎常合和，更知龜蛇互吞吐。
聖人設象指蹄筌，象外明言便造玄。
言外更須窮祖意，元來太極本無○。
得意忘象未爲特，和意都忘爲極則。
稽首束齋趙隱居，徹底掀翻參學畢。

無一歌

道本虛無生太極，太極變而先有一。
一分爲二二生三，四象五行從此出。
無一斯爲天地根，玄教一爲衆妙門。
易自一中分造化，人心一上運經綸。
天得一清地得寧，谷得以盈神得靈。
物得以成人得生，侯王得之天下貞。
禪向一中傳正法，儒從一字分開闔。
老君以一闡真常，曾參一唯妙難量。
道有三乘禪五派，畢竟千燈其一光。

抱元守一通玄竅，惟精惟一明聖教。
太玄真一復命關，是知一乃真常道。
休言得一萬事畢，得一持一保勿失。
一徹萬融天理明，萬法歸一未奇特。
始者一無生萬有，無有相資可長久。
誠能萬有歸一無，方會面南觀北斗。
至此得一復忘一，可與化元同出沒。
設若執一不能忘，大似癡猫守空窟。
三五混一一返虛，返虛之後虛亦無。
無無既無湛然寂，西天鬚子沒髭鬚。
今人以無喚作無，茫蕩頑空涉畏途。
今人以一喚作一，偏枯苦執費工夫。
不無之無還會得，便於守一知無一。
一無兩字盡掀翻，無一先生大事畢。

抱一歌

無極極而爲太極，太極布妙始於一。
一分爲二生陰陽，萬類三才從此出。
本來真一至虛靈，亙古亙今無變易。
祇因成質神發知，善惡機緣有差忒。
隨情逐幻長荆榛，香味色聲都玄惑。
誠能一上究根源，返本還元不費力。
一夫一婦定中交，三男三女無裏得。
三元八卦會於壬，四象五行歸至寂。
忽然迸破頂顙門，燦燦金光滿神室。

虛無之谷自透通，玄牝之門自闔關。
一陽來復妙奚窮，四德運乾恒不息。
浩氣凝神於窈冥，出有人無於恍惚。
中間主宰是甚麼，便是達卿元有的。

慧劍歌

自從至人傳劍訣，正令全提誠決烈。
有人問我覓蹤由，向道不是尋常鐵。
此塊鐵，出坤方，得入吾手便軒昂。
赫赫火中加火煉，工夫百煉煉成鋼。
學道人，知此訣，陽神威猛陰魔滅。
神功妙用實難量，我今剖露爲君說。
爲君說，泄天機，下手一陽來復時。
先令六甲搥爐鞴，六丁然後動鉗鎚。
火功周，得成劍，初出輝輝如掣電。
橫揮凜凜清風生，卓豎瑩瑩明月現。
明月現，瑞光輝，爍地照天神鬼悲。
激濁揚清蕩妖穢，誅龍斬虎滅蛟螭。
六賊亡，三尸絕，緣斷慮捐情網裂。
神鋒指處山嶽崩，三界魔王皆勦斫。
此寶劍，本無形，爲有神功強立名。
學道修真憑此劍，若無此劍道難成。
開洪濛，剖天地，消礙化塵無不備。
有人問我借來看，拈出向君會不會。

詩集

述工夫

九轉還丹下手功，要知山下出泉蒙。
安爐妙用憑坤土，運火工夫借巽風。
兌虎震龍纔混合，坎男離女便和同。
自從四象歸中後，造化機緘在我農。

右發蒙

煉汞烹鉛本沒時，學人當向定中推。
客塵欲染心無著，天癸纔生神自知。
情寂金來歸性本，精凝坎去補南離。
兩般靈物交並後，陰盡陽純道可期。

右採藥

既通天癸始生時，自有真陽應候迴。
三昧火從離位發，一聲雷自震宮來。
氣神合和生靈質，心息相依結聖胎。
透得裏頭消息子，三關九竅一齊開。

右進火

真鉛真汞大丹頭，採取當於罔象求。
有作有爲終有慮，無求無執便無憂。
常清常靜心珠現，忘物忘機命保周。

動靜兩途無窒礙，不離當處是瀛洲。

右日用

全真妙理不難行，惟恐隨緣逐聲色。
萬幻不侵情自絕，一心無染念安生。
屏除人我全天理，把握陰陽合泰亨。
說與修丹高士道，色聲無漏性圓明。

右固形

造道元來本不離，工夫只在定中間。
陰陽上下常升降，金水周流自返還。
紫府青龍交白虎，玄宮地軸合天關。
雲收雨散神胎就，男子生兒不等閒。

右交合

真常之道果何難，只在如今日用間。
一合乾坤知闔闢，兩輪日月自循環。
歸根自有歸根竅，復命寧無復命關。
踏遍兩重消息子，超凡入聖譬如閑。

右透關

谷神不死爲玄牝，個是乾坤闔闢機。
往往來來終不息，推推蕩蕩了無違。
白頭老子乘雲去，碧眼胡兒跨虎歸。
試問收功何所證，周天帀地月光輝。



右出入

口頭三昧謾矜誇，闊論高談事轉差。
比似虛形求實相，卻如捏目起空花。
隨將物去終歸幻，裂轉頭來便到家。
莫怪清庵多臭口，打開心孔要無遮。

右警衆

三千六百法旁門，執著之人向裏昏。
每日祇徒心有見，何時得悟命歸根。
聰明特達何須道，智慧精通不足論。
一切形名聲色相，到頭都是弄精魂。

右挽邪

坐中昏睡怎禁他，鬼面神頭見也麼。
昏散皆因由氣濁，念緣斷續爲陰多。
潮來水面潯堤岸，風定江心絕浪波。
性寂情空心不動，坐無昏散睡無魔。

右敵魔

火符容易藥非遙，天癸生如大海潮。
兩種鉛汞知採取，一齊物欲盡捐消。
掀翻萬有三元合，煉盡諸陰五氣朝。
十月脫胎丹道畢，嬰兒形兆謁神霄。



右顯正

三元大藥意身心，著意心身便係塵。
調息要調真息息，煉神須煉不神神。
頓忘物我三花聚，猛棄機緣五氣臻。
八達四通無窒礙，隨時隨處闡全真。

右調燮

身自空來強立名，有名心事便牽縈。
陰陽消長磨今古，日月升沉運死生。
會向時中存一定，便知日午打三更。
雖然處世憑師授，出世工夫要自明。

右明本

明師授我鑄神鋒，全藉陰陽造化功。
鍛煉乾剛坤作冶，吹噓離火巽爲風。
做成龍象心官巧，掃蕩妖氣志帥雄。
學道高人知此趣，等閒劈碎太虛空。

右鑄劍

蟾窟清幽境最佳，主人顛倒作生涯。
玉爐鍛煉黃金液，金鼎烹煎白雪芽。
斡運周天旋斗柄，推遷符火運雷車。
自從打透都關鎖，恣意銀河穩泛槎。

右蟾窟

吾庵非是等閒庵，未許常人取次觀。
一婦一夫能做活，三男三女打成團。
裏頭世界元來大，外面虛空未是寬。
試問主人爲底事，報言北斗面南看。

右清庵

詠真樂十二首

佛仙總是世人爲，爭奈迷途自不知。
若非貪名爭計較，定須逐利苦奔馳。
波波漉漉擔家業，劫劫忙忙贍婦兒。
假使財榮妻美貌，無常到後豈相隨。

爭似全真妙更奇，個中真樂自心知。
丹從不煉煉中煉，道向無爲爲處爲。
息念息緣調祖氣，忘聞忘見養嬰兒。
自從立定丹基後，五彩光華透幌帷。

爐用坤兮鼎用乾，窮微盡理便通仙。
無非攝服情歸性，便是烹煎汞合鉛。
絕盡機緣丹赫赤，全存正定寶凝堅。
即斯便是抽添法，不必忉忉更問玄。

火符容易藥非遙，造化全同大海潮。
藥物只於無裏採，火丹全在定中燒。
九三輻輳諸緣息，二八相交五氣朝。
陰盡陽純功就也，真人出現謁神霄。

煉丹先把氣神調，法水頻澆慧火燒。
三物混融三性合，一陽來復一陰消。
金爐端正千神會，寶鼎功成萬象朝。
藥就丹圓神脫蛻，全身露出赤條條。

先天至理妙難窮，鉛產西方汞產東。
水火二途分上下，玄關一竅在當中。
有知不有真爲有，空會無空實是空。
無有有無端的意，滔滔海底太陽紅。

寂然不動契真常，消盡群陰自復陽。
坤裏黃婆生赤子，離中姤女嫁獸郎。
山頭水降黃芽長，地下雷轟白雪揚。
萬里銀河無點翳，金蟾獨露發神光。

妖嬈少女嫁金公，全借黃婆打合功。
一對夫婦纔會合，兩情雲雨便和同。
閑時共飲朱陵府，醉後同眠紫極宮。
暮樂朝歡恩義重，一年生個小孩童。

人人身内有夫妻，争奈愚痴太執迷。
不向裏頭求造化，卻於外面立丹基。
妄將御女三峰術，偽作軒轅九鼎奇。
個樣畜生難懺悔，閻公不久牒來追。

身内夫婦說與公，青衣女子白頭翁。
金情木性相交合，黑汞紅鉛自感通。
對月臨風神逸樂，行雲布雨興無窮。
這些至理誠能會，凝結真胎反掌中。

九還七返大丹頭，學者須當定裏求。
些子神機誠會得，兩般靈物便相投。
三年造化須臾備，九轉工夫頃刻周。
便把鼎爐掀倒了，丹光燭破四神州。

不立文書教外傳，人人分上本來圓。
玄風細細清三境，慧月娟娟印百川。
兜率三關皆假喻，天龍一指匪真詮。
威音那畔通消息，不是濂溪太極圈。

詠四緣警世

身心世事四虛名，多少迷人被繫縈。
禍患只因權利得，輪迴都爲愛緣生。
安心絕跡從身動，處世忘機任事更。
處境遇緣常委順，命基永固性圓明。

詠葫蘆

靈苗種子產先天，蒂固根深理自然。
逐日壅培坤位土，依時澆灌坎中泉。
花開白玉光而瑩，子結黃金圓且堅。
成就頂門開一竅，個中別是一坤乾。

心鏡

採將乾礦入坤爐，六合虛空做一模。
法相就時圓燦燦，水銀磨處瑩如如。
放光周徧三千界，收斂歸藏一黍珠。
舉起分明全體現，更須打破合元樞。

爲孚庵指玄牝

玄門牝戶不難知，收拾身心向內推。
會得兩儀推蕩理，便知一氣往來時。
乾坤闔闢無休息，離坎升沉有合離。
我爲孚庵明指出，念頭復處立丹基。

和翁學錄韻

密意參同白玉蟾，原來窮理便通仙。
未明太極生三五，徒涉蓬萊路八千。
釋氏家風憑祖印，羲皇道統必心傳。
青天獨露瑤臺月，普印千潭一樣圓。

贈鄧一蟾

禪宗理學與全真，教立三門接後人。
釋氏蘊空須見性，儒流格物必存誠。
丹臺留得星星火，靈府銷鎔種種塵。
會得萬殊歸一致，熙臺內外總登春。

自得七首

打破鴻濛竅，都無佛與仙。即非心外妙，不是口頭禪。
盡日優遊過，通宵自在眠。委身潛絕境，萬事付之天。

一切有爲法，般般盡是塵。窮通諸物理，放下此心身。
隨處安禪定，趨時樂至真。每將周易髓，警拔世間人。

得造無爲妙，終朝不出門。機緣全絕斷，天理自然存。
日用天行健，平常地勢坤。警提門弟子，復命與歸根。

打透都關鎖，天然合大同。龜毛元自綠，鶴頂本來紅。
可道非常道，行功是外功。些兒真造化，恍惚窈冥中。

自得身心定，凝神固氣精。身閑超有漏，心寂證無生。
烏兔從來去，乾坤任變更。廓然無所礙，獨露大光明。

日用別無事，維持一己誠。靜中調氣息，動則順人情。
晦德同其俗，含華不顯明。真閑真樂處，常靜與常清。

靜抱無名朴，塵情了不侵。汞鉛熔作粉，瓦礫變成金。
覲見羲皇面，參同釋老心。頓空超實際，無古亦無今。

自題相

面黃肌瘦子，看來有甚奇。分明喬眼孔，剛道絕聞知。
勘破三千法，參同十七師。低頭叉手處，泄盡那些兒。

鏡中燈二首

寶鏡本來相，傳燈發慧光。真如元瑩淨，法體本熒煌。
金鼎燒真火，華池浴太陽。個中端的意，元不離中黃。

靜室開心鏡，虛堂剔慧燈。外頭明皎皎，裏面晃騰騰。
黍米光中現，銀蟾水底澄。懸胎金鼎內，一粒大丹凝。

詠藕二首

一種靈苗異，其他迥不同。法身元潔白，真性本玲瓏。
外象頭頭曲，中間竅竅通。淤泥淹不得，發露滿池紅。

我本清虛種，玲瓏貫古今。爲厭名利冗，且隱淤泥深。
每有濟人意，常懷克己心。幾多撈漉者，那個是知音。

卓庵二首

擇盡虛無地，因緣在玉京。築基須穩穩，立鼎要平平。
直豎須彌柱，橫安太極楹。青天爲蓋覆，庵主樂無生。

大地剗教平，庵基即日成。來山從丙入，去水放西行。
門戶全通達，窓櫺透底明。庵中誰是伴，月白與風清。

詞

沁園春

得遇真傳，便知下手，成功不難。待癸生之際，抽鉛添汞；火休太燥，水莫令寒。鼓動巽風，搥開爐鞴，武煉文烹不等閒。金爐內，個兩般靈物，鍛煉成丸。先須打破疑團，方歸根復命關。使赤子成龍，離宮取水，金公跨虎，運火火燒山。金公無言，姤女斂袂，一個時辰煉就丹。渾吞了，證金剛不壞，超出人間。

身處玄門，不遇真師，徒爾勞苦。若絕學無爲，爭知闔關；多聞博學，寧脫根塵。固守自然，衆成斷滅，著有著無都不真。般般假，那星兒妙處，參訪高人。一言說破元因，直指出丹頭精氣神。問一竅玄關，本無定位；兩般靈物，只在心身。動靜相因，有無交入，五氣朝元萬善臻。幽奇處，把一元簇在，一個時辰。

滿庭芳

寂寞山居，喧轟市隱，頭頭總是玄關。賢明高士，須向定中參。我把活人手段，殺人刀、慢慢教看。君還迷，只今薦取，超脫不爲難。

一言明說破，起初下手，先煉三三。自玄宮起火，運入崑山。把定則雲橫谷口，放行也，月落寒潭。工周竟，大蟾成象，名姓列仙班。

三天易髓

瑩蟾子李清庵撰 混然子校正

儒曰太極

火符直指

乾坤鼎器

上柱天，下柱地，只這人是鼎器。咦，既知下手工夫簡易。

潛龍勿用

一陽生，宜守靜，常存誠心正定。咦，龍得潛藏，勿宜輕進。

見龍在田

鼓巽風，進火功，剎那間，滿爐紅。是麼，見龍在田，光遍虛空。

終日乾乾

天地交，陰陽均，汞八兩，鉛半斤。呵呵，姤女斂伏，嬰兒仰承。

或躍在淵

水制火，金剋木，到斯時，宜沐浴，或躍在淵，存中謹篤。

飛龍在天

五炁朝，三花聚，木金交，鉛汞住。吽，飛龍在天，雲行雨致。

亢龍有悔

體純乾，六陽備，便住火，莫疑議。住，若不持盈，亢龍有悔。

履霜至冰

始生陰，莫妄行，牢執捉，謹守城。子細，防微杜漸，履霜至冰。

直方大

逢六二，漸漸退，陰正中，陽伏位。嚶，煙雨濛濛，不習自利。

舍章可貞

白雪凝，黃芽生，牢愛護，莫馳情。收，陽爐固濟，舍章可貞。

括囊無咎

汞要飛，鉛要走，至斯時，宜謹守。嘎，把沒底囊括結其口。

黃裳無吉

群陰盡，丹道畢，至精凝，元炁息。咄，收拾歸中，黃裳元吉。

龍戰於野

陰既藏，陽再生，到這裏，再隄防。小心，若逢野戰，其血玄黃。

溫養靈胎

虛其心，實其腹，守安靜，待陽復。咦，一剎那間，周天數足。

玄珠成象

掀倒鼎，踢翻爐，功備也，產玄珠。歸根復命，抱本還虛。

右十五頌，准三五之數。

道曰金丹。金丹者，如金之堅，如丹之圓，愈煉愈明，故喻性爲金丹也。丹爐，鼎也，藥物也。

頌曰：

互古比物，無形無質，無欠無餘，無休無息。

丹：其利如金，其紅如日，釋曰玄珠，儒曰太極，道曰金丹。

名三體一，只在目前，世人不識，只這便是，休更疑惑。

金丹了然圖：凡圖並絕句九首，發明命本爲丹之用，注腳頌，顯性爲丹之[體]。

一、下手

丹：下手立丹基，休將子午推。靜中纔一動，便是癸生時。

切忌錯會，春花秋月，桃紅李白，九夏酷熱，三冬下雪，夏間如何？無法可說，咦，休更疑惑。

臘月梅含玉，霜天菊吐金。風來聽浪吼，月上看潮生。

二、安爐

丹：外象爲爐鼎，中間是藥材。誠能收拾得，即刻結靈胎。

種麻得麻，無爲立鼎，罔象安爐，鼎爐堅固，勿用工夫，咄，空不空中烹至寶，無爲無處煉真如。

白雪未開花，黃芽先結子。欲得嬰兒生，先教姪女死。

三、採藥

丹：汞向南山採，鉛從北海尋。調和借坤土，制伏仗乾金。

採個什麼，山頭求汞，海底求鉛，水中撈月，地下尋天，呵呵，不知真種子，徒爾費烹煎。

入海捉蛟龍，工夫擒日月。送入鼎中燒，煉作一團雪。

四、行功

丹：火候無多事，無非只慧剛。木金常不間，至寶愈增光。

切忌眼生花，殺人手段，無非鐵漢，提起疑團，一切兩段，噯，文以懷胎，武以討叛。

會舉燒山火，能興刮地風。迷雲全掃盡，獨現一輪紅。

五、持盈

丹：火大爐難穩，鉛多鼎必危。得中無過極，丹作汞無虧。

過猶不及，能撰不如能使，多人不如少出。

常作賊心，莫偷他物，知麼，慢藏誨盜，冶容誨淫。
閉門屋裏坐，自然少災禍，家賊最難防，也須休托大。

六、溫養

丹：性定金砂結，心空赤子成。更須常暖養，拈出便光明。

牢把捉，溫養工夫，如鷄覆子，差之毫厘，失之千里。仔細看，
牢着腳根，放開心地。

養育提攜子，須憑沒口婆。分毫失照顧，鷄子過新羅。

七、調神

炁足嬰兒蛻，提攜全在娘。養教全大體，出入了無妨。

休動動着三十棒，出有人無，縱橫自在，放去收來，廓然無礙。
細入微塵，大周天界。

赤子出天關，縱橫去復還。須臾遊八極，倏忽過三山。

八、脫胎

行滿功成日，神通妙無量。去來無所礙，定裏謁虛皇。

當腳住，根在苗先，子從花後，花謝子成，雲天齊壽。

丹：石破方逢玉，沙無始得金。水清魚自現，雲散月華明。

九、了當

踢倒燒天鼎，掀翻煮海爐。虛空擘掇碎，獨露一真如。

家破人亡，了得一個，萬事全畢，徹底瑩然。虛空突兀，咄，
獨角火龍飛上天，驚起一聲春霹靂。

了時真了了，無後實無無，了了無無了，身多混太虛。

釋曰圓覺

心經直指

濟庵居士奉持般若心經，一日訪余請益解義。余曰：“夫此一卷經，未舉先知，何須解說？若強添注腳，是頭上安頭也。”濟庵曰：“然，如是初機之人未能深解義趣，兼之諸家解多有異同，學者不能無疑，望師慈憫，開我迷雲。”余曰：“當來世尊宣說此經，誘化群品，直指玄要，自起初一句至末後一句，都不出一個空字。其間語言三昧，再四叮嚀，反覆自解，使學者易為曉會。奈何後人著在文字上，或泥形體，或着空見，到底不通玄要。前代宗師不獲己，下個注腳，設立種種方便，隨機應物，使世人隨其所解而入。只為老婆心切，反使上乘之人疑上添疑，正所謂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今公有疑求解義，即是悟底根本。余今不免繞舌，諦聽，諦聽，且如摩訶般若大智慧也。波羅密多到彼岸也。心，性，本也。經，徑，路也。總而言之，大智慧而到彼岸也，是為見性法門，眾所通行之截徑也。行斯道者，向日用常行處觀訣已常切。照顧。念茲在茲，勿令間斷，久久純熟，得大自在。四通八達，造化難拘，故名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則是行斯道之時也。功深力到，智慧圓通，合和本來，入於圓頓，超凡越聖，是謂到彼岸也。當此之時，照見五蘊皆空，五蘊既空，萬象何有？所以能度一切苦厄者也。舍利子者，舍中之利子。子者，猶屋中之主人，是謂清淨法身也。色不異空，空不異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識亦復如是。比經上文五蘊皆空色。舍中之利子是諸法空相。與虛空同體，歷劫不壞，所謂不生不滅者，無往來也，不垢不淨者，無染着也。不增不減者，無餘欠也。是故空中無色，無受想行識，無眼耳鼻舌身意，無色

聲香味觸法。此謂空相元無，五蘊亦無，六識豈有？六塵，識者由眼界而所染。有眼界便有五蘊，有五蘊便有六根，有六根便有六識，有六識便有六塵也。無眼界，塵識何有？故曰乃至無意識界，意識界者，前十八界也。無此意識則無無明，亦無無明盡。所謂無無明盡者，只是無明不起也。若盡無無，則落頑空矣。丹書云，息念爲養火，此之謂也。無明者，生死之根本。丹書云，念頭起處爲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豈非生死之根本乎！所以無無明，則乃至無老死，亦無老死盡，無苦集滅道，亦無智慧而無愚癡亦無得，以無所得，以無所得，亦無所失，故是以心法皆空也，了得心法，名曰菩提，了得法空，名曰薩埵，初機之人。依般若波羅蜜多故，心里無罣礙，此謂自有人無，從粗達妙，發大智慧而破愚癡，常清淨而合和本來，且於圓滿極，則心同太虛，廓然無礙也。既無罣礙，故無有恐怖，遠離顛倒夢想。夢想，心者昏迷之爲也。既無昏亂，則法身清淨，所以能究竟涅槃也。三世諸佛，歷代祖師，皆依般若波羅蜜多故，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後正學佛者，依是而行，發六慧智，以清靜合和本來，故證無上至真正等正覺也。以此之故方知般若波羅蜜多是四呪也，摩訶是大神呪，謂四大堅個身，神通莫測也。般若是大明呪，謂智慧圓通、精進明妙也。波羅是無上呪，謂合和本來，是最上一乘也。蜜多是無等等呪，謂圓滿極則，無上可上也。了此四呪者，然後能除一切苦，是真實不虛妄也，故世尊說此般若波羅蜜多呪，即是解說前四句呪之義也。故曰揭諦，謂人空也。又揭諦，謂法空也。波羅揭諦到彼岸，心法俱空也。波羅僧揭諦，到岸不須船也。此四揭諦神呪，即身中四大也。四大俱空，真常獨露，故曰菩提薩婆訶，菩提爲始也，薩婆訶謂終也。始終如一，則抱本還虛，超返佛祖。雖然如是，傳濟庵者，要在豎起脊梁，急著眼

力，莫教蹉過。誠能於日用常行中築着磕着，認得自家底，方信此經不從外得。不惟此卷心經，至於釋老一大藏教典、諸子百家，只消一喝，徹頭徹尾都竟，其或未然，參○，只此便是休更疑惑。”

引儒釋之理登道，使學者知三教本一，不生二見。

陰符經

陰符經，陰陽符合之機，衆所通行之義。

觀天之道，天垂象示吉凶，聖人則之。執天之行，盡矣。天地變化，聖人效之。天有五賊，五炁生萬物，五炁盜萬物。見之者昌，照見五蘊皆空，度一切苦厄。五賊在心，盜機在內，施行於天，天理弗違。宇宙在乎手，執天之行，萬化生乎身，天地即我。天性人也，天付之與人者性也。人心機也，人發其機者，心也。立天之道以定人也。立天垂統，設教化人。天發殺機，天機發泄本無心，故殺。中有生意者存。龍蛇起陸，龍蛇之蟄，至靜無欲，故能應機順時而起。人發殺機，人心發泄本由心，故能隱而顯。天地反覆。神機妙用，故反覆莫測。天人合發，人機合天機，萬變定基。以心立基。萬變俱定。性有巧拙，物之不齊，可以伏藏。巧拙不分。九竅之邪，一竅不定，九竅俱邪，在乎三要，身心意定，九竅俱通。火生於木，猶五賊在心，禍發必剋。心爲五賊害。姦生於國，萬化生身，時動必潰。身爲萬化機。知之修練，善禦寇者謹火防姦，謂之聖人。富國安民，是謂聖人。天生天殺，鼓萬物，不與聖人同憂，道之理也。生生化化道之常理。天地萬物之盜，天生萬物，亦殺萬物，萬物人之盜。萬物養人，亦能盜人。人，萬物之盜。人成萬物，亦盜萬物。三盜既宜，人能轉物，三盜俱化，三才既安。人循天理，三才俱安。故曰食其時，百骸理，飲食有節，百骸俱理。動其機，萬化安。動靜應機，萬化俱安。人知其神而神，認賊

爲子，不知不神之所以神。即非法相，是名法相。日月有數，日月虧盈，因有定數。大小有定，大小不齊，自有定體。聖功生焉，大小不分聖功生，神明出焉。日月合德神明著矣。其盜機也，不離方寸，天下莫不見，物物全彰。能知，對面不相識。君子得之固躬，君子時中，小人得之輕命。小人無忌憚。鼓者善聽，聲色專於耳，聾者善視，絳色專於目，絕利一源，絳色潛於心，用師十倍。心專於一，剋功十倍。三反晝夜，反視反聽反身而誠，用師萬倍。旦夕不忘，剋功萬倍。心生於物，心生種種法生，死於物，心寂種種法滅。機在目。無眼界乃至無意識界。天之無恩，天發殺機而大恩生。萬物遂其生。迅雷烈風，存雷震君子，以恐懼修省，莫不蠢然，恐致福也。至樂性餘，常樂我靜，至靜則廉，極於靜，儉於動。天之至私，有生有殺。用之至公，無黨無偏。禽之制在氣。禽盜之制在乎御氣。生者死之根，氣盛則神冥。死者生之根，氣泯則神活。恩生於害，停日長智，害生於恩，擒盜獲功。愚人以天地之文理聖，愚者不能循天理文理以爲聖。我以時物文理哲，達者以天地備乎身。故以時物文理以爲哲。○觀天之道，執天之行盡矣。

全真集玄祕要

清庵李道純著

注讀周易參同契 撫明火燄之大本

大丹妙用法乾坤

大者極致之謂，丹者至圓之謂，大顛云，還識這個○麼？天地不能喻其大，日月不能喻其圓。聖師云，本來真性號金丹，四假爲爐煉作團。是知大丹者，真性之謂也，法乾坤者，即倣天法地也。

乾坤運兮五行分

乾坤即身心也，五行即精神魂魄意也。乾坤運行而生五行，即身心運動，五炁具也。

五行順兮，常道有生有滅

祖師云，五行順行，法界火坑。所謂五行運動而生萬物，五常之道也。五常之道屬生滅法也。

五行逆兮，丹體長靈長存

祖師云，五行顛倒，大地七寶。所謂逆行者，攢族五行，真常之道也。真常之道常存而不壞也。

一自虛無兆質

老子云道生一，虛無自然之謂者。道自虛無生一炁，即人之虛化神也。

兩儀因一開根

老子云一生二，一炁判而兩儀立焉，即人之立性立命故也。

四象不離二體

邵子云二分爲四，易云兩儀生四象，即人之性立命故也。

八卦互爲祖孫

易云四象生八卦，所謂祖孫者，乾坤生六子，六子生六十四卦。乾坤祖也，諸卦孫也。達者返窮諸己，自得之也。

萬象生乎變動

八卦變動，六十四卦生焉。即人之一動，諸緣萬慮生也。

吉凶悔吝茲紛

周子云吉凶悔吝生乎動者也，噫，吉一而已，可不慎乎！故知吉凶悔吝由變動而生也。

百姓不知日用

百姓日用無非此理，百姓日用而不知者，爲情識之所蔽也，故君子之道鮮矣。

聖人能究本源

聖人仰觀俯察，究本推源，體天立極，設象垂辭，易之書自此作矣。

顧易道妙盡化之體用

易之爲書，盡造化之體用也。通天下之變，定天下之事，極廣大盡精微，故曰周易。

逐托象於斯文

易之道廣大悉備，以之學佛則佛，以之學仙則仙，以之修齊治平則修齊治平，故魏伯陽托象於丹道，參同契也。

否泰交則陰陽或升或降

否泰二卦，陰陽交際之要津也。泰卦三陽升，當此之時，宜防危；否卦三陰降，當此之時，宜固守。

屯蒙作則動靜在朝在昏

屯蒙乃下手之初也。以年言之，冬至後六日爲屯，六日爲蒙；以月言之，初一日子至巳爲屯，午至亥爲蒙；以身言之，天癸纔生曰屯，山下出泉曰蒙。

坎離爲男女水火

坎爲中男，離爲中女，坎離交則水火既濟也。平叔云，取將坎位中心室，點化離宮腹裏陰。

震兌乃龍虎魄魂

震爲龍爲魂，兌爲虎爲魄，總而言之，性情也。祖師云，金來歸性初，乃得稱還丹。此之謂也。

守中則黃裳元吉

守中則無過不及也，退符之時，至坤六五，守中行下，則無過不

及之患，故曰黃裳元吉。

遇亢則無位而尊

亢謂乾上九，亢龍有悔也。進火至上九，要識持盈。不識持盈，前功俱廢。

既未，慎萬物之終始

既未火候周也，周而後始，故曰慎萬物之終始。

復媾昭二炁之歸奔

乾坤爲八卦之門，復媾爲六十四卦之二炁，往來無窮無息，造化成焉。

月虧盈應精神之衰盛

月盈虧表抽添加減之則。

日出沒合榮衛之寒溫

日出沒表運養調燮之法。

本立言以明蒙

立言明蒙者，鼎用乾坤，藥須烏兔之類是也。

既得象以忘言

金丹之道，種種異名，皆是比喻。欲知其要，當咀言玩味；既得其要，忘其言可也。

猶設象以指意

既得其象，猶當求其意。

悟其言則象須捐

過河須用筏，到岸不須船。

達者惟簡惟易

乾生物之道，易坤成物之道，簡達者推而行之，易簡之理得矣。

迷者愈煩愈難

苟或執象安爐，按圖索駿，愈煩愈難，終身無成矣。

故知修真志士，讀參同契不在乎泥象執文

修真高士讀參同契者，當咀味求玄，必得之也。執文泥象，奚益者哉？

太極圖解

無極而太極

○虛無自然之謂也，始於無始，名於無名，亦無言說，因說不得，強名曰○。聖人有以示天下，後世汭流求源，不忘其本，故立象垂辭，字之曰無極而太極，是謂莫知其極而極，非私意揣度可知也，亦非謂太極之先又有無極也，太極本無極也，達者但於而字上着意，自然見之也。釋氏所謂歷劫之先明妙本，即此意也。老子所謂象帝之先，亦謂此也。大顛云還識這個○麼，天地不能喻其大，日月不能喻其明。收來小者無內，放開大者無外，此非太極之妙乎？返窮諸己，無極而太極，即虛化神也。物之大者，終有邊際。惟神之大，周流無方，化成天地，無有加焉。由其妙有難量，故字之曰神。神也者，其無極之真乎？

太極動而生陽，動極後靜，靜而生陰，靜極後動，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

④者，太極之變也。太極未判，動靜之理已存。二炁肇分，動靜之機始發。太極動而生陽，太極變動也，動而後靜，陽變陰也；靜而生陰，靜而後動，陰變陽也。互爲其根者，陰錯陽而陽錯陰也，一動一靜，分陽分陽，清升濁淪，二炁判矣。清而升者曰天，濁而降者曰地，天動地靜，二炁運行，變化之跡不可揜也。老子云，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此謂玄牝闔闢，而生天生地。玄牝即陰陽動靜之機

也。反窮諸己，則知虛化神。有神則有感，神感動而生炁，即動而生陽也；炁聚而生精，即動極而靜，靜而生陰也。精化而有形，即靜極而復動也。精炁相生，性命立、身心判矣。炁運乎心，天道所以行也。精主乎身，地道所以立也。是知身心即兩儀也。

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行順佈，四時行也。

☵者兩儀之變也。兩者二也，不言二而言兩者何也？兩者配合之謂也。合則有感，感則變通也。陽變陰合，陰陽感合而生五行也。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金，天五生土，此五行生數也。五行運化，機緘不已，四時行而百物生焉。以身言之，身心立而精炁流行，五臟生而五神具矣。天一生水，精藏於腎也；地二生火，神藏於心也；天三生木，魂藏於肝也；地四生金，魄藏於肺也；天五生土，意藏於脾也。五行運動而四端發矣。達是理者，則能隨時變易以從道也。

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

天一天三天五，陽數也；地二地四，陰數也。故曰五行一陰陽也。陽者太極之動，陰者太極之靜。動靜不二則返本，故陰陽一太極也。返本則合乎元虛，故曰太極本無極也。修煉之士運炁迴還，周而復始，惟神不變，由其不變，故運化無窮。攢簇五行者神也，會合陰陽者亦神也。神本虛也，煉精化炁，煉炁化神，煉神還虛，謂之返本還元。還元者，復歸於無極。

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

五行各一其性者，謂五行各具一太極也。五行生數，各以五數加之，即成數也。天一生水，加五，地六成水也；地二生火，加五，天七成火也；天三生木，加五，地八成木也。地四生金，加五，天九成金也。天五生土，加五，地十成土也。是謂五行各具五行也。前文

謂五行一陰一陽也。陰陽一太極者，言其體也。此謂五行各一其性者，言其用。言其體則五行同一太極，言其用則五行各具一太極也。言其體反本還元也，言其用設施之廣也。體者逆數也，用者順數也。逆數知其所始，順數知其所終。知始而不知終，則不能致廣大；知終而不知始，則不能盡精微。原其始則渾渾淪淪，合乎無極；推其終則生生化化，運乎無窮。逆順相須則始終不二，顯微無間則性理融通。是謂體用兼而合道也。

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

無極之真者，元神之妙應也。二五之精者，五行之妙合也。妙合而凝者，作成萬有也。大哉，無極之真也，先天之祖，太乙之根，三元之母，衆妙之尊，上下不變，古今常存，天得之確然而定位，地得之隤然而立形。乾定位而萬物資始，坤立形而萬物資生。至哉，二五之精也，非有非無，非濁非清，恍恍惚惚，杳杳冥冥，妙乎無體，合乎無倫，天地由之而立位，日月由之而運行，一炁由之而融化，萬物由之而生成。人只知受天地之生，而不知受炁於無極之真；人只知立天地之中，而不知立形於二五之精。無極之精而不變，神不足以化炁，二五之精不妙合，炁不足以變形。欲煉其神，必先保真；欲固其形，必先保精。真精不泄，炁固神靈。形神俱妙，與道合真。聖人之能事畢矣。

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炁交感，化生萬物，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焉。

○者，人之極也。人之生也，得乾道則成男，得坤道則成女。以卦言之，乾初爻交坤成震，震爲長男；坤初爻交乾成巽，巽爲長女；乾中爻交坤成坎，坎爲中男；坤中爻交乾成離，離爲中女；乾爻交坤成艮，艮爲少男；坤上爻交乾成兌，兌爲少女。六子者，乾坤之

互體也。六子互交，六十四卦備矣。六十四卦變動無窮，萬物生生化化而無息也。以身言之，乾爲首，坤爲腹，天地定位也；離爲目，坎爲耳，水火不相射也；震爲足，巽爲手，雷風相薄也；艮爲鼻，兌爲口，山澤通沍也。此形體之八卦也。若以性情言之，乾坤身心也，坎離精神也，震兌魂魄也，艮巽意炁也。八卦成列，神行乎其中矣。有無交入，內外感動，諸緣萬慮，自此出矣。非一身之萬物乎？《易繫》云，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正謂此也。天地生成，運化不息，萬物生生化化而無窮也。○者，萬物之太極也。

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形既生矣，神發知矣，五炁感動，善惡分而萬事出矣。

天位乎上，地位乎下，人物位乎中。天地萬物父母，人於萬物最靈者，得其中和之正，故神與道渾渾淪淪，一而不離也。天地設位，易行乎其中，即身心立而神行乎其中矣。天人初不間，人自以爲小，何也？蓋由不知其原也。推其本原，人之未生之先，抱養於太初，純純全全，未嘗須臾離也。人之既生，炁變有形，形生炁聚，神發知矣。本元靈覺之真，即無極之真也。五炁感動，真機妙應發於外也。精感於耳謂之聽，地六成水也。神感於口謂之言，天七成火也；魂感於目謂之視，地八成木也；魄感於鼻謂之嗅，天九成金也；意感於身謂之動，地十成土也。真機一發邪正分，萬事自此出矣。若復有人收拾身心，消遣情識，聚五攢三，抱元守一，收視返聽，緘炁調息，外境勿令人，內境勿令出，一炁歸虛，潛神入寂，又豈有善惡之分也？至於抱二五之精，含太和之液，復無極之真，造虛無之域，是謂返本還元，歸根復命。玉蟾曰，父母未生以前，盡有無窮活路。身心不動之後，復有無極真機。其斯之謂歟！

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

聖人鉤深致遠，動必循理。理之在乎天下，莫能與之較，故進修德業，必先窮理，窮理之要，必先以中正仁義爲本，故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立極，設教也。中正者，不性也。仁義者，天性之發也。貫天充地，幹運樞機，寂然不動，體物無違，曰中。坦平驀直，柔順大方，安常主靜，應物無疆，曰正。克己復禮，普濟博施，成全委屈，接物無私，曰仁。出處語默，感應隨順，利己利人，與物無競，曰義。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正也者，天下之至當也。仁也者，天下之大公也。義也者，天下之至和也。文言曰，利者義之和也。又曰，利物足以和義。是知仁義，進修德業之要也。中正者，窮理盡性之要也。中正仁義，包羅天地，揆敘萬類，以之修身則身修，以之治國則國治，周旋四海，經緯天地，巨細纖洪，無不具備。修進君子誠能三反晝夜，用志不分，吾見其成道也易矣。

而主於靜，立人極焉。

所謂靜者，非不動。若以不動爲靜，土石皆可聖也。通書云，動無靜，物也。是謂動中之靜，真靜也。立冬後閉塞而成冬，謂靜也。與日月星辰運行而不息，謂之不動，可乎？冬至日閉關，示民以靜待動也，是動中有靜。靜中有動，變化之機也。靜極而動，天心可見矣。子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是知萬物之本，莫貴乎靜。靜而又靜，神得其正。理所以窮，性所以盡，以至於命，超凡越聖。老子所謂清靜爲天下正。大學云，定而後靜。人生以靜者，天性也。若復有人以靜立基，向平常踐履處攝動心，除妄情，息正炁，養元精，自然於寂然不動中感通於萬物也。恁麼則靜亦靜，動亦靜？動而應物，其體常靜，是謂真靜。真靜久久則明妙，明妙而後瑩徹，瑩徹而後靈通。瑩徹靈通，十方無礙，是謂至清靜也。心清靜則身清靜定矣。一身清靜則多身清靜，多身清靜則山河大地一切清靜，

一切清靜則天下將自正。經云，人能常清靜，天地悉皆歸。此之謂也。古聖人云，而主於靜，立人極焉。此聖人教人之功也，非觀復知化者，孰能及此？

故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

聖人之於天下，猶天之於萬物也。故與天地齊德，日月齊明，四時合序，造化合機也。聖人體陰陽之運，達事物之理，先天地君子法則。聖人奉順天時，後天也。先天者，天理自然，不我違也。後天者，我弗敢違乎天也。文言曰，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

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

君子奉順天時，正心誠意而修之，故常吉。小人背理違義，肆情逐妄而悖之，故常凶。修之之要，貴在順時；順時之要，莫若靜。靜則無不克，無不克則莫知其極；莫知其極，可以合聖；合聖而後知天先之道至是復矣。廣成子云，無視無聽，抱神而靜，神將自正，必靜必清，無勞汝形，無搖汝精，汝神，守形形乃長生，是知靜者入聖之基也。聖哉，周夫子一言以蔽之，主於靜，其為萬世人天之師歟！

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

立天之道曰陰與陽，天之乾坤也；立地之道曰柔與剛，地之乾坤也；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人之乾坤也。是謂三才肇形，各具一天地也。各具一太極也，各有變化也。推原其始，則本同一太極也；反窮諸己，三才之道一身備矣。立天之道曰陰與陽，心之神炁也；立地之道曰柔與剛，身之精魄也；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意之情性也。

原始返終，故知生死之說。

原其始，則萬物同出於一太極也；反其終，則萬物復歸於一太極也。反窮諸己，元炁乃身之始也。原乎元炁，先天而生，後天而存，周流六虛，彌滿八極，徹地通天，透金貫石，三才由之而立位，聖人體之而歸根復命。返性之初，恍惚之中，千和萬合，自然成真，一切有形得之則生，失之則亡，卷之則藏於一毫端上，放之充塞太虛之表。包括萬有，至大難量，原其所自，先乎覆載，混然成真，身之元也。由其始無，強名曰元炁，故身此身，因炁而有形，形變而有生，生變而有死。生者炁之聚，萬物出於機者也。死者炁之散，萬物入於機者也。出生入死，一聚一散，即太極動靜之機也。動必終於靜，出必終於反，出必終於死，故原始返終，故知生死之說也，惟神莫測其始，莫知其終，歷千萬世而不變不易，無古無今，不生不滅。由其不變，故能運化生成，無休無息也。神也者，聖而不可知之者也。達是理者靜坐而養神，安寢以養炁，冥情於寂，潛心於極，長生久視之道得矣。

大哉易也，斯其至矣。

易之在天下，無時不變，無時不化。生生化化而無窮者，易之妙也。神無方易無體，通天下之變者，易也；盡天下之變者，神也。易繫云：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太極者，變化之始也。兩儀者，太極之變也。四象者，兩儀之變也。八卦者，四象之變也。吉凶者，八卦之變也。六十四卦，萬事萬理。一切有情，皆八卦之變。始終不變者，易也。由其不變，故變易無窮也。原其始也，一炁生萬有；反其終也，萬有歸一無。始終不變者神也，由其不變，故能運化不息也。散一無於萬有者，神也；會萬有歸一無者，亦神也。神也易也，至矣大矣。

道德會元

道德會元序例

正辭

予參諸家經本，惟河上丈人本爲正。河上丈人本亦有三樣，有河上公解注，有二家全解，有章句白本。其三本中，惟河上丈人章句白本理長，今從之。遂將諸本差訛表而出之，以正辭理，外有大同小異二百餘言，不欲枚舉，此略言大概，以釋學者之疑。

第二章 有無相生已下六句，各加一之字者，非也。

第三章 是以聖心虛其心，或云聖人治，或云之治，或云之治也非。

第十一章 抱一能無離，已下六句加一乎字非。

第十三章 寵爲上，辱爲下，或云寵爲下，不合經義。

十六章 豫兮若冬涉川，或云與兮，或以下六句、三句無兮者，非也。

十七章 其次畏之，或云畏之，其次侮之，或云畏之侮之者非。

二十章 忽兮若晦，或云淡乎其若海非。而貴食母，或云兒貴求食於母非。

三十章 或多三字，或少一二字。

三十一章 勝而不美，或云故不美也非。

三十四章 或以愛養爲衣被者非。

三十六章 柔弱勝剛強，分作二句非。

三十九章 數車無車，或云輦輦者非。

四十九章 德善德信下，或加矣字者非。



五十二章 既侍其母，以知其子，或云既知其母，復知其子，二句皆非。

五十五章 益生不祥，或云日生，或云曰生，皆非也。

六十六章 差數句。

七十一章 知不知上，或云知不知尚矣非。

七十七章 孰能以有餘奉天下，其中加不足二字者非。

七十八章 天下柔弱莫過於水，或云莫柔弱於水，非也。

八十章 使有什佰之器而不用，或云令器，或云不用也，皆非也。

究理

參究諸本解義，與聖人義理不相合者，表而出之。其異同訛謬頗多，不欲盡舉，學者致思焉。

故常無欲以觀其妙 或以常無點作一句，或云無欲者常存，有欲者亡身，若有欲者果亡身，何必曰同謂之玄乎？亡身為玄可乎？予謂無欲者無心作為，自然也；有欲者有心運用，工夫也。無為則能見無名之妙，全其性也。有為則能見有名之微，全其命也。有與無、性與命，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玄之又玄，有無交入，性命雙全也。記云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即無欲觀妙之義也。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即有欲觀其微之義也。至中和，天地位，萬物育，即玄之又玄之義也。所謂欲者，欲人之不欲之謂。不尚賢 或云不求賢士者，或云不用賢者，皆非。果不用賢，則此經不足征也，決無是理。玄牝之門 或指口鼻為玄北之門者非也。或云念頭起處者，稍通亦不合經義。載營魄 或云魂魄者，或云陰陽者，又有數說，皆不通。殊不知魄好運動，載之者御之也。三十輻 或云一月三十日之數者，或云火候者，皆非也。殊不知聖人本意不在三十上。絕聖棄智 或謂聖智不足道，當棄之，非也。予謂聖人不以聖智見用於民。

絕學無憂 或云絕學為不學非也，絕常人之學，而學人之不學也。絕學者，絕世

之學。將欲歛之，必固張之 諸家解不通，或云尚權者非也。太上尚不尚賢，安得尚權？禮者亂之首 或便謂禮不足道，吾獨不然，誠能自禮而進於仁義，亦幾於道。數車無車 諸家解不通，予謂數車之名，件無一名。車者喻我之一身，無一名我者也。生之徒十有三 或云十分中有三分生者，十分中有三分死者；或云七情六欲者，似是而非。或云四關九竅，更非也。或以一月之盈虧比之火候，猶非也。解見正經本文下。無狹其所居 前人解不通，又有反解者，或云神無方者，或廣大者，皆非也。或云無厭其所生，無厭於道者，正是妄說。豈不聞結句云去彼取此？予謂無狹其所居，尚廣大貪婪也。無厭其所生，不畏大威，貪生無厭也。聖人自知不自見，自愛不自貴，不厚其生，故云去彼取此。有德司契，無德司徹。或謂徹者通也。上古聖人，一徹萬融，無所不通，民無德而稱焉。此言祇好隔壁聽，與經義了無干涉。予謂契者信約也，葉韻作挈徹，通徹也。有德之人執其信約，無德者司其明徹。詳見正經本文下，達者致思之。此經文辭多叶韻。撲葉撲開，音軋叶察察。拔，音跋。叶脫字。作音做，入聲。叶復似此之類極多，各音本文下讀是經者，切不可執泥字義。

道德會元卷上

都梁清庵瑩蟾子李道純元素述

道○道之可以道者，非真常之道也。夫真常之道始於無始，名於無名，擬議即乖，開口即錯。設若可道，道是甚麼？既不可道，何以見道？可道又不是，不可道又不是，如何即是？若向這裏下得一轉語，參學事畢。其或未然，須索向二六時中，興居服食處、迴頭轉腦處校勘。這令巍巍地、活撥撥地不與諸緣作對底是個甚麼？校勘來校勘去，校勘到校勘不得處，忽然摸著鼻孔，通身汗下，方知道這個元是自家有的，自歷劫以來，不曾變易，所謂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又道行住坐臥，不離這個。況覆載之間，頭頭物物，都是這個。亙古亙今，只是這個。生天生地，只是這個。至於日用平常，動靜作息，只是這個。一切有形皆有敗壞，性有這個常在。天地虛空亦有敗壞，只有這個不壞。只這個鐵眼銅睛覷不破，爲甚？覷不破只傷他，不曾覷面相逢，縱饒覷面相逢，也是蹉過。且道蹉向甚麼處去？不得亂走，畢竟作麼會清庵，向這裏分明舉，似只是欠人承當。倘遇知音，剔起眉毛薦取。咄，昨夜江頭新雨過，今朝依舊遠山青。頌曰：至道之極，虛無空寂，

無象無形，無名無質，視之不得見，搏之不得，聽之不聞，覓無蹤跡，大無不包，細無不入，生育天地，長養萬物，運化無窮，隱顯莫測，不可知，知不可識，識太上老子舌頭無骨，向此經中分明露出，多言數窮，不如一點這○便是，休更疑惑。

德 德之一字亦是強名，不可得而形容，不可得而執持。凡有施設，積功累行，便是不德也。只恁麼不修習、不用功，死灰槁木，待德之自來，終身無德也。這個德字愈求愈遠，愈執愈失，經云上德不德，是以有德。又云上德無爲，而無以爲。只這兩句多少分明，只是欠人承當，若是個信得及的，便把從前學解見知、聲聞緣覺一切掀倒，向平常履踐處，把個損字來受用，損之又損，損來損去，損到損不得處，自然玄德昭著，方信無爲之有益。經云不言之教，無爲之益，天下希及之。又云玄德深矣遠矣。會麼？噢，不離當處常湛然，竟則知君不可見。頌曰：河沙妙德總在心，則不可施爲，何勞修積？愈探愈深，愈執愈失，放下頭頭，掀翻物物，後已先人，守雌抱一，不離其德，乃實修齊治平，皆從此出，妙用難量，是謂玄德。

經 經之一字亦是強名。始者聖人爲見世人隨情逐幻，嗜慾迷真，中心業識之擾攘，靈地無明之熾盛，是以天真喪失，橫夭傷殘，不能復其本元，於是用方便力，開善誘門，接引群迷，使歸正道，故著書設教，強名曰經。經者徑也，衆所通行之大路也。雖然讀是經者，卻不可泥在語言三昧上，亦不可離了此經向外尋求，須是向自己分上著意，把這五千餘言細細咀嚼，點點畫畫，不要放過，忽然嚼得一句半句透，這一部經都在自己，方信道開口不在舌頭上，到這裏，打開自己寶藏，把出自己經來，橫拈倒用。不惟這一部經，至於三十六部尊經，一大藏教典，從頭徹尾轉一遍，只消一喝，都竟還委悉麼？平地起風波，清天轟霹靂。諦聽諦聽。頌曰：此一卷經，妙用難評。人人本具，物物圓成。堂堂薦直，坦坦寬平。歷劫不變，亙古無更。頭頭應用，處處通津。未曾舉起，已自分明。不是我家真的子，誰人敢向裏頭行。

道○，可道，非常道。開口即錯。名，喚做什麼？可名，非常名 喚作一物即不中。

無名 道也。天地之始；先乎覆載。有名，強名曰道。萬物之母。生生不息。故常無欲以觀其妙，無心運化。常有欲以觀其徼，徼音叫，有意操持。此兩者 於不見中親見，於親見中不見。同出而異名，一體一用。同謂之玄。體用一源。玄之又玄，形神俱妙，衆妙之門。百年法門皆從此出。

右一章 虛無自然，真常之道。本無可道，可道之道，非真常之道。元始祖炁，化生諸天，隨時應變之道也。道本無名，可名之名，非真常之名。天地運化，長養萬物，著於形跡之名也。虛心無爲，則能見無名之妙；有心運用，則能見有名之微。妙即神也，微即形也。知微而不知妙則不精，知妙而不知微則不備。微妙兩全，形神俱妙，是謂玄之又玄。三十六部尊經皆從此出，是謂衆妙之門。且道此經從甚麼處出？咄，頌曰：崑崙山頂上，元始黍珠中，父母所生口，終不爲君通。

天下皆知美之爲美，斯惡矣。惡烏路切。美是惡之因。皆知善之爲善，斯不善已。善是不善之由。故有無相生，有生無，無生有。難易相成，易以鼓切。難事易，易事難。長短相形，長則短，短則長。高下相傾，纔有高，便有下。聲音相和，有聲音便有和。前後相隨，前隨後，後隨前。是以聖人忘其美惡，處無爲之事，忘其有無，行不言之教，忘其難易，萬物作而不辭，忘物，生而不有，忘形，爲而不恃，忘情，功成不居，忘我，夫惟不居，忘其所自，是以不去。去上聲，一切忘盡，真一常存。

右二章 美之與惡，善與不善，如影隨形，自然相待。至於有無難易，互相倚伏，有美便有惡，有善便有不善，是以聖人不辭不有，不恃不居，彼此兩忘，有無不立，是以常存而不去也。此一章發明首章體道之義，使學者知同出異名之理，離此用而即此用，不墮於偏枯也。頌曰：人有美惡，我無彼此，一切掀翻，衆泡歸水，目前指出千般有，我道其中一也無。

不尚賢，絕聖棄智。使民不爭，忘我。不貴難得之貨，絕巧棄利。使民不爲盜。忘物。不見可欲，轉物應機。使心不亂，忘情。是以聖人虛其心，全性。實其腹，全命。弱其志，全神。強其骨，全形。常使民無知無欲，空諸所有。使夫知者不敢爲，夫音扶，後同。知音智。識法者恐。爲無爲，寂然不動。則無不治。治音持，感而遂通。

右三章 不尚賢接上章，處無爲之事也。謂不矜自己之賢能則民淳，不貴奇貨則民富，不見可欲則心定。聖人治平天下，必以修身爲本，修心實腹一節，皆修之要，修心而後志弱，志弱而後無知，無知故能忘我，此不尚賢也。實腹而後骨強，骨強而後無

欲，無欲故能忘物，此不貴難得之貨也。二理相須，足以了全性命矣。頌曰：實腹真常在，虛心道自存，不勞施寸刃，談笑定乾坤。

道冲而用之，太虛同體。或不盈，不自滿。淵乎似萬物之宗，不自見。挫其銳，不露鋒芒。解其紛，不隨世變。和其光，不自明。同其塵，不自是。湛兮似若存，常應常靜。吾不知誰之子，上無復祖。象帝之先。唯道為身。

右四章 上云為無為，故次之以道冲而用之，或不盈，謂不自滿也。不自滿者必受益。挫銳解紛，虛中忘我之謂也。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超虛無之外也。頌曰：不識誰之子，焉知象帝先，為君明說破，太極未分前。

天地不仁，無為。以萬物為芻狗。芻，窗愈切。愛養萬物不為主。聖人不仁，效天。以百姓為芻狗。萬民歸之而不為主。天地之間 虛中，其猶橐籥？用虛。虛而不屈，無心。動而愈出，應變無窮。多言數窮，數所各切。說不得。不如守中。虛中而已。

右五章 天覆地載，化民育物，可謂至仁。言不仁者，忘其所自也。聖人愛民治國亦復如是，修身養命亦復如是。結上章道冲而用之之義也。頌曰：無底謂之橐，三孔謂之籥。中間一竅子，無人摸得著。摸得著為君，吹出無聲樂。

谷神不死，虛靈不昧。是謂玄牝。牝，婢忍切。一陰一陽。玄牝之門，一闔一闢。是謂天地根。生天生地。綿綿若存，無休無息。用之不勤。應用無窮。

右六章 谷神不死，虛靈不昧也。接上章守中之義也。虛靈不昧，神變無方，陰陽不測，一闔一闢，往來不息，莫知其極。動靜不忒，不勞功力，生生化化而無窮。頌曰：闔闢應乾坤，斯為玄牝門。自從無出入，三界獨稱尊。

天地長久，無休無息。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無為。以其不自生，無心。故能長久。不遷不變。是以聖人 仿天 後其身而身先，忘我，外其身而身存，忘形。非以其無私耶，故能成其私。以其無我，故能成我。

右七章 天不自天，地不自地，故生生不息。聖人不自聖，故與天地合德。接上章用之不勤之義也。頌曰：道本至虛，至虛無始，透得此虛，太虛同體。太湖三萬六千

頃，月在波心說向誰。

上善若水，以榮處卑。水善利萬物而不爭，隨方逐圓。處衆人之所惡，能容納穢惡。故幾於道。幾平聲。合道。居善地，利物。心善淵，容物。與善仁，生物。言善信，應物。政善治，治，平聲。化物。事善能，成物。動善時，順物。夫惟不爭，故無尤。物我如一。

右八章 接上章後已先人，所謂水者，取柔和謙卑處下之義。利物無爭，故無尤。頌曰：無爭神寂靜，自足氣和平。放下這點子，黃河幾度清。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已音以。天道虧盈而益謙。揣而銳之不可常保，揣楚委切。地道變盈而流謙。金玉滿堂，莫知能守。鬼神害盈而福謙。富貴而驕，自遺其咎。遺去聲，咎上聲。人道惡盈而好謙。功成名遂身退，收拾歸來，天之道。天地合德。

右九章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接上章上善若水之義。功成名遂，身退戒盈，勸謙之義。頌曰：急起不離影，迴來墮塹坑。只今當腳住，陸地變平沉。若解轉身些子力，潛藏飛躍總由心。

載營魄，不得亂走。抱一能無離，離平聲。二物混成，如母攜嬰。專氣致柔能嬰兒，純一不雜，反樸還醇。滌除玄覽能無疵，不見不聞，塵淨鑒明。愛民治國能無爲，治音持。不動不搖，道泰時清。天門開闔能爲雌，出有人無，不伐不矜。明白四達能無知，除聰屏智，和光同塵。生之畜之，畜，兕入聲。斡旋四德，長養群情。生而不有，功成行滿，隱跡潛形。爲而不恃，忘其所自，默默昏昏。長而不宰，長上聲。退有餘地，一任天更。是謂玄德。道隆德備，脫體全真。

右十章 載營魄，猶車載物之喻。魄好運動，好馳騁，好剛銳，故曰營魄。魄屬陰，陰盛則害陽，情盛則沒性，能制伏者，抱一無離致柔，無疵無爲，爲雌無知，使陰魄不能肆其情，至於魄伏陰消，則神靈性寂也。生之畜之，生而不有，忘其所自，不用拘束，自然不動。如獲寶滿載而歸，故曰載營魄。自抱一以下純是載營魄之義。接上章功成身退，而續下章三十幅共一轂，有車之用也。頌曰：事向無心得，無心也太難。悟來彈指

頃，迷後隔千山。

三十輻共一轂，猶萬法同一心。當其無，數車無車。有車之用。輻來轆轤，成車之用。埏埴以爲器。埏，扇平聲。和土作器。當其無，數器無器。有器之用。水土假合，成器之用。鑿戶牖以爲室，開戶鑿牖。當其無，數室無室。有室之用。戶牖通達，成室之用。故有之以爲利，以有利無。無之以爲用。以無用有。

右十一章 以輻轆轤，利車之用。即總萬法歸心，全神之妙也。輻不轆轤，何以名車？法不歸心，無以通神。轂虛其中，車所以運行。心虛其中，神所以通變，故虛爲實利，實爲虛用。虛實相通，去來無礙，即上章載營魄之義也。至於無物可載，轂輻兩忘，車復無也，猶心法雙忘，神歸虛也。器與室並同此義。頌曰：鐵壁千重，銀山萬座，撥轉機輪，驀直透過，要知山下路，但問去來人。

五色令人目盲，眼被色眩。五音令人耳聾，耳被聲惑。五味令人口爽，口被味瞞。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心情爲使。難得之貨令人行妨，行去聲。意爲物轉。是以聖人爲腹不爲目，爲，去聲。內境不出，外境不入。故去彼取此。去，羌呂切，收視返聽。

右十二章 上章發明虛用，虛其用則不爲聲色眩，故次之以五色令人目盲，色聲味物皆是根塵，一切世人皆受盜，惟有道者不受他瞞，視聽言動，非禮勿爲，則六賊化爲六神通也，故去彼取此。頌曰：見色神無定，聞聲喪太和。掀翻無一事，赤手造彌羅。

寵辱若驚，寵是辱先。貴大患若身，貴爲患始。何謂寵辱若驚？諦聽下文。寵爲上，辱爲下，寵得也，故居上。得之若驚，無失。失之若驚，有得。是謂寵辱若驚。如是。何謂貴大患若身？設問。吾所以大患者，何哉？爲吾有身，爲，去聲，下同。有身便有患。及吾無身，忘形無累。吾有何患？忘貴無患。故貴以身爲天下，外其身者，貴其身者也。若可寄天下，以此爲天下，則可寄天下。愛以身爲天下，後其身者，愛其身者也。若可托天下。以此爲天下，則可托天下。

右十三章 接上章爲腹不爲目，忘我之義。故次之以寵辱若驚，寵辱貴患，互

相倚伏，苟能思患而預防之，則終身無患。推此道而治平天下，則天下永無危殆。有國者憂天下如憂一身，則天下樂推而不厭。頌曰：有辱何嘗辱，居榮未必榮。預防無過失，猶更涉途程。爭似全身都放下，也無得失也無驚。

視之不見名曰夷，大象無形。聽之不見名曰希，大音。搏之不得名曰微，道隱無名。此三者不可致詰，如何說得？故混而爲一。殊途同歸。在上不微，莫見乎隱。在下不昧，莫顯乎微。繩繩不可名，雖有條目，實無名喚。復歸於無物，藏身處，沒蹤跡。是謂無狀之狀，不見中親見。無象之象，象上聲，親見中不見。是謂忽恍。渾渾淪淪。迎之不見其首，無始。隨之不見其後，後上聲，無終。執古之道，無爲。以御今之有，統攝萬有。以知古始，無爲。是謂道紀。因無彰有。

右十四章 希夷微，道之極也。混而爲一，返本也。不微不昧，和其光也。無象無狀，藏其用也。末後一句總證前三章而發下章之祕也。頌曰：這個話靶難摸難畫，八面玲瓏全無縫罅。恍忽窈冥中有象，這些消息共誰論？

古之善爲士者，存其無象。微妙玄通，清淨光明。深不可識，視之不見。夫惟不可識，故強爲之容。強，上聲。以有會無。豫兮若冬涉川，寒澈骨。猶兮若畏四鄰，慎獨。儼兮若冰將釋，無疑。敦兮其若樸，樸音撲，如愚。曠兮其若谷，虛中。渾兮其若濁。渾，平聲。同塵。孰能濁以動之徐清，清者濁之源。孰能安以久動之徐生，靜者動之機。保此道者不欲盈，虛者實之本。夫惟不盈，沖虛。故能弊不新成。埋光鑱彩。

右十五章 接上章道紀之義，發明後學，存誠致敬，常慎其獨，不住於相，而抱一潛虛爲日用，至於頓息諸緣，銷鎔萬幻，擾之則不濁，澄之則不清，是謂微妙玄通深隱也。頌曰：微妙玄通，隨人腳轉，瞎卻眼睛，一物不見。不如歸去來，識取虛皇面。

至虛極，守靜篤，寂然不動。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觀復知化。夫物芸芸，各復歸其根。動極復靜。歸根曰靜，返本。是謂復命。生意存焉。復命曰常，歷劫寂爾。知常曰明，古今洞然。不知常，昧了也。妄作凶。錯了也。知常容，大無不包。容乃公，細無不入。公乃王，物無不化。王

乃天，理無不通。天乃道，曷有終窮。道乃久，無盡。沒身不殆。天地雖變，這個不變。

右十六章 接上章善爲士者致虛靜篤，復命歸根，純是神妙，共向這裏具眼，參學事畢，其或未然，更參末後。頌曰：致虛知妙本，靜極見天心。會得個中意，河沙總是金。

太上，無上可上。下知有之，衆所共知。其次親之譽之，可親可譽，便不自然。其次畏之，知其畏敬。其次侮之，全無忌憚。信不足，道難信。有不信，疑心重。猶其貴言，輕器寡信。功成名遂，默而成之。百姓皆爲我自然。不知所自。

右十七章 太上謂無上可上，雖下愚皆知有此理，纔可親近，有美譽便不自然。畏之者猶其次也，侮之者失道遠矣。天真喪失不能反本，雖教之奚益？言愈多而愈不信，不若默而待之，無爲而化之，使其自悟，自然返樸，不言而信也。以治道言之，太上以下不能無爲，親之譽之，有言之教也。畏之者，刑禁也。侮之者，上失信也。上失信於民，則民不信。猶其貴言，不言之教也。不言之教，無爲而成，刑不試而民自服也。至於功業成，遂還淳返樸，則親譽、畏侮俱忘矣。百姓安居樂俗，忘其所自，故曰謂我自然。頌曰：太上元無上，常存日用間。可憐無眼漢，剛道出函關。

大道廢有仁義，太樸既散，仁義乃興。智慧出有大僞。出，去聲。智慧聰明，根塵業識。六親不和有孝子。莫若常和。國家昏亂有忠臣。莫若常治。

右十八章 接上章親譽畏侮之義，與其國亂顯忠臣，何若無爲民自化。頌曰：聰明迷大本，智慧喪天真。無事常清靜，逍遙快活人。

絕聖棄智，無爲。民利百倍，安靜。絕仁棄義，無心。民復孝慈。和順。絕巧棄利，無欲。盜賊無有。常足。此三者以爲文不足，惟恐信不及。故令有所屬。令，去聲，屬音燭。老婆心切。見素抱樸，無知無識。少私寡欲。忘物忘我。

右十九章 發上章之蘊，聖智仁義巧利一切棄絕，不復見用，則民從其化而返樸也。聖人惟恐後世學者擔負不起，屬之以易簡，曰見素抱樸，少私寡欲。易取於人也。

頌曰：莫縱三心亂，無令一念狂。見聞知覺法，無復可思量。

絕學無憂，心頭無事。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唯，上聲。不遠。善之與惡相去何若？大遠。人之所畏，不可不畏。善惡可畏。荒兮其未央哉？欲人恐學力未至，聖人恐損之未盡。衆人熙熙，如享太牢，如登春臺。嗜慾無厭。我獨怕兮其未兆，如嬰兒之未孩。怕，音泊。愴然無慾。乘乘兮若無所歸。任運自然。衆人皆有餘，而我獨若遺。食務者常憂，忘機者常樂。我愚人之心也哉純純兮。昏昏默默。俗人昭昭，我獨若昏，俗人見識於外，聖人藏明於內。俗人察察，我獨悶悶。悶音門。俗人有分別，聖人無彼此。忽兮若晦，晦上聲。不識不知。漂兮若無所止。無物無執。衆人皆有以我獨頑似鄙。衆人皆有能，聖人獨無能。我獨異於人，不與萬法爲侶。而貴食母。貴在味道。

右二十章 絕學者絕其所有也，故次之絕聖人。後俗人矜學於事，益其所聞，惟恐進學不精，故常憂聖人棄絕所有，惟務於味道，如求食於母，守雌抱一而已，故無憂也，是謂絕學無憂。頌曰：纔言絕學，開口便錯。廣識多知，轉轉不覺。人間萬事都忘卻，猶落他家第二機。

孔德之容，無所不容。惟道是從。於法自在。道之爲物，惟恍惟忽。本然之天。忽兮恍，其中有象。此天混然。恍兮忽，其中有物。此天洞然。窈兮冥，其中有精。此天常存。其精甚真，絕一無爲。其中有信，活潑潑地。自古及今，其名不去，去，羌呂切。歷劫常存。以閱衆甫。萬物資始。吾何以知衆甫之然哉？以此。

右二十一章 上章云我獨異於人，德之大也，故次之以孔德之容，言其廣納色容。所謂道之爲物，果何物乎？有象有物有精。果有乎？若謂有未具，參學眼；若謂無亦未具，參學眼。畢竟作麼會咄。頌曰：亙古一物，了無人識。剔起眉毛，虛空露骨。設若擬議躊躇，照管當空霹靂。

曲則全，不材者壽。枉則直，屈己者伸。漦則盈，漦，烏瓜切。謙則受益。弊則新，晦則自明。少則得，知止常足。多則惑。事繁則亂。是以聖人抱

一爲天下式。一能統衆。不自見故明，弊則新。不自是故彰，濇則盈。不自伐故有功，枉則直。不自矜故長，曲則全。夫惟不爭，守柔。故天下莫能與之爭。混而爲一。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是真實語。誠全而歸之。全真本然。

右二十二章 曲全、枉直、濇盈、弊新，接上章孔德之義也。不自見以下，皆戒盈勸謙之義也。謙下故無爭，無爭則全其本然，抱元守一，復歸無極也。故曰誠全而歸之。頌曰：莫管他人短，休矜自己長。短長無二見，過界不能藏。

希言自然。開口不在舌頭上。飄風不終朝，狂則不久。驟雨不終日，躁則不長。孰爲此者？是誰主宰？天地。衆所共知。天地尚不能久，天地尚爾。而況人乎？不可躁暴。故從事於道者，順理合轍。道者同於道，一體同觀。德者同於德，不生一見。失者同於失，無有分別。同於道者，道亦樂得之。我同於道，道亦同我。同於德者，德亦樂得之。樂音洛，上下並同。我同於德，德亦同我。同於失者，失亦樂得之。我同於失，失亦同我。信不足有不信。我疑於物，物亦疑我。

右二十三章 希望言自然，接上章不爭之義，謂不自見，是不言而善應。飄風驟雨，言妄動躁進，不久遠之喻。從事於道者，和順於道德，混同於事物，自然感通於物，物亦自然相應也。苟或言不合道，妄有作爲，不能取信於人，反爲人輕忽也。易繫云，言行，君子之樞機，榮辱之主也，可不慎乎？頌曰：道不異於人，人自以爲異。一佛一切佛，心是如來地。

跂者不立，跛音伎，躁進無功。跨者不行，欲速不達。自見者不明，不能晦德。自是者不彰，不能謙下。自伐者無功，不能克己。自矜者不長。不能含容。其於道也，曰餘食贅行。贅，朱芮切。行，去聲。殘飯贅疣。物或惡之，惡，烏路切。衆所不美。故有道者不處。達者反是。

右二十四章 此章總證前三章，跂者不立，跨者不行，即飄風驟雨之謂也。自見自是，自矜自伐，渾是私意，私意確則害公，何可久也？故有道者不處餘食贅行，不美也。頌曰：跂立原爲妄，跨行本是狂。假饒成得事，到底不如常。

有物混成，此天混然。先天而生，此天洞然。寂兮寥兮，湛然常寂。獨立而不改，超然獨存。周行而不殆，運化無窮。可以爲天下母，生育長養。吾不知其名，本無名喚。字之曰道，因物立名。強爲之名曰大。強，上聲。無有限量。大曰逝，無有疆界。逝曰遠，無有邊際。遠曰反。收拾歸來。故道大，太虛無體。天大，法道。地大，法天。王亦大，法地。域中有四大，更有大麼？王居其一焉。三界獨稱尊。人法地，無不載。地法天，無不容。天法道，無不周。道法自然。

右二十五章 接上章有道不處，於此發明處道之工夫也。有物混成以下一節，全首章體道之要，四大以下純是神妙。人只知域中有四大，殊不知自己一物更大。頌曰：天地雖大，亦有敗壞。唯有這個，歷劫常在。聖而不可知之者，盡在如如不動中。

重爲輕根，輕生於重。靜爲躁君，靜主於重。是以君子終日行，不離輜重，不敢輕爲，雖有榮觀，宴處超然。常應常靜。奈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擔荷不起。輕則失臣，輕進失身。躁則失君，貪榮取辱。

右二十六章 重者不可輕忽也，輕則失臣，躁則失君，猶跛者不立、跨者不行之謂，亦飄風驟雨之喻。不離輜重，克負擔荷也。宴處超然，轉物也。明上章法道之義，總結二章體道之說，而續下章善行之要也。頌曰：躁進那能久，輕爲了不成。腳跟不點地，猶更涉途程。

善行無轍跡，轍，直列切。舉步不在腳跟。善言無瑕謫，開口不在舌端。善計不用籌策，一徹萬融，善閉無關鍵而不可開，全無縫罅。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解，上聲。全無繫累。是以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修己安民。常善救物，故無棄物。隨機利物。是謂襲明。明了相續。故善人不善人之師，教人爲善。不善人善人之資。警人反善。不貴其師，無善可爲。不愛其資，無過可改。雖智大迷，屏智如愚。是謂要妙。任運自然。

右二十七章 盡前章之蘊，謹於言行，則無跡無謫，心之計其可笑，心之閉其可開，心之結其可解。道心堅固，如此則無善不善之分，師與資兩忘，黜聰屏智，終日如愚。頌曰：舉步不在腳，善結非干手。摸著鼻孔尖，通身都是口。若能於此善參詳，七七

元來四十九。

知其雄，守其雌，不自大。爲天下谿。萬派歸源。爲天下谿，常德不離。打成一片。復歸於嬰兒，炁全。知其白，守其黑，不自見。爲天下式。萬法歸一。爲天下式，常德不忒，準的不差。復歸於無極。神全。知其榮，守其辱，不自貴。爲天下谷。萬有歸空。爲天下谷，常德乃足。湛然圓滿。復歸於朴，朴，音撲。性全。朴散則爲器，施之於物。聖人用之以爲官長。設教化人。故大制不割。不言之教。

右二十八章 守雌、守黑、守辱，不見自己之明。接上章雖智大迷之義。嬰兒、太極、太朴，天下之大本，惟守雌抱一則能返本。治國以此，不假裁制，民自淳而物自朴也。頌曰：白裏存乎黑，雄中抱一雌。綿綿功不間，男解養嬰兒。

將欲取天下而爲之者，錯。吾見其不得已，已，音以。利禦寇不利爲寇。天下神器不可爲也。動著禍生。爲者敗之。貪他底，著他底。執者失之，討便宜，落便宜。凡物一切有相。或行或隨，或煦或吹，或強或羸，或載或隳，有此便有彼，切忌隨他去。是以聖人去甚，去，上聲。無爲。去奢，無欲。去泰。無執。

右二十九章 無爲則無事，有爲便有事。執者失，爲者敗，有爲之戒也。強羸載隳，互相倚伏，如影隨形，纔有成，便有敗。是以聖人去貪甚，去奢侈，去驕泰，深戒後世。頌曰：行隨煦吹，強羸載隳，中間主宰，不知是誰。著衣喫飯尋常事，何須特地卻生疑。

以道佐人主者，無爲。不以兵強天下，以慈衛之。其事好還。還，音旋。善惡皆報。師之所處，荆棘生焉。心兵起處，靈地荒蕪。大軍之後，必有凶年。魔軍馳騁，精氣耗散。故善者果而已。已，音以。有斷則生。不敢以取強，以柔待之。果而勿矜，去甚。果而勿伐，去奢。果而勿驕，去泰。果而不得已，顛沛必於是。是果而勿強，放倒剝竿。物壯則老，兵強則不勝。是謂不道，錯。不道早已。永失真道。

右三十章 接上章去奢泰之義。以道佐人主者，不尚兵武。善惡皆有報，戒後

世有國有家者，守雌抱一，勇於不敢，至於不得已，亦不敢取強。故曰善者果而已。頌曰：莫縱三心亂，常教志帥安。忽然逢野戰，一箭定天山。

夫佳兵不祥之器，大兵之後，必有凶年。物或惡之，惡，烏路切。師之所處，荆棘生焉。故有道者不處，處，上聲。心兵不起。君子居則貴左，主柔。用兵則貴右。主剛。兵者不祥之器，武以討叛。非君子之器，君子常治。不得已而用之，恬澹爲上。以慈衛之。勝而不美，不得已，而美之者，要功也。是樂殺人。樂，五教切。肆其剛勇。夫樂殺人者，爲之種禍。不可得志於天下。造物不容。吉事尚左，主生。凶事尚右。主殺。偏將軍居左，尚柔。上將軍居右，尚剛。言以喪禮處之。不祥之器。殺人衆多，不得已。悲哀泣之。一曰慈。戰勝以喪禮處之。如喪考妣。

右三十一章 不以兵強天下，故次之。以兵者不祥之器，聖人於此深戒。萬世之下，有國之君，以無爲清靜治化，自然家國咸寧，雖有甲兵，無所陳之，永無爭奪之患也。頌曰：默默清玄境，澄澄養太和。倒携三昧劍，順化五陰魔。

道常無名，虛無自然。朴雖小，至微。天下不敢臣。至尊。侯王若能守，抱一。萬物將自賓。無不服。天地相合，惟德是輔。以降甘露。和氣所致。民莫之令而自均，令，去聲。自然和平。始制有名，立法制度。名亦既有，示之好惡。夫亦將知止。使之知禁。知止所以不殆，知足故常樂。譬道之在天下，止於至善。猶川谷之於江海。止於卑下。

右三十二章 上章云有道者不處，此云道常無名。朴雖小，天下不敢臣。發明有道者所處之要也。有道之士外處卑下，內抱一真，萬物自然化，天理自然合，神變無窮。頌曰：會得無名朴，方能縱復收。便將大千界，聚在一毫頭。

知人者智，見於外。自知者明。見於內。勝人者有力，勇於敢。自勝者強。勇於不敢。知足者富，貧亦樂。強行者有志。始終不殆。不失其所守者久，志力愈堅，命基愈固。死而不亡者壽。壽，上聲。真一常存。

右三十三章 知人勝人，明於外也。自知自勝，存於內也。證前三章用武之戒也。知足者貧亦樂，力行者無不見，固守者無危殆，內明者出生死，死而不亡者真一常

存。頌曰：見物不見性，知人不自知。個般無學輩，猶道得便宜。

大道汜兮，廣大惡備。其可左右，無限量。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所過者化。功成不名有，所存者神。愛養萬物而不為主，忘其所自。常無欲，寂然不動。可名於小，芥子納須彌。萬物歸之而不為主，任運自然。可名於大。須彌納芥子。是以聖人終不為大，芥子裏藏身，故能成其大。不可稱量。

右三十四章 大道汜兮謂極廣大盡精微，靡所不備也。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以下，接上章不失其所守者久之義也。以之治國則不失其所守，以之修己則死而不亡，故曰其可左右。頌曰：大道誠難測，虛空不可量。寥寥成一片，何處是封疆。

執大象，象，上聲。視之不見。天下往，萬民服。往而不害，萬物遂。安平泰。萬化安。樂與餌，樂音藥，聲味俱美。過客止，客過則止。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出，去聲。無聲無臭。視之不足見，大象無形。聽之不足聞，大音希聲。用之不可既。道隱無名，用之無盡。

右三十五章 上章末後句云故能成其大，故次之以執大象天下往，謂全其無象，民物移，心歸往也。樂與餌，聲味俱美，喪其無象，安能久乎？道之出口，無味無象無聲無色，以其無體，故應用無盡。頌曰：泥牛喘月，木馬嘶風。觀之似有，覓又無蹤。清庵掛杖子，畫斷妙高峰。

將欲歛之，必固張之。固張必歛。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固強必弱。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固興必廢。將欲奪之，必固與之。固與必奪。是謂微明，幾微先兆。柔弱勝剛強。柔弱常和，用剛必敗。魚不可脫於淵，人安可離於道？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有利則有害。

右三十六章 執大象則能見事之幾微。纔見固張，便知將歛。未萌先兆，未舉先知。非天下之微明，其孰能及此？學道之士，存其無象，守其至柔，與物無競，則自然知幾。苟用剛暴，尚權謀智術，求其勝物，非道也哉！比如魚本水中物，求異群魚欲脫於淵可乎？既不可，則人亦不可尚權，尚權者反常也，如魚離淵必死，國之利器不可示人，即孔子所謂可與立不可與權同一義。聖人用權反常合道，尚不可輕為，而況常人乎！

可不戒哉？頌曰：眼若流星，機如掣電。瞻之在前，忽然不見。十方通塞中，光明無不遍。

道常無爲而無不爲。寂然不動感通天下之故。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化。上以風化下。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朴。作，做入聲。我無欲而民自樸。無名之朴亦將不欲。我好靜而民自正。不欲以靜，使夫知者不敢爲。天下將自正。爲無爲則無不治。

右三十七章 真常之道本無爲，有爲即非常道。接上章微明之義。天地無爲，萬物生成；聖人無爲，萬民安泰。以修煉言之，都無作爲，於安靜之時存其無象，毫髮之物便要覺，既覺便以無名朴鎮之。朴本無形，又曰無名，謂空也。道無爲，朴無名，心無欲，則自然復靜也。靜之又靜，天下將自正。頌曰：有作皆爲幻，無爲又落空。兩途俱不涉，當處闡宗風。

道德會元卷下

都梁清庵瑩蟾子李道純元素述

上德不德，不尚己德。是以有德。其德愈大。下德不失德，執著己德。是以無德。其德愈失。上德無爲而無以爲，寂然不動，感而遂通。下德爲之而有以爲。以德求感，有所作爲。上仁爲之而無以爲，施仁及物，本無作爲。上義爲之而有以爲，以義接物，有所作爲。上禮爲之而莫之應，以禮齊物，終不能齊。攘臂而仍之。攘，如羊切。力挽之愈不齊。故失道而後德，近道。失德而後仁，近德。失仁而後義，近仁。失義而後禮。近義。夫禮者，不淳，忠信之薄，不厚。亂之首也。不齊。前識者道之華，求奇不實。愚之始也。失道。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尚質實，不求識。居其實不居其華，尚誠實，不尚禮。故去彼取此。去，羌吕切。舍妄從真。

右三十八章 上章云道常無爲，故次之以上德不德。上德無爲故合道，下德有爲不合道。仁義猶近德，可爲進道之階；禮者純是作爲，多不實。以禮齊物，物轉不齊。蓋有爲終有失也，執之不失亦可漸入佳境。自仁義而反德，自德而反道，直造無爲

也。前識者智識也，智識者失道之始。故曰道之華，有道者不處。頌曰：未得超三界，如何出五常。五常歸罔象，獨步謁虛皇。

昔之得一者，得一萬事畢。天得一以清，湛然常寂。地得一以寧，寂然不動。神得一以靈，混然成真。谷得一以盈，綽然有餘。萬物得一以生，自然發育。侯王得一以爲天下貞。泰然安固。其致之，一也。天無以清將恐裂，星辰失度。地無以寧將恐發，山嶽崩頽。神無以靈將恐歇，陰陽失節。谷無以盈將恐竭，閉塞不通。萬物無以生將恐滅，和氣耗散。侯王無以貞貴高將恐蹶。家國危殆。故貴以賤爲本，一也。高以下爲基，一也。侯王自謂孤寡不穀，常抱其一。此其以賤爲本也。一爲萬象主。非乎？豈不然哉！故致數車無車，數音所，數我無我。不欲碌碌如玉，落落如石。貴賤兩忘。

右三十九章 上章云去彼取此，謂去其末而取其本也。本者何？一也。一者天地之始，萬物之母，大道之用。侯王若能守萬物自然，歸往也。自謂孤寡不穀，自卑升高，不忘本也。不欲碌碌如玉，落落如石，貴賤兩忘，惟抱一也。數車之名件無一名車者，數我之一身無一名我者，穀輾合一則名車四大合一，則名我也。頌曰：得一非爲妙，還虛未是玄。夢中知是夢，天外莫尋天。

反者道之動，神一出便一收來。弱者道之用，專氣致柔。天下萬物生於有，有名萬物之母。有生於無。無名天地之始。

右四十章 反者道之動接上章貴以賤爲本也。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即數車無車之說。只這有無相生之理，多少學人不知端的，且道如何是有無端的意。看！頌曰：有象非爲有，無形未是無，有無俱不立，猶是墮偏枯。無有有無中得趣，方知鬚子沒髭鬚。

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上士一決一齊了。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中下多聞多不信，下士聞道大笑之。因何信不及，只爲太分明。不笑不足以爲道。大迷之下必有大悟。故建言有之，纔開兩片，露出肝腸。明道若昧，含華隱曜。進道若退，瞻前顧後。夷道若類。和光同塵。上德若谷，虛以受人。大白

若辱。以卑自牧。廣德若不足，滿而不溢。建德若偷。偷，音俞，葉渝。密而不露。質真若渝，應變無方。大方無隅。不露圭角。大器晚成，不有其功。大音希聲，即之即應。大象無形。莫見乎隱。道隱無名，莫顯乎微。夫唯道善貸且成。忠恕而已。

右四十一章 上章云有無相生，非高上之士不容無疑，故次之以上士聞道。夫道若昧若退若類若偷若渝，不可得而見聞。可笑之由，惟高上之士稟性冲虛，故能超然直入，不言而信，無爲而成之也。中人以下，未免半疑半信。下愚不消者，不惟不信，又且笑而侮之也。善貸且成者，貸下士笑侮之過，而成上士勤行之功也。雖下愚不肖，一覺其初，便可反善。人之不善，何棄之有？頌曰：至道元容易，人心自謂難。中人猶擬議，下士轉顛預。莫顛預星在，秤兮物在盤。

道生一，虛無生一氣。一生二，一氣判陰陽。二生三，陰陽成三才。三生萬物。三才生萬類。萬物負陰而抱陽，成象於天，成形於地。冲氣以爲和。稟氣於中和。人之所惡，惟孤寡不穀。一無偶，衆人之所忌。而王公以爲稱。自謂孤寡。故物一切有象，或損之而益，謙者受益。或益之而損，滿者必覆。人之所教，無非爲善。亦我義教之。幾亦如是。強梁者不得其死，強大者死之徒，吾將以爲教父。不善人善人之資。

右四十二章 一者萬物之母，人之所惡，謂一無偶，孤寡不穀也。王公大人，不忘其本，以是自稱。卑下，謙損也。謙損者必受益，強大者必招禍。聖人設此戒人，克己行謙，見不善而內自省也。頌曰：好勝常逢敵，行謙久處安。柔和爲日用，處處玉京山。

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軟能蝕堅。無有人無間，貫金透石。吾是以知無爲之有益。謙損受益。不言之教，默而信之。無爲之益，無爲而成之。天下希及之。知音者鮮。

右四十三章 上章孤寡不穀至謙也，故次之以至柔，謂柔弱勝剛強。損中有益，損之又損，以至無爲，不言而可信。無爲之益世鮮及之。頌曰：觸來勿與競，事過心清涼。只這清涼境，乾坤不覆藏。

名與身孰親，名高辱身。身與貨孰多，財多害己。得與失孰病，得寵思辱。是故甚愛必大費，貪他底，著他底。多藏必厚亡。討便宜，落便宜。知足不辱，足止貪。知止不殆，畏止禍。可以長久。知足常足。

右四十四章 上章無爲之益謂有爲，則有損也，故次之以名與身孰親，名貨得失皆有爲也，終不長久。惟知足知止，可以長久。頌曰：世間一切有，到底不長久。攝伏彌猴心，聽取師子吼。若能運出家中寶，啼鳥山花一樣春。

大成若缺，其用不弊。弊葉韻作贅，不自顯，故無壞。大盈若沖，其用不窮。不自滿，故無盡。大直若屈，直而不肆。大巧若拙，爲而不恃。大辯若訥。光而不耀。躁勝寒，躁暴者焚。靜勝熱，安靜者涼。清靜爲天下正。人能常清靜，天地悉皆歸。

右四十五章 上章知足不辱，故次之以大成若缺。德有餘而爲不足者壽，財有餘而爲不足者鄙。大成若缺，大盈若沖，至於若屈若拙若訥，皆德有餘而爲不足，用之無盡也。故爲天下正。頌曰：人情多聚散，世道有興衰。惟有真常在，古今無改移。

天下有道，情逐性。卻走馬以糞。意馬閑，靈苗秀。天下無道，性逐情。戎馬生於郊。意馬狂，心地荒。罪莫大於可欲，取辱之由。禍莫大於不知足。陷身之端。咎莫大於欲得，殺身之本。故知足之足，常足。知足者貧亦樂。

右四十六章 上章清靜爲天下正，故次之以天下有道。有道則清靜，清靜則天下正。天下正則罷兵事務農事，故曰卻走馬以糞。無道則不清靜，不清靜則天下不正，則用威武征伐，故曰戎馬生於郊。曰罪曰禍曰咎，皆欲心所致，故結句云知足常足。以修身言之，清靜則欲心止，欲心止則意大定，故曰卻走馬以糞。不清靜欲心不止，欲心不止則意馬狂，故曰戎馬生於郊。頌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急走迴來，救得一半。天下本無事，人心自著忙。

不出戶，知天下。反窮諸己。不窺牖，見天道。回光返照。其出彌遠，其知彌少。外事有限。是以聖人不行而至，不移一步至長安。不見而名，不見一物即如來。不爲而成。不動一毫成正覺。

右四十七章 不出戶知天下，言有道之士知內不知外，接上章之義，知內不知外則無所不知，見內不見外則無所不見，若只知外見外而忘其內者，知見淺狹矣。頌曰：朝游南嶽暮宿蒼梧，倏忽千里不曾離渠。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

爲學日益，精進。爲道日損，減損。損之又損，一切損盡。以至無爲。無損可損。無爲而無不爲。無不克。取天下常以無事，事向無心得。及其有事，有心便不得。不足以取天下。有爲終有盡。

右四十八章 不出戶知天下，內知也。其出彌遠，外事也。故次之爲學日益，言無學者求共增益，爲道者事事減損。易云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慾，正謂此也。至於無忿可懲，無慾可損，以至無爲，則萬民化而天下歸往也。苟或妄有作爲，則民亂而難治，故曰不足以取天下。頌曰：有學頭頭昧無爲，事事差學爲俱絕。斷損益，任從他。莫笑我儂窮相態，從來賊不打貧家。

聖人無常心，任用無方。以百姓心爲心。隨機應感。善者吾善之，從而爲善。不善者吾亦善之，使之反善。德善。全至其善。信者吾信之，從而爲信。不信者吾亦信之，使之反信。德信。全其至信。聖人在，天下懔懔。懔，音牒。兢兢業業。爲天下渾其心，渾，平聲。殊途同歸。百姓皆注其耳目，容止可觀，作事可法。聖人皆孩之。天下一家。

右四十九章 上章云無事取天下，故次之以聖人無常心。所謂無常心者，隨機應感，不逆民物之情，故百姓遵聖人之言，行聖人之行，從聖人之化，天下同一心也。頌曰：信者從他信，善者從他善。若能如是知，卻成顛倒見。顛倒見三界，十方成一片。

出生入死。忿欲，生死之門。生之徒，絕忿欲。十有三。水火濟。死之徒，縱忿慾。十有三。水火不濟。人之生，皆賴水火。動之死地，水火相逢。亦十有三。水成數六，火成數七。夫何故？忿慾使然。以其生生之厚。忿慾不止，貪生無厭。蓋聞善攝生者，無忿慾。陸行不遇虎兕，兕，序姊切。內省不疚，何憂何懼？入軍不被甲兵，心無罣礙，故無恐怖。兕無所投其角，虎無所措其爪，兵無所容其刃，不厚其生，焉能有死？夫何故？身非我有，死奈我何？以其無死地。忘其生死。

右五十章 柔弱生之徒，強大死之徒。柔弱者則能懲忿慾，強大者為忿慾所使，能懲忿則火降，窒慾則水升，水火既濟則生，故曰生之徒。起忿則無明火熾，縱慾則苦海波翻，水火相違則死，故曰死之徒。強大者貪生無厭，柔弱者視死如歸。既不以死為死，虎兇甲兵於我何害？以丹道言之，水火既濟，聖胎凝矣。頌曰：涅槃心易曉，差別智難明。既無差別智，安有死和生？

道生之，元始祖氣。德畜之，畜，凶人聲。化生諸天。物形之，在天成象。勢成之，在地成形，是以萬物一切有象。莫不遵道而貴德。皆從道生。道之尊，德之貴，越古超今。夫莫知爵而常自然。不言善應。故道○生之畜之，神全。長之育之，氣全。成之熟之，精全。養之覆之。形全。生而不有，忘機。為而不恃，忘情。長而不宰，忘物。是謂玄德。合道。

右五十一章 善攝生者以其無死地，故次之以道生之言。道本無形，因生育天地而形可見，道本無名，因長養萬物而名可立。一切有相，受命於天，成形於地，稟氣於中和，皆道之蔭也。故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頌曰：可道非常道，無為卻有為。為君明說破，衆水總朝西。夜來混沌攪落地，萬象森羅總不知。

天下有始，無名天地之始。以為天下母。有名萬物之母。既知其母，知本。以知其子。便知末。既知其子，知末。復歸其母，及本。沒身不殆。常在。塞其兌，內境不出。閉其門，外境不入。終身不勤。不勞而治。開其兌，內境出。濟其事，處境入。終身不救。永失貞道。見小曰明，知機知微。守柔曰強，軟能蝕堅。用其光，物來斯照。復歸其明。放去收來。無遺身殃，遺音謂。切忌隨他去。是謂襲常。直下承當。

右五十二章 道生之言，道之始也，故次之天下有始。末後一句最極切，修真至士當向這裏，真眼莫教蹉過。頌曰：不收不放，無上可上。清淨自然，本來模樣。更問第一義如何，向道有言皆是謗。

使我介然有所知，未舉先覺。行於大道。無為。惟施是畏，識法者恐。大道甚夷，坦平蕩直。而民好徑。好，去聲。行險以僥幸。朝甚除，朝音潮，事繁即亂。田甚蕪，靈地荒蕪。倉甚虛，靈地空竭，服文彩，貪。帶利劍，

嗔。厭飲食，痴。財貨有餘，欲心不止。是謂盜夸。三毒擾攘。非道也哉！錯！

右五十三章 上章云襲常謂密，用常道也，故次之以使我介然有所知。有所知，則能直下承當而密用；若無所知，則不能密用。妄有作為，內為根塵所蔽，外被業識所眩，兼無明三毒為擾，非道也哉？頌曰：弄巧成拙，多煩早老。金玉滿堂，焉能常保？若於日用顛倒行，大地塵沙盡成寶。

善建者不拔，拔音跋。根深。善抱者不脫，藤固。子孫祭祀不輟，綿遠。修之於身，身修。其德乃真。全真。修之於家，家齊。其德有餘。寬裕。修之於鄉，鄉修。其德乃長。久遠。修之於國，國治。其德乃豐。淳厚。修之於天下，天下平。其德乃普。道泰。故以身觀身，內有一塵，其德不真。以家觀家，有一不順，其德無餘。以鄉觀鄉，有一不化，其德不長。以國觀國，有一不善，其德不豐。以天下觀天下。有一小人，其德不善。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反求諸己。

右五十四章 上章云使我介然有所知，有知則道心堅固，不失其守，故次之以善建者不拔也。以之修身、觀心、察性，心定則身之修也。以之治國、觀民、察己，民化則國之治也。天下有一不善，則是自己政化不善也。書云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此之謂也。反觀諸己，心有一塵染著，則是我之性天未明也。頌曰：觀國非容易，觀身意更深。海枯終見底，人死不知心。

含德之厚，退藏於密。比於赤子，純一不離。毒蟲不螫，猛獸不攫，攫鳥不搏。螫音釋，攫攫並厥縛切。我忘於物，物亦忘我。骨弱筋柔而握固。筋音斤。神全。未知牝牡之合而峻作，最平聲。精全。精之至也。自然。終日號而不嗁，號平聲。氣全。和之至也。柔和。知和曰常，此天混然。知常曰明。此天洞然。益生不祥，益則有損，心使氣曰強。氣動則剛。物壯則老，剛則易折，是謂不道。錯。不道早已。喪失天真。

右五十五章 善建者不拔，德之母也，故次之以含德之厚。比於赤子者，不失赤子之心也。赤子之心純一不雜，無害於物，物亦不能害。不知有男女之別，其峻亦作，

精氣所至也。雖作而無心，故能全其至精。終日號啼，其聲不變，沖和所致也。修身以此，則能全其本然，是謂含德之厚。苟失其赤子之心，作而心動，天真喪也。赤子之心既發，便不自然。發而不遠而知覺，亦可反常，故曰明。苟不知覺而縱其所欲，日增日盛，精氣耗散，故曰不祥。血氣既盛，又縱心而使之，愈盛也。氣血盛則形衰矣，是謂不道。不道則早已也。頌曰：欲識混元面，先存赤子心。此心常不昧，法體證黃金。

知者不言，默而成之。言者不知。口頭三昧。塞其兌，無言。閉其門，無見。挫其銳，無爭。解其紛，無事。和其光，無我。同其塵，無人。是謂玄同。一以貫之。故不可得而親，忘情。不可得而疏，忘形。不可得而利，忘物。不可得而害，忘機。不可得而貴，忘有。不可得而賤，忘無。故為天下貴。一切忘盡，真常獨存。

右五十六章 含德之厚，則能緘默，故次之以知者不言。非不言也，無可得而說也。尹真人云非道不可言，不可言即道，正謂此也。予謂多言獲利，不若默而無害也。噫！頌曰：絕利終無害，無親無不疏。多言應有失，爭似紫虛都。

以正治國，不偏不倚。以奇用兵，無計無謀。以無事取天下。無為無執。吾何以知其然哉？以此。性徹理融。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利欲所惑。民多利器，國家滋昏。奇貨所眩。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末伎所遷。法令滋彰，盜賊多有。法出姦上。故聖人云我無為而民自化，不尚權謀。我好靜而民自正，不用利器。我無事而民自富，不貴奇貨。我無欲而民自朴。朴，蒲卜切。以正治國。

右五十七章 上章云知者不言，得其正也，故次之以正治國也。多忌諱，多利器，多伎巧，多法令，皆不正也。上無忌諱則民裕，絕權謀則民化，薄稅斂則民富，道之以德則民朴。無為無事無欲好靜皆正也，以此治國則海晏河清，以此行道則泰時亨，以此修身氣固神凝。一人正萬民皆正，一心正萬化皆正，一身正萬事皆正。正之義大矣哉！頌曰：著意頭頭錯，無為又落空。自從心路絕，無日不春風。

其政悶悶，悶音門。無為寬裕。其民淳淳。質朴有餘。其政察察，有為嚴謹。其民缺缺。缺音軋。貪婪無足。禍兮福所倚，畏禍則福必至，福兮禍

所伏。忽福禍則必至。孰知其極？禍福無門，惟人自召。其無正耶？惟正可守。正復爲奇，恃正則爲奇。善復爲妖。矜善則爲妖。民之迷與道相反。其固曰久，迷遠不復。是以聖人方而不割，方正其身，使心自化。廉而不穢，清廉其德，使民自化。直而不肆，梗直其行，使物自化。光而不曜。含蓄其光，天下化成。

右五十八章 上章無爲無事，使民自化，寬大之治也，故次之以其政悶悶。是謂上寬裕則民淳實，上多事則民昏暴。悶悶，寬也。察察，謹也。寬則得衆，盡法無民。禍福相倚，正奇相待，善妖相反，理之然也，可不戒諸？修福不如遠禍，用正不若閑邪，正雖爲善，苟自矜爲奇德，則反爲妖。正之爲正，斯不正已。善之爲善，斯不善已。是以聖人方正其身，刑罰清而萬民服，清廉其德，不惡而嚴。梗直其行，和而不流。清明在躬，慮其太察，自昭明德，故結句雲光而不曜。學者洞此，長生久視之道得矣。頌曰：倚善功難遂，矜奇事轉迷。世間無限事，伶利不如痴。

治人事天，存心養性。莫若嗇。嗇，音色。凡事從儉。夫惟嗇，夫謂早服。妙在機先。早服謂之重積德，含德之厚。重積德則無不克，無所不至。無不克則莫知其極。廣大悉備。莫知其極，可以有國。天理在我。有國之母，可以長久。生生不窮。是謂深根固蒂。性海彌深，命基永固。長生久視之道。曷有終窮？

右五十九章 接上章其政悶悶之義，治人事天，莫若從儉。以國言之，省刑罰，薄稅斂。以身言之，省言語，節飲食。以心言之，省思慮，絕視聽。盡其心，養其性，可以事天也。頌曰：生事事生，省事事省。不省不生，斷蹤絕影。雲在嶺頭閑不徹，水流澗下太忙生。

治大國若烹小鮮。撓之則糜。以道莅天下，莅，音利。清靜無爲。其鬼不神。陰魔俯首。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人。邪不干正。非其神不傷人，聖人亦不傷人。大制不割。夫兩不相傷，形神俱妙。故德交歸焉。道德感通。

也。譬如烹鮮，撓之則糜。言平治天下，撓之則亂也。以無爲正其心，以清靜養其性，卑以自牧，則民心悅服，天下歸往也。往而不害，天下和平。使剛暴無以施其能，鬼不神也，至於化暴從善。雖有強能而無害物之心，聖人亦不加刑於小人。上下以德相交，故兩不相傷。以之修身，清淨無爲爲本，則情慾絕而陰魔消散，形存壽永，精復神全，此長生久視之道也。頌曰：本自見成，何須機提，才著一毫，眼中著屑。一句合頭機，萬載繫驢橛。

大國者下流，上善若水。天下之交，衆高附下。天下之牝，衆剛附柔，牝常以靜勝牡，靜爲躁君。以靜爲下。衆動附靜。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以大就小。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以小事大。或下以取，小必歸大。或下而取。大必納小。大國不過欲兼畜人，畜，凶人聲。謙卑接下。小國不過欲入事人。卑順承上。夫兩者 上遜下順，各得其所欲。各當其分。故大者宜爲下。高以下爲基。

右六十一章 接上章德交之義。下流者知水之卑下，則衆水歸之。柔勝剛，靜勝動，聖人卑謙自牧，安靜應物，則天下化成。上以下下，下以下順上，上遜下順，德交歸焉。修身以此，心愈下而道愈高，身愈退而德愈進，謙尊而光卑而不可逾，故曰大者宜爲下。頌曰：大不做大，小不做小，好笑好笑，當面諱了。等閑伸出無爲手，不動干戈定盡平。

道者萬物之奧，無所不容。善人之寶，至尊至貴。不善人之所保。皆賴道蔭。美言可以市，足以悅衆。尊行可以加人，行，去聲。足以出衆。人之不善，我亦善之。何棄之有？亦可使之反善。故立天子，置三公，作之君，作之師。雖有拱璧以先駟馬，非寶非貴。不如坐進此道。道尊德貴。古之所以貴此道者，善人之寶。不日求以得，見成有底。有罪以免耶！不責於人。故爲天下貴。善貸且成。

右六十二章 接上章之義。奧者大也，寶者貴也，保者萬物恃之以生也。雖下愚不肖者，未嘗離也。舉動應酬，無非此道，百姓日用而不知者，爲塵識所昧，立天子，置三公，作之君，作教師，教化下民，使不善者從其化，拱璧駟見不足爲貴，不如坐進此道，修己以安百姓，先之以敬讓而民不爭，陳之以德義而民興行，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

是以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求則與之，有罪宥之，不責於人，有罪以免。故天下尊之也。頌曰：終日忙忙走，迴頭便到家。悟來無一事，不會亂如麻。

爲無爲，藏神於神。事無事，藏心於心。味無味，藏形於形。大小多少，倒行逆施。報怨以德，不責於人。圖難於其易，易去聲，下同。其脆易破。爲大於其細，其爲易散。天下之難事必作於易，從微至著。天下之大事必作於細，積小成大。是以聖人終不爲大，聖人不自聖。故能成其大。成聖在民。夫輕諾必寡信，得之易失之易。多易必多難，輕易難成。是以聖人猶難之，不可輕示。故終無難。得之難失之難。

右六十三章 爲無爲發上章萬物之奧。爲無爲，無所不爲。事無事，事事有成。味無味，其味幽長。此三者道之奧也。大者小之，多者少之，怨以德報之，圖難於易，爲大於細，積小成大，從微至著。聖人功業大成，不自爲大；天不自成，成天者物；聖不自聖，成聖者民。以其不自聖，故能成聖。爲大必自細，升高必自卑，難事易成，易事難成，易事不可輕示，輕則人忽之，故聖人猶難之。得之難，失之難。凡事不輕易則終無難。頌曰：說易非容易，言難卻不難。個中奇特處，北斗面南看。

其安易持，易去聲，下同。居安慮危。其未兆易謀，作事謀始，其脆易破，圖難於易。其微易散，圖大於細。爲之於未有，防患於未然。治之於未亂。治之於未有。合抱之木生於毫末，從微至著。九層之臺起於壘土，積小成大。千里之行始於足下。自近至遠。爲者敗之，貴在謹始。執者失之，謹則不失。是以聖人無爲故無敗，無不克。無執故無失。善抱不脫。故民之從事，有所施設，常於幾成而敗之。不謹其始，焉得有終？慎終如始，則無敗事，初心不昧，焉得有敗？是以聖人欲不欲，欲人之不欲。不貴難得之貨，轉物。學不學，學人之不學。復衆人之所過，遷善。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爲。識法者恐。

右六十四章 接上章之義，其安易排，言作事謀始。備真志士正心於思慮之先，抑情於物之前，則心易正，情易絕。苟治事於已亂，遠禍於已萌，不亦難乎？積小成大，不可救也。故易有履霜堅冰之戒。傳曰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

由來者漸矣。由辨之不早辨也。係云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又云惡積而不可解，可不戒之哉？苟有覺於已差之後，驚力而反，猶可復元。終不如未見形跡而解，不勞而復，故曰其微易散，未兆易謀也。又云爲者敗，執者失，戒之猶切。聖人學人之不學，欲人之不欲，無執無爲，終始如一，永無危殆。若向這裏會得凡事謹始，焉有敗失事之未萌？悉皆先兆，知則不爲，爲則不失，復初九以之盡此道者，其惟顏子乎！頌曰：差之毫厘，失之千里。急走迴來，猶落第二。臨崖馬失收繮晚，船到江心補漏遲。

古之善爲士者非以明民，不識不知。將以愚之。其政悶悶。民之難治，以其智多，其政察察。以智治國國之賊，道之以智，其民不足。不以智治國國之福。道之以德，其民有餘。此兩者亦楷式，楷，口駭切。寬則得衆，盡法無民。常知楷式，舍短從長。是謂玄德。合道。玄德深矣遠矣。愈探愈深，愈求愈遠。與物反矣，不與萬法爲侶。然後乃至大順。逆行順化。

右六十五章 其安易持反善之速也，故次之善爲士者，非以明民也。言無爲寬大治平天下，民之福也。有爲嚴謹，宰制下民，國之賊也。民之難治，以其多事，是以聖人以無爲清靜治國，使夫知者不敢爲，雖與物反，久慣自然。民遂其生，獲百倍之慶，天下治平，成大順之化。盡此道者，是謂玄德。頌曰：一切有爲法，三千六百門。從頭都勘過，皆是弄精魂。惟吾獨抱無名朴，無限群魔倒赤旛。

江海所以爲百谷王者，由其卑下。以其善下之，大國下流。故能爲百谷王。異派同歸。是以聖人欲上民以言下之，謙退。欲先民以身後之，克己。是以聖人處上而民不重，民忘其勞。處前而民不害，民忘其死。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樂，音洛。以德服人，中心服。以其不爭，謙讓也。故天下莫能與之爭。天下和平。

右六十六章 善爲士者，卑以自牧，故次之以江海爲百谷王，即上善若水之義。以言下民，民忘其勞；以身後民，民忘其死。皆道德感通也。修真志士，以卑自牧則身修。頌曰：上善若水，利物無窮。貫金透石，隔礙潛通。有意留人千里月，無心送客一帆風。

天下皆謂我道大，萬物推尊。似不肖。當面諱了。夫惟大，無可比擬。故似不肖。似個什麼？若肖久矣，其細也夫。纔可比，便不大。我有三

寶，分文不直。保而持之，珍重珍重。一曰慈，仁惠。二曰儉，節約。三曰不敢爲天下先。謙退。夫慈故能勇，無不克。儉故能廣，無不備。不敢爲天下先，故能成其器長。無不服。今舍其慈且勇，剛暴也。舍其儉且廣，貪慾也。舍其後且先，強梁也。死矣。死之徒。夫慈仁，以戰則勝，仁人之兵不可敵。以守則固，仁則能守。天將救之。惟德是輔。以慈衛之。天地大德曰生，聖人守位曰仁。

右六十七章 身愈下而德愈高，江海所以能爲百谷王，聖人則之，故天下皆推尊爲大。不肖言，無可此也。又謙下之辭，慈忍謙退，儉約卑下，故似不肖。流俗皆尚廣大強梁血氣之勇也，殊不知慈忍謙退極廣大。慈之一字，戰則勝，守則固，仁者無敵，真勇也。頌曰：莫飲無明水，沐生差別相。浮雲散碧空，萬里天一樣。

善爲士者不武，慈忍。善戰者不怒，怒，音弩，葉武。柔和。善勝者不爭，謙讓。善用人者爲下，卑遜。是謂不爭之德，至謙。是謂用人之力，至柔。是謂配天，至慈。古之極。合道。

右六十八章 不武不怒不爭，發上章不肖之義。不爭之德，用人之力，皆仁慈之謂。故曰配天。以此修身，則形存壽永也。頌曰：不文不武，無得無失。摸著鼻孔，通身汗出。分明只在眼睛下，擬議之間隔萬山。

用兵有言，吾不敢爲主，而爲客。慈忍。不敢進寸而退尺。謙退。是謂行無行，行下音杭。不武。攘無臂，攘，如羊切。不怒。仍無敵，不爭。執無兵。爲下。禍莫大於輕敵，勇於敢則殺。輕敵幾喪吾寶。喪去聲。強梁者死之徒。故抗兵相加哀者勝。仁人之兵，天下無敵。

右六十九章 接上章不武之義。行無行以下至於哀者勝，皆不怒無爭之謂。頌曰：好勝終須敗，唯慈善守成。不勞施寸刃，天下賀昇平。

吾言甚易知，慈忍而已。甚易行，儉約而已。天下莫能知，信不及也。莫能行。力不及也。言有宗，開口顯道。事有君。舉動見道。夫惟無知，自昧了。是以不我知。見不明。知我者希，孰是知音？則我者貴，孰肯承當？

是以聖人被褐懷玉。內蘊道德，外行卑下。

右七十章 前章云哀者勝，謂仁慈無敵，故次之以甚易知甚易行，世人莫能知莫能行者，信不及也。間有信之者，又不能行，力不及也。是以聖人被褐懷玉，含華隱耀也。頌曰：至道不難知，人心自執迷。疑團百雜碎，驀直到曹溪。秋月春花無限意，個中只許自家知。

知不知上，真知。不知知病，妄知。夫惟病病，惟恐有知。是以不病。終無妄知。聖人不病，知如不知。以其病病，忘其所知。是以不病。無所不知。

右七十一章 知不知上接上章吾言甚易知。聖人無所不知，不自以為知，真知也。世人無所知，自以為知，妄知也。故曰病若知，妄知為病，而病其病，則妄知之病瘥矣。聖人所以不病者，以其病其多知，是以不病也。頌曰：賣弄鬚鬚，赤矜誇口。鼓禪若能如是，會見性待驢年。

民不畏威，無忌憚。則大威至。自作自受。無狹其所居，肆情縱意。無厭其所生。厭，平聲。貪生無足。夫惟不厭，錯。是以不厭。更錯。是以聖人，反是。自知不自見，不肆其情。自愛不自貴，不厚其生。故去彼取此。去，羌呂切。

右七十二章 上章云不知知病，不知為知，所以無忌憚也，故次之以民不畏威。世俗之人不畏大威，無狹其居，無厭其生，尚廣大而厚其生也。不知厭足，取禍之由，故曰大威至矣。有道者反是。頌曰：苦瓠連根苦，甜瓜徹蒂甜。可憐貪慾者，知味不知厭。

勇於敢則殺，強梁者死之徒。勇於不敢則活，柔弱者生之徒。知此兩者，或利或害，有殺有活。天之所惡。惡，烏路切。造物不容。孰知其故？知則不敢。是以聖人猶難之。不敢輕示。天之道不爭而善勝，不與物競，物莫能勝。不言而善應，大音希聲，和之則應。不召而自來，寂然不動，感而遂通。緝然而善謀，緝，音聞。任運自然，無所不克。天網恢恢，包羅無外。疎而不失。雖然疎闊，物莫能逃。

右七十三章 接上章民不畏威，言世人不畏公法，敢於好勇，殺身之本也。勇

於不敢，終身無害。勇於敢，血氣之勇也。勇於不敢，義理之勇也。頌曰：敢勇常輕死，頑牛不畏鞭。試看狂劣者，鼻孔幾番穿。

民不畏死，肆情逐幻。奈何以死懼之？抱薪救火。若使民常畏死而爲奇者，以情攝情。吾得執而殺之。不得放過。孰敢？誰肯？常有司殺者，天不容姦。夫代司殺者殺，不是當行家。是謂代大匠斲。事不干己。夫代大將斲，般門弄斧。希有不傷其手矣。自取其害。

右七十四章 接上章勇於敢之義，民不畏死是上之政化不善，民失其業也。民失其業，欲遂其生，故不畏死。又加之刑禁，使民畏死，則是致民於死地也。蓋法無代天之所惡，故聖人亦不容也。常有同殺，謂天不可欺也。代司殺者，謂掌刑罰之官也。代大匠斲，謂不當也。希有不傷其手，言用刑之極有傷和氣也。聖人於此戒省刑罰之切也。頌曰：虛空無聲，牆壁有耳。更問如何，劈胸便捶。大地掀翻行正令，倚天長劍逼人寒。

民之飢，荒歉。以其上食稅之多，厚斂則民飢，多欲則心荒。是以飢。常不足。民之難治，紛亂。以其上之有爲，事煩則亂。是以難治。常不定。民之輕死，忘命。以其求生之厚，貪慾無厭。是以輕死。不顧危亡。夫惟無以生爲者，不厚其生。是賢於貴生。不自生，故長生。

右七十五章 接上章民不畏死之義，民之飢，民之難治，蓋由政教不正，民不遂其生，是以貪生而不顧危亡也。道之以刑，則民暴；道之以德，則民格。上好靜則民樂而從其化也。頌曰：智慧皆爲垢，聰明總是塵。絲毫不望念，性海自澄澄。

民之生也柔弱，一團和氣。其死也堅強。和氣散也。萬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和氣全。其死也枯槁。和氣絕。故堅強者死之徒，剛暴殺身之本。柔弱生之徒，柔和養生之要。是以兵強則不勝，恃強則敗。木強則拱，拱，音拱。木剛則折。強大處下，沉淪之本。柔弱處上。處，上聲，上同。升騰之象。

右七十六章 接上章之義，上之政化不善，有傷和氣，故天下多剛暴。以無爲清淨修己，足以挽回和氣，民遂其生，樂其業，刑不試，而萬民悅服。何剛暴之有？是以

修齊治平，皆以柔和爲本。以丹道言之，和氣存則水火交濟，和氣散則水火相違，故柔弱處上。頌曰：柔弱未是善，剛強未是惡。爭如養太和，逍遙常快樂。

天之道其猶張弓乎？稱物平施。高者抑之，低者舉之，損止益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與之。衰多益寡。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虧盈益謙。人之道則不然。反是。孰能以有餘奉天下？損己益人。唯有道者。效天。是以聖人爲而不恃，損。功成不居，損。其不欲見賢。見，音現。損之又損。

右七十七章 接上章強弱之義，損有益無，大道也。強大者必受損，柔弱者必受益。唯有道者，則天而行，損情益性，損多益寡，損己益人，損有餘益不足，損之又損，以至無爲。頌曰：益之常不足，損則卻寬剩。只這克己心，便是平等秤。

天下柔弱莫過於水，上善若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勝。棒打不開。其無以易之，無物可比。柔勝剛，屈己者勝。弱勝強，軟能蝕堅。天下莫不知，衆所共知。莫能行。擔負不起。是以聖人言，諦聽。受國之垢，能爲社稷主。海納百川。受國之不祥，能爲天下王。處衆人之所惡。正言若反。與物相反。

右七十八章 接上章損益之義，至卑至弱，莫過於水，破堤決岸，莫之能御。以此可見，柔勝剛，弱勝強也。天下人皆知而不能行，何哉？不肯卑下故也。衆人所惡，垢與不祥，惟有道者，則能受之。頌曰：弱者從他弱，強者任他強。休生分別相，識取法中王。但觀浩淼無窮水，幾處隨圓幾處方。

和大怨必有餘怨，施恩成怨。安可以爲善？錯。是以聖人執左契，契，音挈，下同葉徹。誠信及物。不責於人，克己。故有德司契，性靜情逸。無德司徹。心動神疲。天道無私，至公。常與聖人。惟道是從。

右七十九章 接上章剛柔之義，以恩和怨，怨雖解，而心尚存，安可爲善？不如責己，恩怨兩忘，則民心自然感德而契之也。大德之人則司契，下德之人司徹，明徹者通也。只知通爲明斷，殊不知盡法無民矣。安可爲善？司契者，存誠信與民心契也。頌曰：明斷傷和氣，施恩惹禍殃。不如司左契，恩怨兩相忘。

小國寡民，不食。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不尚賢。使民重死而不遠徙。安分。雖有舟車，無所乘之。不動。雖有甲兵，無所陳之。不爭。使民復結繩而用之。反朴。甘其食，忘味。美其服，忘形。安其居，忘動。樂其俗。樂，音洛。忘憂。鄰國相望，望，平聲。對境無心。鷄犬之聲相聞，外境不入，內境不出。民至老死，終身在道。不相往來。忘其彼此。

右八十章 上章云執左契，謂以道感民，則自然契合無爭奪也。故次之以小國寡民，言知足而不貪也。國雖小，民雖寡，自以爲足，使有才能者不得見用，則民自然無知無欲。不遷不變，無爭無競，安守常分，服食與居，常樂於道。鄰國彼此無犯，永遠爭奪也。頌曰：無爲境界，能小能大。放去收來，廓然無礙。本來面目現堂堂，世界壞時渠不壞。

信言不美，食藥苦口。美言不信。口頭三昧。善者不辯，無分別相。辯者不善。妄生差別。知者不博，頭頭總是。博者不知。物物有礙。聖人不積，不增不減。既以爲人已愈有，用之不盡。既以與人已愈多，普濟無窮。天之道，生生不已，利而無害。無所不利。聖人之道，則天而行。爲而不爭。慈忍儉約。

右八十一章 信言不美，忠言逆耳也。美言不信，巧言令色也。真實之言，澹薄虛妄之言，華飾善爲道者，無分別。故不辯善辯者，至爭之由。故曰不善真知者，光而不耀。故曰不博廣博者，明見於外。故曰不知聖人損其所有，愛養萬物不爲主。故曰不積養，其無象象。故常存守，其無體體。故全真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用之不可既，故曰爲人愈有，與人愈多。天地大德曰生，故曰利而無害。聖人守位曰仁，故曰爲而不爭。只這末後一章，總發前八十章之蘊也。經云可道非常道，可名非常名。不言之教，無爲之益，希言自然。淡乎無味，進道若退，明道若昧，廣德若不足，大白若辱，曰希，曰夷，惟恍惟惚，大音希聲，大器晚成，正言若反，已上等語，雖不美聽，其中有信。故曰信言不美。可道可名可見可聞，持而盈之，揣而銳之，金玉滿堂，善之爲善，美之爲美，樂之與餌，聲味俱美，已上等語美於聽，於不實也，故曰美言不信。若訥若拙，若愚若樸，若屈若昏，不尚己賢，不貴奇貨，儼兮若客，敦兮若樸，曠兮若谷，渾兮若濁，知白守黑，知榮守辱，不自見，不自是，不自矜，不自伐，已上皆不辯之善也。尚奇務貨，自高自大，自見自

是，自矜自伐，勇於敢，奢於欲，不畏威，不畏死，不知足，不知止，強知前識，昭昭察察，已上皆不善之辯也。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塞其兌，閉其門，不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不言而信，不見而名，無爲而成，已上皆知者不博之謂也。知物知人知事知外，無狹其所居，無厭其所生，開其兌，濟其事，捨儉且廣，捨後且先，不知爲知，皆是妄知，已上皆博者不知之義也。爲而不恃，長而不宰，功成不居，絕聖棄智，絕仁棄義，絕巧棄利，少私寡欲，見素抱朴，損之又損，以至無爲，去甚去奢去泰，無知無事無欲，已上皆不積之義也。至於曲全枉直，湮盈弊新，萬物歸之，萬民化之，天地合之，廣施博濟，不窮不弊，不殆不勤，用之不可既，此爲人愈有，與人愈多之義也。天之道生成運化，稱物平施，生之畜之，長之育之，成之熟之，養之覆之，無所不利，至公無私，惟德是輔，不言善應，不召自來，高者抑之，低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與之，一切有情，無不覆壽，此利而無害也。聖人之道，守雌抱一，處柔行謙，和光同塵，後己先人，同於道，同於德，同於失，方而不割，直而不肆，光而不耀，不責於人，善貸且成，善者善之，不善者亦善之。小國寡民，自以爲足，使民反朴，忘其彼此，民至老死，不相往來，皆不爭之義也。只這不爭二字，八十章之要也。若是信得及底，把這不爭二字爲日用，久久純熟，則自然造混元之境，真常之道，至是盡矣！象帝之先，明妙本得矣。且道不爭二字作麼會？咦！放倒門前利竿著。頌曰：爭之常不足，讓之則有餘。無爭功不間，萬化悉歸渠。

清庵瑩蟾子語錄卷之一

門弟子嘿庵柴元臯主編

“大顛心經注云，有僧問岑和尚：‘二鼠侵藤，如何淘汰？’岑曰：‘今時人須是隱身去。’敢問何謂隱身？”師曰：“何須待零落然後始知空？須是只今件件不着，事事不染，我不見一切物，則一切物亦不見我，是謂隱身也。”問曰：“欲言言不及，山東河北好商量，此意如何？”師曰：“此事若以言說，說不能盡，末後一句至廣至大都包盡了，更有何說？只這方不及已自說了。”問曰：“要識此經麼？”曰：“西瞿耶尼北鬱單越，何故偏指此二句？”師曰：“我不如是道，若有

人問我如何是此經，我只向他道東西十萬，南北八千。”問曰：“是大神呪，是大明呪，是無上呪，是無等等呪，此四句三教書中比得甚麼？”師曰：“比得道書妙中之妙，玄之又玄，無上可上，不然而然，又比得儒書中真觀真明真勝。一，雖然最上一着，又在言句之外。”

問曰：“罔明菩薩初地出家，如何出得女子？定文殊菩薩是七佛之師，如何出不得？”師曰：“臭庵云，火迎曾宿客，鴉護落巢兒。說得好分曉，休更疑惑。”

師問予曰：“因出不得女子，定文殊召罔明參不二法門。文殊云，不得動，動着三十棒子。作麼會？”予方擬議間，因定庵動身偶觸其機，遂舉似。師然之。

師曰：“井底泥蛇舞柘枝，窻間明月照梅梨，作麼生會？”予擬議良久，曰：“吹出竅中一曲，燦破眼裏空花。”師曰：“不是。”予又曰：“腦蓋撞開，惟有我眼睛突出，更無他。”師曰：“較些子。”

問曰：“昔兩僧卷廉公案其間一得一失，謂何？”師曰：“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

問曰：“僧問夾山：如何是法身？山云：法身無相。僧云：如何是法眼？山云：法眼無瑕。道，吾聞之，不許後參。船子迴來再興此話，亦依前答道。吾云今番有師子，敢問吾師一般問一般答，如何不許前卻許後？”師曰：“雲月是同，溪山各異。師曰：問洞山有寶鏡，三昧五位顯訣云，正中偏，偏中正，正中來偏，中至兼中，到五事如何參？”答曰：“正不得中，莫見其偏；偏不得中，莫顯其正。正者來歸中，偏者亦至中，偏正合一皆中，則兼到矣。到此偏正兩忘，惟中獨存是也。”師曰：“欠些子，若於動靜中會意始得。”一日師與四人同坐次，師曰：“川老云是心非心不是心，如何說？”衆答皆不當。

• 158 • 答曰：“是心也，不是非心也，不是？”師曰：“如何即是？”予一喝。師

曰：“牢收取。”師曰：“如何是道？”予拍臺下。又曰：“如何是道中人？”予又拍一下。師曰：“欠些個。”予隨聲一喝。師曰：“早遲八刻。”

問曰：“三十幅共一轂，如何說？”師曰：“輻與轂，只是器之體，幅來輻轂，方成車之用。比得三十日共一月，以成明之用；又比得萬法歸空以成性之用，皆同也。”

問曰：“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此說譬之者多，請師爲我正之。”師曰：“生之徒，水火既濟也。死之徒，水火相違也。水成數六，火成數七，六與七合十三數。古人道，七六十三兮，月宮春色者是也。或謂七情六欲合十三者稍通，或以八卦五行言之者非也。豈不聞下經有云，堅強死之徒，柔弱生之徒乎？堅強爲忿慾使也；柔弱謂懲忿窒慾也。忿慾起則上炎下濕，水火違也。忿慾絕則陽降陰升，水火濟也。復何疑哉？”

問曰：“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其橐籥可以建天地造化之妙歟？願師明以告之。”師曰：“橐是没底橐，籥是三孔笛，總謂之鼓風籥。此喻天地至虛無窮妙義，悉具其中。又喻人之虛靈不昧也。不屈，言其舒徐通暢之義也。動而愈出，應變無窮也。”

問曰：“朝屯暮蒙如何說？”師曰：“乾坤坎離爲匡廓，六十卦運化於其中，始於屯蒙，終於既未，以爲火符之則，丹書以乾坤爲鼎器，坎離爲藥物，諸卦爲化機者是也。六十卦共三百六十爻，象一年三百六十日之數，自冬至後起，屯蒙大雪盡日是既未也。以一月言之，初一起，屯蒙月晦日是既未。以一日言之，子時起屯蒙亥時是既未。若以工夫言之，頃刻之工夫，奪一年之節候，自起手便是，屯蒙收拾便是既未。所謂朝屯暮蒙，只此總名也。達是理者，

一剎那間周天數足，諸卦悉在其中矣。祖師謂無爻卦內定乾坤者是也。”

問曰：“寶瓶裏面養金鵝如何說？”師曰：“以無爲言之，是兩則公案；以有爲言之，是一段工夫。且先以無爲向公道僧問趙州狗子有佛性也，無州云有僧曰爲甚，有州云無僧云爲甚，無州云爲伊了無，又古德云瓶中鵝子成鵝了，如何出得瓶去。此兩則公案，今人多有遇不得底，如有人下得一轉語，參學事畢。又以有爲言之，狗者無中有也，陰中陽也，又狗乃司寇帳中狗者，防內盜也。寶瓶裏面養金鵝，水中金也，爐中丹也。養金鵝則是養聖胎也。聖胎成，如瓶中鵝子也。瓶破鵝出，世俗之常理也。鵝出而瓶不破，此脫胎之妙也。故祖師云，錦帳之中藏玉狗，寶瓶裏面養金鵝。其金丹之妙歟！”

問曰：“休妻謾遣陰陽，隔其說如何？”師曰：“紫陽云未得真鉛莫隱山。此一句頗同。今時學道底人被謬師所惑，傳得個工法，便道他得道了，也休妻棄子，入山隱遁，及至行功無驗，便生退悔或還俗歸家者，或再取妻者，如此之人極多。又有下愚無學之人，不達聖人之理，卻言休妻不是道，反指婦人爲鼎器，或謂婦人身中有藥，或指產門爲生身處，此大亂之道也。殊不知祖師當來指示世人，若不能絕欲，徒爾休妻。又見學者錯會其意，故復云自然有鼎烹龍虎，何必擔家戀子妻。今之無學只着在前句上，全不思後句，真罪人也。”

問曰：“我師嘗謂修丹者不可着在年月日時上，如何卻又道採藥須知昏曉？”師曰：“此即與屯蒙同一意也，其用處稍異。立春立秋乃年中昏曉，上下兩弦月中昏曉，寅申二時日中昏曉，陰陽交會之時，乃身中昏曉也。通乎晝夜之道，則知陰陽推蕩之理；推幽明

之故，則知死生之說。佛仙聖之人，大要盡在是矣。”

問曰：“視之不見名曰希，聽之不聞名曰夷，搏之不得名曰微。與視不見我，聽不得聞，離種種邊名為妙道，是同是異？”師曰：“大概相似，其理實不同，前是體，後是用。中庸曰，戒慎乎其所不覩，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常慎其獨。即視不見我處，聽不得聞處，離得種種旁方，謂之妙道也。若謂視之不可見，聽之不可聞，搏之不可得，曰希，曰夷，曰微，又有甚種種邊可離也。”印愚樂問曰：“一年十二月有個子月，一日十二時有個子時，不知人身中子時在甚處？”師曰：“致虛極，守靜篤，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其斯之謂歟？”答曰：“癸生之時，時動必潰，此說如何？”師曰：“然。”印又問曰：“元始懸一寶珠，去地五丈。”師曰：“相公如何說？”印曰：“五者陽數也。”師曰：“非也。去地五丈，則是離五濁辱也。在虛玄之中，則是潛神入妙也。”答曰：“五濁之上即玄牝之門歟？”師曰：“雖然，不下實工夫，不曾親見得，徒說得有此象，又濟得個甚麼事？”

問曰：“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何譬之至賤也？”師曰：“天地聖人，不以仁為仁，故視萬物百姓至微，而譬之自生自殺也。雖自生自殺，實歸根復命也。易繫云，顯諸仁，藏諸用，鼓萬物不與聖人同憂。即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之義也。乾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即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也。”

問曰：“嬰兒之未孩，孟子云，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是同否？”師曰：“同此言，其大朴未散，其復不遠也。”

問曰：“老子云，道之為物，惟恍惟惚，恍兮惚，其中有物；惚兮恍，其中有象；窈兮冥，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如何三者

之中獨言其精甚真，其中有信耶？”師曰：“聖人言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則這先天地生便是道之顯象也。象因天地而顯，天地因有物而混成，物因二五之精妙合而凝，所以二五之精，道之體也。象與物，道之用也。”

問曰：“戒慎乎其所不覩一節以視不見我四句譬喻得甚切，若只以儒家話引喻得切更好，願師着一語。”師曰：“前兩句如在無人之境而常存乎誠也，後兩句如與人對面常防其有不測之意也。且如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誠之不可揜，非見隱顯，微之密乎上天之載，雖無聲無臭之可聞知，然天理昭昭，誠不可揜也。”

問曰：“憂悔吝者存乎介，如何說？”師曰：“介謂我心匪石，不可轉也。凡舉心動念處，先存乎介，介然大定，則毫毛之動悉皆先兆。奚悔吝之有？只要先覺爲上。”

問曰：“先甲三日後甲三日，與先庚三日後庚三日同否？”師曰：“不同。蠱者亂也，覺之於未然不至於亂，覺之於已然而後治之，亂亦可救也。苟不覺亂之甚也，甲者首也，覺於三日之先謂之先甲，覺於三日之後謂之後甲，後於三日之遠非覺也。先庚後庚，在巽九五，巽爲風，天之命令也。令有改更則民不信，已日乃孚，若於未更前三日，先告誡利害，然後有所革變，則民後而信之也。又於已更三日之後復告誡，使其樂然爲善也。甲至戊己爲中庚過中也，過中則變，故曰庚。所謂庚者，更革之義也。”

師曰：“非道不可言，即道如何說？速道速道！”予舉似。師然之。師曰：“不可道、不可名，公作何說？”答曰：“說則說矣，恐所以見淺近。願師言之。”師曰：“從自然出者不可道之道，本無名喚，是不可名之名。從道中出者是可道之道，纔可名。道是可名之名，不可道、不可名是天地之始，可道可名是萬物之母。欲見其始，常無

欲以觀其妙；欲見其母，常有欲以觀其微。妙玄妙始於無始也，微邊微見於可見者也。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也。”

師曰：“吾昔日侍坐於適庵師之前，師令我對一對句，曰：‘精關神關與炁關，三關一轅。’吾對曰：‘天籟地籟與人籟，萬籟俱鳴。’師改鳴字作澄字。”“公對個甚麼？”答曰：“文火武火加慧火，總火全功。”師又曰：“吾有一對，以先覺而覺後覺，對個甚？”答曰：“由外觀而觀內觀。”師曰：“改由字作反字更好。”

冬至夜，師曰：“一陽來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對個甚麼？”對曰：“六畫備坤，君子故及時修業。”師然之。一日師對衆云：“先聖易心即是後人心易，各請一對。”答曰：“吾身神炁本是元始炁神。”詹宰云：“太初真性豈非今日性真。”師曰：“吾自有一對，諸人諦聽。”師曰：“小生經藏元同老子藏經。”諸人莫能及。師曰：“肺屬金，金本沈也，爲甚卻浮？肝屬木，木本浮也，爲甚卻沈諸人？”皆無答。師曰：“肺因受炁而有乙木，在內故浮。肝因受炁而有庚金，在內故沈。以卦言之，兌爲金，金性本沈，因金生北一之水爲坎，坎中真火上炎，故浮。震爲木，木性本浮，震下實因木生南二之火爲離，離中真水下降，故沈。以藥物言之，鉛屬金，本沈，見火即升，故浮。汞屬木，本浮，見水則墜，故沈。以法象言之，月屬坎，本沈，進火故浮。日屬離，本浮，退符故沈。古人云，潭底日紅陰怪滅，因水而沈也。山頭月白藥苗新，因炁而浮也。總而言之，金空即浮，木實即沈，此之謂也。”

師曰：“主中主，賓中賓，賓中主，主中賓，諸人作麼會？”衆皆不解此機。詹宰曰：“身外身是主中主，夢中夢則賓中賓，情中性是賓中主，性中情是主中賓。”師曰：“較些子。”答曰：“我惟有我，他又去說他，他來使我，我又役他，即此意也。”師曰：“未徹。”在答曰：“又

心外無心主中主，念中起念賓中賓，未動先覺賓中主，動後方覺主中賓。”師曰：“不若以動靜言之最親切。靜中極靜主中主，動而又動賓中賓。動中守定賓中主，靜中散亂主中賓。”

師曰：“乾有四德，坤有幾德？”答曰：“坤亦有四德。”師曰：“未盡善。夫坤，元亨利與乾同貞之一字不同，順承而後方貞，故曰牝馬之貞也。牝馬柔順，健行之謂也。”師曰：“屯有幾德？”答曰：“元亨利貞與乾同其辭，其德則不同也。”師曰：“何謂不同？”吾思之未及對。師曰：“若同德則非屯難也，所謂元亨者，元有大亨通之義也。利貞者，利在正固也。苟非正固，則不足以免屯難矣。何亨之有？若能固守元有之亨，則能濟屯難而已。”

師曰：“西南得朋，東北喪朋，何謂也？”吾思之未及答，師笑曰：“公未知之蓋陰類又得陰朋，陰炁愈盛則愈迷亂矣，故曰失常。至東北之陽位又喪其陰朋，是以安貞吉也。陰既從陽有生成之理，故曰得常。修真之士情念一動是陰也，若縱意隨之，是陰得朋也，亦謂之失常。苟以剛志斷之，念從何起？念情絕則喪其朋也，亦謂之得常。非天下之至明，其孰能與於此。”

師曰：“謙六爻皆吉，何也？”答曰：“由其謙下之致也。”師曰：“然。諸爻皆言謙，第五爻不言謙，何也？蓋五為君，不過於謙，則不失其權也。故有利用侵伐無不利之說也。所以修真之士須要剛柔兼濟，不可過於柔也。”師曰：“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何也？”答曰：“未生以前為先天，故無所違；既生以後為後天，故有所奉。”師曰：“只當以先覺喻先天出乎自然，後覺喻後天出乎不得已。出乎自然，天理弗違；出乎不得已，我不敢違乎天，故曰奉天時也。”

師曰：“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我試問公輩，欲發未發作麼生會？”良久應之。師曰：“是已發也。”予默然。

師曰：“是未發也。”再一答，師許之曰：“留取自受用，恐瞎卻後人眼。自悟者始得用也。”

清庵瑩蟾子語錄卷之二

門弟子定庵趙道可編

道德心要

清庵授道德會元於道可，時諸門人同沾法乳，得參言外經目，今將諸子參傳語集成一篇，與同志之士相與開發，以其心領意會，故曰心要。

師曰：“這個道字不屬有句，不屬無句，不屬有象，不屬無象，諸人作麼會？”定庵曰：“咄。”嘿庵喝。師曰：“這個德字不屬修，不屬不修，如何即是？”嘿庵曰：“爲無爲。”定庵舉似。師曰：“諸法眷離卻語言三昧，把出自己經來。”嘿庵書空，誠庵拳。師曰：“第一章末後句云玄之又玄，衆妙之門。切謂三十六部尊經，皆從此經出。且道此經從甚處出？離卻父母所生口，道一句來。”嘿庵作問經勢，定庵喝。

師曰：“第二章云有無相生，且道不着有無一句又作麼生？若道得入地獄似箭，道不得入地獄似箭。”衆舉似皆未端的。誠庵問曰：“如何即是？”師曰：“如是如是。”

師曰：“第三章結句云爲無爲則無不治，既是無爲，如何說個爲字在上？若有爲，卻如何說個無爲在下？”定庵曰：“體用兼資。”唯庵曰：“即此用，離此用。”

師曰：“第四章象帝之先一句，以口說爛卻舌根，以眼視突出眼睛，含光嘿嘿，正好吃棒。諸人作麼會？”李監齋舉似，實庵打圓相。

師曰：“第五章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師頌曰：“無底謂之橐，三孔謂之籥，中間一竅子，無人摸得著。爲君吹出無聲樂，且道如何是一竅。”嘿庵曰：“照顧鼻孔。”實庵曰：“吽，且道如何是無聲樂？”師代云：“碧落空歌。”

師曰：“第六章玄牝之門。”師曰：“出息不涉萬緣，入息不居陰界。不出不入作麼會？”嘿庵曰：“寂然不動。”師自曰：“萬籟俱澄。”

師曰：“第七章非以其無私耶，故能成其私，是謂修行人只爲自己屬私，普度一切屬情。不屬私情一句作麼道？”定庵曰：“先人後己。”

師曰：“第八章上善若水。”師曰：“放下這點子，黃河幾度清。且道這點子放在甚處？”定庵、嘿庵一般舉似。

師曰：“第九章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且道退向甚處去？”定庵曰：“虛空一喝無蹤跡。”嘿庵曰：“無處去。”師曰：“都未是。”或曰：“如何是？”師曰：“兩腳橐籥藏北斗。”

師曰：“第十章載營魄。”師曰：“魄好馳騁，好運動，好剛勇，以何法度治之？有心治則屬情，無心又治不得，作麼治？”嘿庵彈指一下。

師曰：“第十一章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且道輻不輳轂時車在甚處？”嘿庵曰：“轉轆轤。”定庵推車勢。

師曰：“第十二章五色令人目盲。”師曰：“離色離相，瞎卻眼睛，諸人作麼會？”嘿庵曰：“見如不見。”

師曰：“第十三章貴大患若身。”師曰：“有身則有患，無身何以見道，畢竟如何即是？”定庵曰：“放下著。”嘿庵曰：“養其無象。”

師曰：“第十四章視之不見。”師曰：“無縫罅，諸人作麼會？”實

庵曰：“渾如鷄子。”師曰：“未是。”或曰：“師如何道？”師曰：“對面不相識。”

師曰：“第十五章微妙玄通，深不可測。”師曰：“水將杖探，人將語探，道將甚麼探？”定庵、嘿庵皆舉拳。師曰：“一狀領過。”

師曰：“第十六章致虛極，守靜篤，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切謂復見天心，且道天心在甚麼處？”又曰：“不可動，動著三十棒。”定庵奪棒。

師曰：“第十七章太上下之有知。”師曰：“不屬有相，不屬無相，要見自己，太上諸子。”無對。師曰：“只今見在說法。”

師曰：“第十八章智慧出，有大偽。”師曰：“聰明迷大本，智慧喪天真。諸人作麼會？”止庵曰：“無爲。”損庵曰：“智不如愚。”

師曰：“第十九章絕聖棄智，諸人作麼會？”定庵曰：“忘其所自。”

師曰：“第二十章絕學無憂。”師曰：“諸人喚甚麼做絕學？”嘿庵曰：“繫風捕影。”師曰：“學不學，覆衆人之所過。”

師曰：“第二十一章。”師曰：“有物有象有情，果有乎？若謂有來且參學眼，若謂無來去參學眼，畢竟作麼道？”嘿庵曰：“有無俱不涉，惟有一真實相。”損庵打圓相。

師曰：“第二十二章曲則全，枉則直。”師曰：“木不材者壽，雁不材者烹。如何即是？”諸人皆不答。師曰：“材不材，各順時。”

師曰：“第二十三章希言自然。”師曰：“嘿嘿無言落第二機，如何是第一機？”諸人答皆不中節。師曰：“開口不在舌上。”

師曰：“第二十四章跂者不立，跨者不行，諸人作麼會？”定庵曰：“舉步不在腳跟上。”

師曰：“第二十五章有物混成。”師曰：“有個甚麼物？”定庵舉似。 · 167 ·

又曰：“域中有四大，還更有大底麼？”嘿庵喝。

師曰：“第二十六章輕則失臣，躁則失君。”師曰：“不輕不躁又作麼生？”定庵曰：“道泰時清。”嘿庵曰：“成性存存。”

師曰：“第二十七章善行無轍跡，諸人會麼？”嘿庵曰：“大力量人，抬腳不起。”

師曰：“第二十八章。”師曰：“守黑守雌守辱是用也，無極太朴嬰兒是體也。朴散爲器，諸人作麼會？”定庵曰：“生生化化。”

師曰：“第二十九章將欲取天下，爲之者，吾見其不得已。”師曰：“子謂錯且過在甚處？”定庵曰：“在爲處。”

師曰：“第三十章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師曰：“設有寇至，作麼敵？”嘿庵曰：“以德化之。”師曰：“不若以慈衛之。”

師曰：“第三十一章佳兵不祥之器。”師曰：“不用兵無以禦敵，用兵則非道，作麼是？”定庵曰：“逆行順化。”

師曰：“第三十二章道常無爲。朴雖小，天下不敢臣。”師曰：“朴雖小一句作麼會？”定庵曰：“芥納須彌。”嘿庵曰：“卑而不可踰。”

師曰：“第三十三章死而不亡者壽。”師曰：“不亡底是甚麼？”嘿庵曰：“無中有。”密庵曰：“虛靈不昧。”

師曰：“第三十四章聖人不自大，故能成其大。”師曰：“如何是不自大？”嘿庵曰：“勃勃從珠口入。”師曰：“上善若水。”

師曰：“第三十五章執大象。”師曰：“若云有象便不大，若云無象如何執？”嘿庵曰：“黍珠中世界。”師曰：“似不肖，故大。”

師曰：“第三十六章將欲歛之，必固張之。”師曰：“睫上眉毛早錯過，且道錯向甚處去？”定庵曰：“當處。”嘿庵曰：“鷄過新羅。”實庵曰：“不得亂走。”師曰：“一狀領過。”

師曰：“第三十七章道常無爲而無不爲。”師曰：“予頌云，有作皆爲幻，無爲又落空。兩途俱不涉，請頌一句。”嘿庵曰：“對面不相逢。”止庵曰：“一定守其中。”密庵曰：“自有大神通。”師曰：“當處闡宗風。”

師曰：“第三十八章上德不德，是以有德。”師曰：“喚甚麼做德？”嘿庵曰：“不自有其有。”師曰：“不自矜。”

師曰：“第三十九章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師曰：“且道得一安在甚麼處？”嘿庵曰：“安在無爲處。”師曰：“無用處更好。”

師曰：“第四十章末後一句云天下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師曰：“無有之外更有甚麼？”嘿庵曰：“有這個。”舉似。

師曰：“第四十一章下士聞道大笑之。”師曰：“笑個甚麼？”嘿庵舉云：“笑這個。”密庵曰：“笑個無爲。”

師曰：“第四十二章或損之而益，或益之而損。”師曰：“不損不益時如何？”嘿庵曰：“無欠無餘。”師曰：“剔渾淪。”

師曰：“第四十三章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剛。”師曰：“觸來勿與競，事過心清涼。如何是清涼境？”嘿庵曰：“無熱惱。”師曰：“無無明。”

師曰：“第四十四章名與身孰親，財與貨孰多。川老云，若能運出家中寶，啼鳥山花一樣新。如何是家中寶？”嘿庵曰：“哩哩啰。”定庵喝。師曰：“一曰慈。”

師曰：“第四十五章。”師曰：“上章知足不辱，知止不殆。謂常足也。此章云大成若缺，大盈若沖，不足也。足底是？不足底是？”損庵、止庵曰：“滿招損，謙受益。”師曰：“德有餘而爲不足者壽，財有餘則爲不足者鄙，故云。”

師曰：“第四十六章罪莫大於可欲。”師曰：“不見可欲，使心不

亂。急走迴來，救得一半。且道那一半如何？”定庵曰：“不離當處。”

師曰：“第四十七章末後句云不見而名，無爲而成。”師曰：“名個甚？成個甚？”定庵、嘿庵皆曰：“成德名道。”

師曰：“第四十八章爲學日益，爲道日損。”師曰：“益人甚？損人甚？”定庵曰：“損己益人。”嘿庵曰：“損情益性。”

師曰：“第四十九章。”

師曰：“第五十章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師曰：“涅槃心易曉，差別智難明。如何差別？”智衆無答。師曰：“仁者謂仁，智者智。”師曰：“如何涅槃心？”衆無答。師曰：“前無往古，後無只今。”

師曰：“第五十一章道生之，德畜之。”師曰：“生個甚？畜個甚？”實庵曰：“生之畜之，只是這個。”師曰：“較些子。”

師曰：“第五十二章天下有始，以爲天下母。首章云有名萬物之母，名喚甚麼？”諸人答不中。誠庵問曰：“喚做甚麼名？”師喚誠庵，誠庵應諾。師曰：“安名了也。”

師曰：“第五十三章使我介然有所知，行於大道，惟施是畏。”師曰：“畏個甚？”嘿庵曰：“畏天命。”

師曰：“第五十四章以國觀國。”師曰：“觀國非容易，觀身意更深。海枯終見底，人死不知心。還有知心底麼？”諸人答不應機。誠庵問師：“還有知心底麼？”師應之曰：“問者是誰？”

師曰：“第五十五章含得之厚比於赤子。”師曰：“即孟子謂大人者不失赤子之心意，且道赤子之心是已發。”嘿庵曰：“純一。”定庵曰：“寂然不動。”師曰：“未盡在。殊不知返者道之用也。”

師曰：“第五十六章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師曰：“言底是？不

言是？”諸人答不切。師曰：“父母所生口，終不爲君通。”

師曰：“第五十七章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師曰：“取天下安得無事？無事何以取天下？”衆無對。師曰：“道之以德。”

師曰：“第五十八章。”師曰：“末後一句光而不耀，作麼會？”衆無語。師曰：“被褐懷玉。”

師曰：“第五十九章治人事天莫若嗇，作麼會？”止庵曰：“儉。”師曰：“從儉。”

師曰：“第六十章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如何說？”嘿庵曰：“無以施其能。”定庵曰：“邪不干正。”

師曰：“第六十一章大國者下流。”師曰：“等閒伸出無爲手，不動干戈定太平。喚甚麼做無爲手？”嘿庵曰：“掀翻三教。”誠庵曰：“打破虛空。”

師曰：“第六十二章有罪以免耶。”師曰：“過在甚處？”定庵曰：“覓過了不可得。”師擲經云：“休翻疑。”

師曰：“第六十三章圖難於其易。”師曰：“說易非容易，言難未是難。個中奇特處，請續一句。”嘿庵云：“元只在中間。”實庵云：“元不離玄關。”師曰：“北斗面南看。”

師曰：“第六十四章其安易持。”師曰：“諸人作麼會？”嘿庵：“防微杜漸。”

師曰：“第六十五章古之善爲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師曰：“一切有爲法，三千六百門，從頭都堪破，總是弄精魂。惟予獨抱無名朴，無限群魔倒赤旛。諸人會麼？”定庵曰：“認着一物即不中。”嘿庵擲經。

師曰：“第六十六章江海所以能爲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師

曰：“且道江海下面谷耶？百谷下江海耶？”嘿庵曰：“聚散皆歸一。”定庵曰：“上遜下順。”師曰：“下下下。”

師曰：“第六十七章舍其慈且勇，舍其儉且廣，舍其後且先，死矣。”師曰：“莫飲無明水，且道喚作麼做無明水？”定庵曰：“陸地平沈。”嘿庵曰：“無風浪起。”

師曰：“第六十八章善爲士者不武。”師曰：“不文不武，無得無失。摸着鼻孔，通身汗出。且道父母未生前，鼻孔在甚處？”定庵曰：“出息入息處。”嘿庵曰：“在闔辟處。”實庵曰：“只在眉毛下。”

師曰：“第六十九章用兵有言，吾不敢爲主而爲客。且道主客如何分？”諸人無答。師曰：“你是何人？我是誰？”又曰：“兩眼對兩眼。”

師曰：“第七十章吾道甚易知，甚易行。如何又道莫能知，莫能行。若向這裏下得一轉語，參學事畢，其或未然，參。”定庵曰：“百姓日用而不知。”嘿庵曰：“只在目前人不識。師曰：“只爲大分明。”

師曰：“第七十一章知不知上，不知知病。此病作麼治？”嘿庵曰：“寸心不昧。其諸子皆不的當。”師曰：“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又曰：“不然則渾淪吞個熱鐵丸。”又曰：“下士須是吃服藥過，瀉去惡知識矣。”

師曰：“第七十二章民不畏威則大威至。如何是大威？”嘿庵曰：“生死事大。”師曰：“無常迅速。”

師曰：“第七十三章勇於敢則殺，勇於不敢則活。”師曰：“如何是殺活機？”衆無答。師曰：“如王秉劍。”

師曰：“第七十四章代大匠斲，希有不傷其手者。”師曰：“作麼會？”定庵曰：“不是當行家。”

師曰：“第七十五章末後句云夫惟無以生爲者，是賢於貴生。”

師曰：“諸人作麼會？”定庵曰：“以其無死地。”

師曰：“第七十六章民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強。作麼會？”定庵曰：“柔弱生之徒。”

師曰：“第七十七章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人之道損不足以奉有餘。”師曰：“且道不損不益時如何？”衆無對。師曰：“也不剩兮也不少，信手拈來便恰好。”

師曰：“第七十八章受國之不祥，能爲天下王。”師曰：“作麼會？”諸人無答。師曰：“無忌諱。”

師曰：“第七十九章和大怨必有餘怨，安可以爲善。如何說？”惟安曰：“克己爲善。”定庵曰：“克己復禮。”嘿庵曰：“慈忍爲善。”師曰：“一狀領過。”或曰：“師作麼道？”師曰：“恩怨兩忘。”

師曰：“第八十章末後句云民至老死不相往來。如何說？”嘿庵曰：“安其家。”定庵曰：“無爭。”師曰：“內境不出，外境不入。”

師曰：“第八十一章聖人之道爲而不爭。”師曰：“作麼是不爭？”衆答不應機。師曰：“放倒門刹竿著。”師又曰：“各人要一聯句，體道德二字。”嘿庵曰：“道藏諸用，德顯諸仁。”定庵曰：“道不在修，德不在求。”唯庵曰：“道不無中無，德不有中有。”實庵曰：“道可道非道，德上德不德。”師曰：“道寂然不動，德感而遂通。”又云：“道清靜光明，德謙柔巽順。”師曰：“各人要一聯，證無爲道德二字。”衆無答。師曰：“道擎拳，德稽首。”師指燭云：“各人作聯，要見此燭體用。”嘿庵曰：“體塞破虛空，用照破黑闇。”實庵曰：“體圓陀陀，用光燦燦。”師曰：“體如如不動，用燦燦圓明。”又曰：“體撐天掛地，用照天燦地。”師曰：“各人要無說一聯，要見燭體用。”諸人無答。師舉似，衆有省。

清庵瑩蟾子語錄卷之三

知堂實庵苗善時編

初入中和精舍，庵門銀山鐵壁，由誰建立？透得此關，了無闔辟，且道此關作麼透？卓拄杖一下云：“咦，便從這裏入聖堂。纔說金闕化身，已自天機露洩，重增外象莊嚴，又是一場敗缺，畢竟作麼咄？要見黃金滿月相，大家進步裏頭來。參聖至慈至仁至靈至聖，掌生死關，行殺活令，激濁揚清，驅邪輔正，惡不報，善不應，雖然，顯現許大神通也。向清庵手中乞命。既如是，又拜個甚麼？咦，因我得禮，孰敢不敬！”

冬至昇堂講經

陞座上香祝語畢，師舉拄杖云：“道本無方，予亦不會多說。借這拄杖子有時在予手中爲體，有時在予手中爲用。橫按拄杖云是體是用。”良久又云：“用則撐天拄地，這條拄杖神通莫測，妙用難量，方纔舉起，十方無極。飛天神王，長生大神，無鞅數，衆齊立下風。太上老君也來拄杖顯乞命，何以故一朝權在手，便把令來行，舉起拄杖云，大衆看打一下云，打一棒打得虛空踉跳。攪一攪云，攪一攪攪得混沌密融。畫一畫云，畫一畫畫開三教籙籙。卓一下云，卓一卓卓透諸人鼻孔。雖然有許大神通，盡大地不曾打得一個，何以故？清庵拄杖不打，純漢喝一喝云，莫有要吃棒底麼？便請出來。”實庵出拜而問曰：“冬至下雪，此意如何？”師曰：“這一問滴水滴凍，不可作祥瑞會。不可作祥瑞會，未具參學眼。不作祥瑞會，未具參學眼，且道作麼生？咦，地雷震動一陽至，素女青郎會絳

宮。歌罷酒闌雲雨散，亂將碎玉撒虛空。這個莫是冬至月雪麼？
 咦，莫作境會，何以故守城？不用尋冬至，身中自有一陽生。年中自有年中冬至，月中自有月中冬至，日中自有日中冬至，時中自有時中冬至。一陽節是年中冬至，每月初一日是月中冬至，每日子時是日中冬至。且道如何是身中冬至？”實庵曰：“請師開示。”師曰：“月到天心處，風來水面時。一般清意味，料得少人知。會麼？”實庵曰：“唯。”師曰：“猶恐有未會底，再念得至虛極一章麼？”曰：“念得。”師曰：“先念起頭四句，曰致虛極，守靜篤，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師曰：“孔子云雷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後不省方。此謂上古帝王於冬至日閉關，不許商旅往來，使民致虛守靜，以待新陽復也。新陽既復，四時順序，五穀豐登。世人於一陽來復之時，守其安靜，使內境不出，外境不入，以待一陽來復。一陽既復，四大咸安，百骸俱理，此長生久視之道也。且如今日冬至下雪，商旅自然不往來也。豈得不是祥瑞？雖然萬般祥瑞，不如無。你再念四句曰，夫物芸芸，各復歸其根。歸根曰靜，靜曰復命。”師曰：“此四句謂觀化知復也。且如復卦，自坤而復坤，靜也。陽動也，靜極復動，天心見矣。再念四句曰，復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師曰：“世人會得這些消息，直造真常境界，故曰明。苟或一陽來復，昧而不知，妄有施為，喪身心矣。故曰凶。再念四句曰，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師曰：“容謂廣納包容也。公者謂普及一切也。至公且普，則可以作之君，作之師，天人同一理也。再念後句曰，天乃道，道乃久，沒身不殆。”師曰：“體天合道，長生久視之道，盡矣。到這裏更進一步，方證無生法忍之妙。有人認得親切，直下承當，下靜定工夫，至於致虛之極，守靜之篤，天心見矣。天心既見，便於當處放大光明，遍照三千大千世界於一一世

界中，各具三千大千國土於一一國土中，各具三千大千法門於一一法門，各具三千大千善智識於一一善智識，各具三千大千眷屬於一一眷屬，各具如是眼，各見如是天心，各放如是光明，遍照三千大千世界。恁麼則盡大地人同一個鼻孔出炁也。到這裏方知道月月日日都是冬至，時時刻刻都是冬至，今日冬至只是尋常日也。古德云，大都只是尋常日，蒿撓衆生亂一場。既說道只是尋常日，爲甚麼今日作法事，莫是分外麼？雖然只得隨鄉入鄉，依例下個注腳，有人會這個注腳麼？”實庵曰：“不會。”師曰：“你問我曰，如何是冬至注腳。”師曰：“即日仲冬喜雪，恭惟尊候，動止萬福，會麼？”曰：“唯。”師曰：“既會，如何不拜。”實庵拜師曰：“且住更有向上事在？”曰：“更有甚麼？”師曰：“清庵舉似，瑞雪應至日之休，祥會首復，此令辰納自天之福祐，珍重珍重。便下座放參。師舉拂子示衆，云：“夫道體於無體，名於無名，亦無可說，說亦不得。今日既升座，借這拂子代吾說法。這個拂子不是拂子，是惹鬧，何以故？纔拈起來便是翻。祖師疑便瞎衆人眼，便要尋訂，這個拂子通身都是口，這個拂子通身都是手，這個拂子通身都是眼，這個拂子神通莫測，變化無窮。豎起云，看有眼也無；敲一敲云，聽有耳也無；擲下拂子云，咦，有神通也無。侍者拈拂子與師，師曰：“即此用，離此用。”良久又云：“山河大地都在這拂子頭上，森羅萬象都在這拂子頭上，三賢十聖都在拂子頭上，盡大地人都在這拂子頭上。”搖拂子云：“大衆莫有不在拂子頭上底麼，便請出來相見。”黃居士出云：“雷發一聲驚霹靂，震動滿天星斗寒。上啓吾師，如何是一陽消息？”師打圓象云：“會麼？”黃曰：“會。身中一陽又作麼生？”師振拂子，喝一聲。黃曰：“直下承當。”師曰：“只恁麼去？”黃拜謝曰：“不是我師親說破，幾乎錯過一陽生。”戴甲庵問曰：“大都只是尋常

日，蒿撓衆生亂一場。爲甚麼喚作冬至？又道一陽生卻如何下雪？畢竟作麼生？”師曰：“大地坦平，乾坤一色，會麼？”曰：“未會。”師曰：“近前來向你道。”戴至師前，師曰：“從教雪覆千山白，孤峰元自別巍巍。”戴拜謝而退。師曰：“我有一個隱語，請你衆人參經云惚兮恍，其中有象；恍兮惚，其中有物。且道是個什麼物？若有人參得着，便從法座上拖下李清庵來一頓打死，深掘坑，厚着土埋，教不見蹤跡不爲過。若參不着卻被李清庵埋卻你去也。其或未然，我更添個注腳，頌曰：我有一件物，能小亦能大，體則同太虛，用則遍法界。拈起天不容，放下地莫載。見之者則突出眼睛，聞之者則迸裂腦蓋。道人會此，振動蓬島三山；緇流會此，掌握曹溪一派。以之治國，國安民豐；以之助道，時清道泰。若論酌價，價值萬兩黃金；若遇知音，不用一文便賣。爲甚不用一文？不圖利，只圖快。只今舉似，向君試問會也不會？實庵曰：“不會。”師曰：“休論會與不會，只今自買自賣。”打圓象云：“看兩手縫合，中間拈出自然香。”

太上老君聖誕上堂

師陞座云：“太上元無上，常存日用間。可憐無學輩，剛道出幽關。”大衆且道：“太上在甚麼處？”“咦，只今見在說法，諸人還會麼？縱饒直下會意，猶隔清庵一線道在，何以故？若言他是太上，自己卻是甚麼？須是向自己究竟，方見得親切。太上云，真常之道，悟者自得，即此意也。又云衆生所以不得真道者，爲有妄心。是謂妄心一動，起種種差別因緣。因緣纏縛，失道之本也。聖人爲見衆生迷真之故，於是設立種種方便，誘諭世人離諸染著，出諸迷徑，是經所以作也。經也者，返道之徑歟？讀是經者當知此經元是強名，本無可說，說亦不得取，不得捨，不得添，不得減，不得形容，不得舉

似。人不得不屬講論，不屬知識，不屬見聞，不屬有無，莫作實相會，莫作實虛無會，莫作文理會，莫作斷常會，然則從事於道者將奚所自耶？非執大象者則不足造也。太上云，執大象，天下往。往而不害，安平太樂。與餌過客止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是謂以聲色見道者屬無常法，終有盡期。道之出口，淡而無味，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用之不可既。大哉聖人之言乎！若是個信得及底便能離一切相了，一切法直下打併，教赤灑灑空蕩蕩地潛大音於希聲，隱大象於無形，則自然形神俱妙，與道合真也。奈何今之學者不求師旨，私意揣度，或泥於文理，或執着文辭，聖人作經之義由是晦矣。此經中不注腳者往往不同，良由此也。殊不知纔開臭口，十萬八千；纔言可道，便非常道；纔言可名，便非常名。然則常道不可道，五千餘言非道乎？常名不可名，道德經名非名乎？咦，非道不可道，不可道即道；非名不可名，不可名即名。若向這裏具眼，參學事畢。其或未然，未免隨人腳轉，仁者以仁見，智者以智見，百姓日用而不知，故聖人之道，知之者鮮矣。清庵不惜兩片，爲你諸人道破此一卷經，拭不淨底故紙，既是不淨，故紙無用。五千餘言發明不可道之義也。譬如大醫治病，對證發藥，病既瘥矣，藥亦無用。既得常道五千餘言，亦無用。作是見者，則知可道、可名，道之邊徼也。不可道、不可名，道之玄妙也。有名之徼，道之用也。無名之妙，道之體也。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也，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玄之又玄，衆妙之門。苟有自有名之徼而造無名之妙者，真常之道得矣。非天下之至虛，其孰能與於此大衆。清庵饒舌至此，是說耶？非說耶？諸人聞經至此，是聞耶？非聞耶？善智識，苟有不聞而聞者，方會清庵無說之說恁麼，則聖人作經之意明矣。起初一句至矣，盡矣，休更疑惑。”或曰：“道既不可道，名既不

可名，今日大作法事，莫非多事乎？”曰：“不然。太上二月十五日降誕非真也，顯生生之義也。予今與太上慶誕正欲發明起初一句也，何多事之有？復何疑哉？大衆起初一句，已自說了末後一句，又作麼生？咦，父母所生口，終不爲吾通。”下座放參。師曰：“視之不見名曰希，聽之不見名曰夷，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詰，予謂視之不見名曰希，莫非無色乎？聽之不聞名曰夷，莫非無聲乎？搏之不得名曰微，莫非無形乎？”舉拂子，云：“見麼？”敲一敲，云：“聞麼？若作見聞會，未具參學眼，不作見聞會，亦未具參學眼，諸人作麼會？”嘿庵出云：“見色非干色，聞聲不是聲，色身無礙處，親到法王城。”師曰：“離卻語言。”嘿庵豎起拳頭，云：“看打一拳。”云：“聽這個還屬見聞也無？”師曰：“敲空作響。”嘿庵曰：“更有麼？”師曰：“待汝隱大象於無形，潛大音於希聲，卻來相見。”嘿庵曰：“唯。”拜謝而退。師舉拄杖云：“泥牛喘月，木馬嘶風，觀之似有，覓無蹤。清庵拄杖子，畫倒妙高峰。又道開口即錯，可勞舉似。咦，若向拄杖下當虛皇的意，未夢見在何，以故善行無轍跡，善言無瑕謫，善計不用籌策，善閉無關鍵而不可開，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頌曰：舉步不在腳，把物非干手，摸着鼻孔尖，通身都是口。若能於此善參詳，七七元來四十九。若向這裏會得，方知道太上說是經不曾開口，清庵舉拄杖不曾動手。其或未然，且向聲色裏做工夫，還有會底麼？不得開口，不得動手，離卻聲色，出來相見，道得也吃棒，道不得也吃棒。”黃居士出，方欲開口，侍者云：“不得開口。”良久踏一踏。師云：“更有在黃咳嗽。”師曰：“早遲八刻。”定庵出拜云：“請師再舉。”師曰：“不得開口。”定庵豎拳。又曰：“不得動手。”定庵喝。師曰：“向上更有在。”定庵曰：“更有個甚麼？”師曰：“只今座下人衆，好向靜處理會。”師下座，定庵隨行，師把住云：“哪

裏去？”定庵云：“無處去。”師云：“恁麼去且免棒喝？”定庵拜謝。

清庵瑩蟾子語錄卷之四

門弟子寧庵鄧德成編

師在維揚作絕句，令門人續一句。師曰：“若有合轍者許進一步。”師曰：“無形無影亦無名，撐柱乾坤古到今。剛被清庵掀倒了……”定庵曰：“大千沙界總成金。”無庵曰：“杳無蹤跡絕追尋。”復庵曰：“要知下手定中尋。”嘿庵曰：“變成大地作黃金。”月庵曰：“虛無粉碎沒蹤尋。”師曰：“除無庵外一狀領過。”師曰：“干鼎金爐烹日月，天罡斗柄斡璇璣。劈開混沌金丹就……”定庵曰：“迸出圓光遍界輝。”無庵曰：“抱個嬰兒謁紫微。”昔庵曰：“直謁丹霄不用梯。”復庵曰：“服了乘鸞造太微。”嘿庵曰：“認得中間一點輝。”素庵曰：“放出光明太始歸。”師曰：“諦觀諸子之作皆且且。”獨嘿庵曰：“較些子。”師曰：“舉步踏翻無色界，抬頭撞倒大羅天。有人問我安身處……”定庵：“透出金剛無礙圈。”無庵曰：“一顆珠中納大千。”復庵曰：“隱在鴻蒙未判前。”嘿庵曰：“無減無增本自然。”月庵曰：“只在眉毛眼睫前。”師曰：“定庵爲上，復庵次之。”師曰：“歷劫元來一寶珠，硬如生鐵軟如酥。大千沙界無安處……”定庵曰：“包盡乾坤造化模。”無庵曰：“道外虛無蓋不敷。”復庵曰：“照徹虛空一也無。”普庵曰：“看見分明覓後無。”嘿庵曰：“遍滿虛空總是渠。”愛山曰：“無限清光照太虛。”師曰：“都未盡在其間，獨定庵、嘿庵較些子。”師曰：“着無着有總非功，兩下俱捐又落空。無有兼資終不一……”定庵曰：“無中真有始潛通。”無庵曰：“非無非有始圓通。”無庵曰：“非無非有顯神通。”復庵曰：“太虛同體道方通。”師

曰：“都較些子。”

予則曰：“不如默默守其中。”師曰：“圓陀陀地一圍圈，產在鴻蒙未判前。沒蒂沒根無可把……”定庵曰：“方明此際是真筌。”嘿庵曰：“現前應用十分全。”無庵曰：“要知月落不離天。”復庵曰：“寂然不動悟真詮。”師曰：“嘿庵一句可取。”師曰：“上柱天兮下柱地，中間一竅不通炁。視之不見聽無聲……”定庵曰：“喫飯着衣常不昧。”嘿庵曰：“應用頭頭皆不離。”無庵曰：“拍塞虛空神鬼畏。”損庵曰：“卻與虛空有何異？”師曰：“定庵可取。”師又曰：“立鼎燒干四大海，安爐煉碎五須彌。金丹成象包三界……”定庵曰：“方顯男兒得志時。”無庵曰：“道本無爲喻有爲。”嘿庵曰：“此是先天先地時。”濟庵曰：“正是超凡入聖時。”師曰：“定庵一句爲絕。”

師在昭陽四聖道院，與諸法眷煉志，今並附於此。

師曰：“筆鋒一蘸江湖竭，墨挺纔磨大地穿。拍塞虛空書一畫……”嘿庵曰：“亙今亙古藹雲煙。”息庵曰：“毫尖露出本來天。”退庵曰：“畫開父母未生前。”靜庵曰：“此玄玄外更無玄。”師曰：“靜庵、退庵較些子。退庵一句改作混沌未分前更妙。”師曰：“小小庵兒小小蟾，潛藏不許外人瞻。夜來開放吞天口……”嘿庵曰：“滿腹丹砂火正炎。”靜庵曰：“嚼碎方知苦與甜。”退庵曰：“大地山河舌下潛。”一庵曰：“一味醍醐別樣甜。”師曰：“都較些子。”予則曰：“吞盡乾坤尚不厭。”師曰：“貧者今年成煞貧，庵中無地可容針。貧來貧去貧無極……”嘿庵曰：“惟有金丹亙古今。”濟庵曰：“徹骨全無一點塵。”隱庵曰：“赤條條地本來心。”虛庵曰：“脫卻皮膚見本心。”

息庵曰：“煉得乾坤總是金。”惟庵曰：“唯有通身是紫金。”丁宰曰：“獨有神丹一粒金。”師曰：“都未是。答曰：家破人亡死卻心。”

師曰：“黃婆昨夜養嬰兒，纔出胞胎體太微。混沌之中藏不得，……”嘿庵曰：“還他無極以前時。”息庵曰：“卻來黍米識玄機。”師曰：“都是未着。答曰：太虛之外斡璇璣。”

師曰：“聞經聞法事難全，離法求玄又不然。不離不聞都是錯，……”嘿庵曰：“一切掀倒始功圓。”息庵曰：“饑來喫飯困來眠。”師曰：“皆未盡善。答曰：執中不易是真詮。”師曰：“竿頭離底功難就，進步如何動腳跟。不動腳跟爭得到……”嘿庵曰：“上頭一着妙難論。”

師曰：“揭開腦蓋去朝元。”師又曰：“坐中開眼道難成，閉眼元來又屬陰。不閉不開真瞎漠……”嘿庵曰：“通身是眼我知音。”濟庵曰：“放開一眼覷教親。”師曰：“頂門具眼見天心。”師曰：“若行陸地涉途程，水路來時墮塹坑。不涉兩途爭得道……”嘿庵曰：“攔腮一掌太無情。”息庵曰：“元來中道坦然平。”師曰：“息庵較些子。”予則曰：“乘風歸去謁三清。”

師曰：“無門關鎖不難參，說着無門便沒關。既是無關開個甚，……”嘿庵曰：“知他窠臼有何難。”息庵曰：“一拳打破透疑團。”虛庵曰：“不移一步到長安。”師曰：“虛庵可取。”

師曰：“坐中皆濁總爲陰，及至惺惺又屬情。不散不昏都是垢……”嘿庵曰：“鼓琴招鳳自然清。”一庵曰：“萬緣俱泯大丹成。”東庵曰：“虛無空寂本乎誠。”靜安（疑爲庵）曰：“全身放下自通靈。”師曰：“都欠些子。答曰：放教自在便光明。”師曰：“工夫做到杳冥中，守着些兒費了功。不守又還成茫蕩……”嘿庵曰：“此身全與太虛同。”息庵曰：“息中自有大神通。”東庵曰：“全身隱在太虛中。”一庵曰：“寂然不動感而通。”師曰：“拈來物外逞神通。”師又曰：“昨夜三更日正午，大蟲吞卻南山虎。清庵定裏逞神通……”嘿庵

曰：“獅子吼時誰敢侮。”順庵曰：“撼動乾坤誰敢侮。”師曰：“你兩個都不識這個。答曰：唬得驪龍起來舞。”師曰：“水中撈月從來妄，火裏栽蓮是脫空。擲地尋天多費力……”嘿庵曰：“不離當處闡神通。”息庵曰：“無修無證始成功。”師曰：“爭如一定守其中。”又曰：“天作庵兒地作基，四維八極作籬籬。中間有個痴呆漢……”嘿庵曰：“獨玩天心月上時。”

師曰：“索性掀翻不住持。”又曰：“乾坤未判從無極，無極之前本太初。未有太初前底事……”嘿庵曰：“渠今非我我非渠。”息庵曰：“古今惟我獨如如。”師曰：“只今見在體元虛。”師曰：“昨宵日午與無寥，宜上中天旋斗杓。運轉法輪天地震……”嘿庵曰：“黍珠宮里正逍遙。”又曰：“森羅萬象悉來朝。”師曰：“莫執無心與有心，兩心到底不通真。有心畢竟心爲累……”嘿庵曰：“會取中間真有因。”師曰：“無有雙忘證法身。”又曰：“我把殺人手段，拈出活人刀子，試問殺活如何？”嘿庵曰：“活卻從前死底。”息庵曰：“斬斷一切生死。”師曰：“你兩個刀子無刃。答曰：法王法令在此。”

師曰：“爍爍團團一寶珠，外無邊際裏頭虛。輕輕拈出無安處……”嘿庵曰：“獨露單提得自如。”虛庵曰：“遍周沙界現真如。”息庵曰：“放去收來總在渠。”一庵曰：“元始於中獨自居。”師曰：“你每安得不着下着。咦，引我蟾蜍裏面居。”又曰：“煉就通紅熱鐵丸。紅如杲日大如天。鉗來送入諸人口……”嘿庵曰：“嚼出清涼一味禪。”息庵曰：“嚼碎方知滋味全。”師曰：“爛盡肝腸性始堅。”

師曰：“予與諸法眷續詩遊戲，予之本意不在詩，而在道。苟有以詩會道者，無上至正之妙得矣。今以挽邪歸正爲題，押爺遮韻作一絕句，證不許犯題。”嘿庵曰：“堪笑迷徒不認家，喚他假老作親爺。嘿庵伸出無爲手，直指長安無障遮。”實庵曰：“曲徑傍蹊數百

家，人人錯認賊爲爺。我今喚得迴頭了，方信蓬萊路不遮。”甲庵曰：“三千小法眼前花，切莫迷漫喚作爺。驀鼻拖回歸大道，滿天明月沒雲遮。”

師曰：“抱臟叫屈實堪嗟。兩眼明明不認爺。莫怪清庵施毒手，打開心孔要無遮。”





生平資料

道德會元序

竊謂伏羲畫易，剖露先天；老子著書，全彰道德。此二者，其諸經之祖乎？今之學者，未造其理，何哉？蓋由不得其傳耳！予素不通書，因廣參遍訪，獲遇至人，點開心易，得造義經之妙，於是罄其所得，撰成《三天易髓》，授諸門人。惟老子《道德經》未能究竟。一日有傳濟庵者，攜紫清真人《道德寶章》示予，觀其注腳，頗合符節，其中略有未盡處，予欲饒舌熟思之未敢，後有二三子各出數家解注，請益於予。先以正經參對，多有異同，或多一字，或少一字，或全句差殊，或字訛，互有得失，往往不同。予嘆曰：正經尚爾，況注解乎？或問其故，曰：“始者鈔寫，人差誤爾，或開板有失點對，或前人解不通處妄有增加，以訛傳訛，支離錯雜故也。”曰：“孰爲是？”曰：“《河上公章句》。紫清《道德寶章》頗通。”曰：“何故？”曰：“與上下文理血脈貫通者爲正。”曰：“諸家解義如何？”曰：“所見不同，各執一端耳！”曰：“請問其詳？”曰：“蓋由私意揣度，非自己胸中流出，故不能廣而推之也。”得之於治道者，執於治道；得之於丹道者，執於丹道；得之於兵機者，執於兵機；得之於禪機者，執於禪機。或

言理而不言事者，或言事而不言理者，至於機變智謀、旁蹊曲徑，遂墮於偏枯，皆失聖人之本意也。殊不知聖人作經之意，立極於天地之先，運化於陰陽之表，至於覆載之間，一事一理，無有不備，安可執一端而言之哉？予遂饒舌，將彼解不通處及與聖人經義相反處，逐一拈出，舉以諸子，衆皆曰然。自後請益者屢至，不容緘默，遂將正經逐句下添個注腳，釋經之義，以證頤神養氣之要，又於各章下總言其理，以明究本窮源之序，又於各章後作頌以盡明心見性之機。至於修齊治平、紀綱法度、百姓日用之間、平常履踐之道，洪纖巨細、廣大精微，靡所不備於中。又作正辭，窮究二說，冠之經首，明正嚴辭，究竟義理，以破經中異同之惑，目之曰：《道德會元》。俾諸後學，密探熟味，隨其所解而入庶不墮於偏枯，會至道以歸元也。惟是言辭鄙俚，無非直解經義，未敢自以爲是，然較之諸本，其庶幾焉。與我同志其鑒諸時，至元庚寅孟夏旦日，都梁參學清庵瑩蟾子李道純元素序。（選自《道德會元》）

清庵瑩蟾子語錄序

作家話靶打頭相遇，便把自家屋裏話拈出。此豈非道中之作家者乎？予自幼業儒，壯愛談空，雖愚賤者有能道酸餽氣話，亦不以儒自高，必屈己下問，但未能遇作家爾。一日歸茅山舊隱，清庵瑩蟾子李君來訪，座未溫，發數語，字字無煙火氣，繼而講羲皇未畫以前，易透祖師，過不切底關，把三教紙上語掃得赤灑灑，將我輩瞎摸眼點出圓陀陀，清氣襲人，和光滿座，恍不知移蟾窟於予身中耶？抑予潛身入蟾窟中耶？是夜，驚喜萬倍，整心慮，爇心香，拜於床下，曰：“我真師也！真作家也！”師不我棄，願加警誨。是後從師日久，問答頗多，集成一編，時爲展敬，直待向清庵座下踢翻玄妙寨，

粉碎太虛空，方爲了事，漠於斯時也。若有個出來問清庵老曰：“到這裏要這古董做甚？”必則曰：“便是我打頭遇作家底話靶時。”至元戊子夏季大雨時行日，茅山道士嘿庵廣蟾子稽首謹書。（選自《清庵瑩蟾子語錄》）

中和集·問答語錄

潔庵瓊蟾子程道安問三教一貫之道

瑩蟾子宴坐蟾窟，是夜寒光清氣真潔可掬，門人瓊蟾子猛思生死事大，神仙不可不敬慕，功行不可不專修，稽首拜問曰：“弟子嘗聞，自古上聖高真，歷代仙師，皆因修真而成道，必以鉛汞爲金丹之根蒂，不知鉛汞是何物？”

師曰：“夫鉛汞者，天地之始、萬物之母、金丹之本也，非凡鉛黑錫、水銀朱砂。奈何謬者，不知真玄，私意揣度，惑壞後學，徒費歲時，耽擱一一生，深可憐憫。若不過真師點化，皆妄爲矣。……”（選自《中和集》）

中和集三卷後集三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元李道純撰。道純字元素，號清庵，都梁人，又自號瑩蟾子。是書乃其門人蔡志頤所編次，題曰《中和集》者，蓋取其師靜室名也。前集上卷曰“元門宗旨”，曰“畫前密意”。中卷曰“金丹祕訣”。下卷曰“問答語錄”，曰“全真活法”。後集上卷曰“論”，曰“說”，曰“歌”。中卷曰“詩”。下卷曰“詞”，曰“隱語”。大旨盡闡

一切爐鼎服食修煉之說，而歸於沖虛渾化與造化爲一。前有大德丙午杜道堅序，蓋世祖時人也。（選自《四庫全書總目》）

中和集敘

維陽損庵蔡君志頤，瑩蟾子李清庵之門人也。堪破凡塵，篤修仙道，得清庵之殘膏賸馥，編次成書，題曰《中和集》。蓋取師之靜室名也。大德丙午秋謁余，印可欲壽諸梓，開悟後人。余未啓帙，先已知群妄掃空，一真顯露，謂如天付之而爲命，人受之而爲性。至於先天太極、自然金丹、光照太虛、不假修煉者，漏泄無餘矣，可以窮神知變而深根寧極，可以脫胎神化而復歸無極也，抑以見道之有物混成，儒之中和育物，釋之指心見性，此皆同王異曲，咸自太極中來，是故老聖常善取救人，佛不輕於汝等，周公豈欺我哉？覽是集者，切忌生疑當塗，南谷杜道堅書於錢塘玄元真館。（選自《中和集》）

煉虛歌引言

道本至虛，虛無生氣，一氣判而兩儀立焉。清而上者曰天，濁而下者曰地。天圓而動，北辰不移，主動者也。地方而靜，東注不竭，主靜者也。北辰天地之心，東注天地之氣，以虛養心，心所以靜；以虛養氣，氣所以運。人心安靜，如北辰之不移，神至虛靈，作是見者，地道在己，天地之道在己，則形神俱妙。陰陽不可得推遷，超出造化之外也。是知虛者大道之體，天地之始，動靜自此出，陰陽由此運，萬物自此生。是故虛者天下之大本也。古杭王高士，以竹名齋，蓋有取於此也。處事以直，處世以順，處心以柔，處身以靜，竹之節操也。動則忘情，靜則忘念，應機忘我，應變忘物，竹之

中虛也。立決定志，存不疑心，內外圓通，始終不易，竹之歲寒也。廣參至士，遍訪名師，接待雲水，混同三教，竹之叢林也。兼之見素抱朴，少私寡欲，調息運誠，觀化知復，非天下之至虛，孰能於此以竹名齋？宜矣。辛卯歲，有全真羽流之金陵中和精舍，嘗談盛德，予深重之。自後三領雲翰，觀其言辭，有志虛安靜之志，於是乎橫空飛劍，而訪先生，是乃己亥重陽日也，觀其行，察其言，足見其深造玄理者也。於是乎以珏蟾扁子名珏之為字，二玉相並，俾之虛實相通，為全形神之大方也。虛為實體，實為虛用，虛實相通，去來無礙。玉又取其潔白之義，虛室生白，神宇泰定，自然天光發露，普照無私也。工夫至此，仙佛聖人之能事畢矣。辭已既，故作是篇以記之。（選自《中和集·煉虛歌》）

龍虎歌并引

龍虎者，陰陽之異名也。陰陽運化，神妙莫測，故象之以龍虎。《易繫》云：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莫測之謂神。丹書云：偏陰偏陽之謂疾。陰陽者，太極之動靜也。一分為二，清升濁淪，大而天地，小而物類，皆稟陰陽二氣而有形名，故覆載之間，纖洪巨細，未有外乎陰陽者也。丹經子書種種異名，不出陰陽二字，歷代仙師，假名立象，喻之為龍虎，使學徒易取而成功也。龍虎之象，千變萬化，神妙難窮，故喻之為藥物，立之為鼎爐，運之為火候，比之為坎離，假之為金木，字之為男女，配之為夫婦，以上異名，皆龍虎之妙用也。以其靈感，故曰藥物；以其成物，故曰鼎爐；以其變化，故曰火候；以其交濟，故曰坎離；以其剛直，故曰金木；以其升沉，故曰男女；以其妙合，故曰夫婦。若非龍虎，何以盡之。《文言》曰：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此發明乾元、九五之德也。是知龍虎之妙

用，非神德聖功，何以當之哉？反求諸己，情性也。化而裁之，身心也，魂魄也，精氣也；推而行之，玄牝之門也，闔闢之機也。太上云：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綿綿若存，用之不窮。《易》云：闔戶謂之坤，闢戶謂之乾，一闔一闢謂之變，往來不窮謂之通。丹書云：呼則接天根，吸則接地根。即乾坤闔闢之機也。呼則龍吟雲起，吸則虎嘯風生，即一闔一辟之變也。風雲感合，化生金液，即往來不窮，謂之通也。金液返還，結成大丹，故假名曰龍虎大丹也。採而餌之，長生久視。此所謂呼吸者，非口鼻也，真機妙應，一出一入之門戶也。若向這裏透得龍虎丹成，神仙可翼。修真至士，誠能於龍虎上打得透徹，得過真常之道。雖曰至玄至微，又奚患其不成哉！至於種善根、植德本、養聖胎，未有不明龍虎而成者也。紫陽云：收拾身心謂之降龍虎。心不動則龍吟，身不動則虎嘯。龍吟則氣固，虎嘯則精凝。元精凝則足以保形，元氣固則足以凝神。形神俱妙，與道合真，神仙之事畢矣。非天下至神，其孰能與此哉？趙東齋者，古杭人也。幼爲內侍，職任中官。因乾旋坤轉而堪破浮生，故棄明捐利，而參求道要。雖紅塵而混跡，實玄境以栖心，真脫略世事者也。意欲混合凝神，故留心於龍虎。一日攜是圖示予，求其贅語，予辭不可，於是著筆而塞責焉。告之曰：“古人因道而設象，予今因象而立言。”東齋者，貴在明加眼力，覷破端的，莫教錯認定盤星。苟能因言會意，觀圖得旨，便知道真龍真虎，不在紙上，而在自己也。至於言象兩忘，道德備矣。咦，真龍真虎不難，尋，只要抽陽去補陰，四德運乾誠不息，潛飛見躍盡由心。雖然也是平地起波濤，青天轟霹靂，勉旃勉旃。（選自《中和集·龍虎歌》）

心經直指

濟庵居士奉持《般若心經》，一日訪余，請益解義。余曰：“注腳是頭上安頓也。”濟庵曰：“然，如是初機之人，未能深解義趣，兼之諸家解多有異同，學者不能無疑，望師慈憐，開我迷雲。”余曰：“當來世尊宣說。此經誘化群品，直指玄要，自起初一句至末後一句，都不出一個空字。其間語言三昧，再四叮嚀，反復自解，使學者易為曉會。奈何後人着在文字上，或泥形體，或着空見，到底不通玄要。前代宗師不獲己，下個注腳，設立種種方便，隨機應物，使世人隨其所解而入，只為老婆心切，反使上乘之人疑上添疑，正所謂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今公有疑求解義，即是悟底根本。余今不免饒舌，諦聽諦聽，且如摩訶般若波大羅密多心經。……（選自《三天易髓》）

（明萬曆）《揚州府志·仙人傳》卷二十二

元李道純，都梁人，號瑩蟾子，一曰清庵。住儀真之長生觀，世傳其得道飛升，號所居觀曰飛仙。今觀雖廢，常有鶴翔其處。

國初柴默庵寓興化西城，隈潭水邊踞坐，朗吟曰：“少於施主少抄提，野鶴孤雲自在飛。有水有山還着我，莫教塵土汙霞衣。”吟畢升騰而去。邑人立廟以存址。

讚曰：班固有言神仙者，以保性命之真而遊於方外者也。然或非學而致，觀朱漢諸人靈變莫測，至人顯化，誰謂無有？李道純倡全真之教，縉紳學士喜譚之，如桑子木、朱昇之，皆酷嗜玄旨。子木自云遇仙，然亦竟無所成。夫世名、方外，兩者烏得兼有之哉！

(清雍正)《揚州府志·儀真縣》

長生觀，在縣東十里河北，元有瑩蟾子李道純住觀內，世傳其得道飛升，又號升仙觀。元《井道泉記略》曰：“我元皇慶間道流李道純從劉道遠買地經營，乃作二殿堂廡，整肅爲一方雲水都會，復爲通仙庵，比屬寶椒二山之顛，茂林美樹，下瞰鉅野，兩城亭臺之麗，長江舳艫之勝，晨煙夕霞，波光山色，皆幾案中物矣。”夫道言乎無言，事乎無事，故以文爲華，名爲醺，唯醇實是務。今道人方且尚辭要譽，是棄實而華，舍醇而醺，不其悖乎？然有以也夫進處有時，消長有數，故不可爲而強爲，與可爲而不爲，君子耻之。今觀長生之作，其得時數之可爲者乎？是可紀也。

(明弘治)《徽州府志》

趙道可，其先遼州人。父木鄰赤，宋賜姓，名趙旺，授右武大夫、驍衛上將軍、福州團練使。道可其長子也，初名大德，授閣門宣贊舍人、馬步軍副總管。歸元，至正十四年，授武德將軍、軍牌管軍千戶，又克通事馬軍萬戶府鎮撫，尋授昭勇大將軍管軍總管。累遭差調，冒犯風霜，遂成肺疾，麾下老卒李清庵者，素號得道，一夕候安否，因請屏去侍妾，解衣趺坐，腰背相倚，安不得動，達旦而疾瘳矣。道可感動，禮清庵爲師。以印綬誥命付其弟大明承襲。乃棄家往建康，創道院居之，又往池陽建德之岳山，至饒建雲隱堂凡四所，命其徙居之。大德二年秋（1298年），來婺源募緣，江桂波先生舍環村地八畝，建中和精舍以居之，人不識其嘗爲達官也。一日俳優者於市見之，拜曰：“相公因何在此？”道可去不顧。明年其子攜衣履來省，勸其還家，道可亦善遣之。……一日謂弟子曰：“吾當去

矣！當與各官訣別。”弟子入城，迴言公冗午後即到，道可曰：“吾不及待。”即自頌曰：“舉目無親識孤舟，駕片雲飄飄去也，風月與誰鄰！”言訖即趺坐而逝。其弟子從遺命，將焚去，州守黃埜舟乃以大缸二合而葬之。中和道院南表曰：“趙真人之墓，先儒趙文碩書其本末。”

（明嘉靖）《徽州府志》卷二十二

元趙定庵，名道可，其先遼州人，歷官昭勇大將軍管軍總管，感肺疾，麾下老卒李清庵者，號得道，一夕候安否，因請屏去侍妾，解衣趺坐，腰背相倚，達旦而疾癒，道可感動，禮清庵為師，以印綬付其弟大明，棄家雲遊，人不識其嘗為大官也。一日俳優者見之，拜曰：“相公因何在此？”道可去不顧。忽謂弟子曰：“吾當去矣。”趺坐詠詩而誓。

集部/別集類/明洪武至崇禎/少谷集/卷十一

南湖高士傳

為霖雨士或然哉！高士才氣英邁，有大志，傲睨一世，若無難事，而乃涪湛於時焉，年四十就憲府，辟三年，入補尚書曹道，莫有合者，笑曰：“髮種種矣，安能以一資一秩僕僕岐逕為哉！”去之南湖之畔，菟裘葛巾，據梧曳索，與魚鳥為伍，欲然若忘情者，及其論經世大務，即捭闔弛張，洞視千古之上。識者奇之，間嘗語人曰：“士當用人，勿為人所用。”又曰：“蒙莊巧愚，奇而奇也；大雅明哲，正而奇也。”蓋抗高志遏浮埃者！晚尤好黃白之術，及閱李道純《中和集》，即飄飄然，遁形智以往。所謂道不偶乃自用以康其身者歟！高士平生極踽踽少合，然與為冥契者，又皆世令人，如靈武王偁博

陵林誌漢孟吳航高廷禮輩，締文字之交云誌，嘗曰：“峭直狷介，可以信。董史佚蕩，伉俠可以結。朱孟其見，所稱許如此。高士諱璠，字仕琛，鄭氏，號曰純庵。蓋守其黑云。

附錄/四庫全書總目/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一百十一

周易尚占三卷 兵部侍郎紀昀家藏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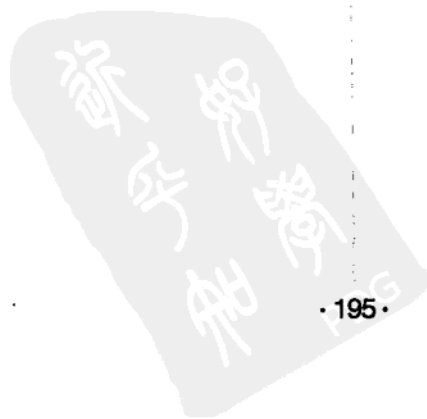
不著撰人名氏，前有大德丁未寶巴序，稱為瑩蟾子李清庵作。案元李之純，號清庵，又號瑩蟾子，有《中和集》、別著錄，則此書乃之純撰也。其書分十八部，皆論易課斷法，與今卜肆術相類。惟於六神之外兼論神煞吉凶，則與今稍別。案，寶巴有《易體用》十卷，中分三書，其第三書為《周易尚占》三卷，書名卷數皆與此書相同，然世無傳本，或因寶巴之序疑此即寶巴之佚書，則誤甚矣。

附錄/四庫全書總目/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四

易原奧義一卷周易原旨六卷 內府 藏本

元寶巴撰。案，寶巴舊本作保八，今改正。寶巴字普庵，色目人，居於洛陽。是書前有進太子牋，結銜稱太中大夫前黃州路總管兼管內勸農事，又有任士林序，稱貳卿寶公，不知其終於何官也。牋末不題年月，黃虞稷《千頃堂書目》稱：舊有方回、牟巖二序，案，回、巖皆宋末舊人，則寶巴為元初人矣。是書原分三種，統名《易體用》，本程子之說，即卦體以闡卦用也。朱彝尊《經義考》載，《易原奧義》一卷存，《周易原奧》六卷存，《周易尚占》三卷佚。考陳繼儒彙祕笈中有《周易尚占》三卷，書名與卷數並符書前。又有大德丁未，寶巴序，人名亦合，然序稱為瑩蟾子李清庵撰，不云寶巴自作。其書乃用錢代蓍之法，以六爻配十二時，五行六親六神合月建日辰，以斷

吉凶，亦非尚占之本義。序文鄙陋，尤不類讀書人語，蓋方技家傳有是書，與寶巴佚書其名偶合。明人喜作偽本，遂撰寶巴序文以影附之。不知寶巴說易，並根柢於宋儒，闡發義理無一字涉京、焦讖緯之說，其肯以此書當古占法哉！今辨明其妄別，存目於術數類中，而寶巴原書則仍以所存二種著錄，庶闕而真，猶勝於全而偽焉。



參考書目

- 張伯端：《悟真篇》
白玉蟾：《紫清指玄集》
白玉蟾：《海瓊白真人語錄》
白玉蟾：《傳道集》
白玉蟾：《太上老君說常清靜經注》
陳沖素：《規中指南》
蕭廷芝：《金丹大成集》
施肩吾：《鍾呂傳道集》
馬鈺：《丹陽真人語錄》
劉長生：《長生真人至真語錄》
郝大通：《郝太古真人語錄》
王重陽：《重陽教化集》
王重陽：《重陽全真集》
明萬曆《揚州府志·仙人傳》
明萬曆《揚州府志·仙人傳》



明弘治《徽州府志》

明嘉靖《徽州府志》

明洪武至崇禎《少谷集·南湖高士傳》

〔清〕陳銘珪：《長春道教源流》，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5 年版。

任繼愈：《中國道教史》，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0 年版。

卿希泰：《中國道教史》第三卷，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

蜂屋邦夫：《金代道教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2007 年版。

任繼愈：《老子新譯》，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5 版。

張廣保：《金元全真道內丹心性學》，三聯書店 1995 年版。

吳亞魁：《江南全真道教》，香港中華書局 2005 年版。

